

碧血丹心于公传

碧血丹心于公传

第一章 抱雄心头陀谋卧底 睹奇技藩邸网英雄

话说汉王朱高煦，虽是行为奸恶万状，却是天生神力，武勇绝伦。明成祖朱棣备藩燕北，起靖难之师，谋夺大位，也多亏朱高煦冲锋陷阵，出死入生，迭挽大败之局，数救父王之难，才得破京焚宫。因此朱棣弑君灭伦篡夺大位，实亏了有朱高煦这般一个勇冠三军的儿子。所以朱高煦虽是胡作乱为，私练近军数千，僭用天子玺仪，收养死士，擅杀命官，劫民占地，聚盗召匪，奸淫掳杀，纵属殃民，闹得京城里乌烟瘴气，路人侧目，提起“汉王”两个字，不是愁眉苦脸，就是胆落魂飞，朱棣虽是明明知道，却因念其功劳，终要带过三分。徐皇后更是最疼爱这个儿子，一心护短，但不肯约束他，反要给他张些势子。有人说着汉王，只是有一两句不大好听的，徐皇后就得严办这说话的，说是“存心挑拨，蓄意诽谤”。因此宫中人率性不提汉王，竟把这两个字儿，视同禁忌。朱高煦的哥哥朱高炽虽正位东宫，身为皇储，却是生性仁厚。说得难听点，竟是懦弱无用罢了。朱高煦越闹的凶，他越怕的厉害。即使听得朱高煦的恶迹罪案，不但是不肯据实奉请惩罚，还怕人家说他箕豆相煎，手足谮残。要图好名儿，便代朱高煦包瞒得严丝合缝。所以朱棣北征，朱高炽监国时，朱高煦闹得更凶而且明。自从鼓楼行刺之后，朱高炽得施威反戈相救，得保性命，却不许人说

是朱高煦谋刺，只推在太孙身上。至于朱高煦的兄弟朱高燧，自知皇帝是自己没分儿的，便学曹植诗酒自娱。文章虽比不上七步成章的曹子建，明哲保身、潇洒自全的想头，却不让陈留王。那时天下是他朱家的天下，朱高煦在宫中有这许多爱他护他畏他让他的靠山，还有什么不敢做，做不来的事。内外文武王公大臣，谁敢得罪他？不肖官儿反以得趋门上为最大荣幸。江湖、绿林、教匪、莠民，也乐得投托门下，倚势横行。由此种种缘故，就把个汉王朱高煦弄成天下第一魔王，所以才闯下滔天大祸，闹得寰宇骚然，生灵涂炭。

永乐十五年，丁酉，朱棣御驾亲征瓦剌，得胜班师，回到南京，听得朱高煦诸般不法，一来因初回京来百端待理，二来恐皇后护短，无端淘气，因此只责令朱高煦就藩云南。云南是边瘴之地，况且有沐王后裔、世袭黔国公在滇镇守。朱高煦正在一片雄心，企图大业之际，怎肯万里备边，寄食他人之手，便道：“我有什么罪？要将我充发万里边疆？”朱棣虽是枭雄之主，遇着这般家人父子间的纠葛，也只好且作痴聋，转令朱高煦就藩青州。朱高煦仍不肯去，朱棣正待发作，徐后早不高兴道：“我只得这个儿还孝顺我，人家瞧着胀眼儿哪，一定要将他发配充边，离开我，好让我孤零零的待着。我全知道这些人的坏心眼儿，必容不得咱们娘儿们，我带了他一道走吧。离了这京城，让人家眼前清静。”朱棣正忙着边情国事，便将这事暂时搁下。朱高煦以为有恃无恐，心中坦然无所忌憚，益加猖獗横行。

自从武当、五台众侠义好汉大破汉王府之后，朱高煦铤羽还宫，一面仗着徐后的庇荫，优游宫中；一面和长史钱巽

等密谋篡位，计谋愈益离奇，简直预备作那床前斧影的杨广。徐后却是一无所闻，只将朱高煦当个小孩儿一般宝贝着。只是朱高煦心中有愧，知道武当、五台众侠义好汉决不肯就此甘休。一时向徐季藩讨取善法术的勇士没来，自己便加倍的小心防备。

朱高煦不是个安分度日的人，怎肯撒在皇宫里安然度日？在徐后身边鬼混了几天，身上创伤也好了，便觉得闷的慌，周身不是劲儿，得出去溜跬跬舒舒筋骨才成。便叫陈刚扮作个帮忙，自己打扮得像个贵公子一般，悄悄地出了皇城，向城外走来。

金陵城外的莫愁湖，原是历来名胜之地。太祖朱元璋在世时，也常和中山王徐达到湖边楼上，敲棋赌酒，传为一时佳话。朱高煦原不是什么雅人，自无雅兴。他到这湖上来，也不过想着天气正当春日融和，莫愁湖上一定有不少的仕女游春，想着去瞧瞧，解解胸中的闷气。和陈刚二人雇了两头牲口，直奔湖上。城里只有商肆栉比，行人拥挤，没什么可瞧。朱高煦更觉得厌烦，只抽着驴子急急出城。

到了湖上，向湖边莫愁山上走来。哪知春光初透，游屐依稀，湖上并没多少游春女士，那酸不可耐的方巾名士，蓝襖秀才倒是摇摇摆摆，三五一群。朱高煦素来不喜这班人腐气逼人，一见这种人走来，便老远的避开。

信步走了一会，也无心观看那一湖绿水，无精打采的向山后走来。刚翻过山来，便听得田里插秧的农夫打着山歌，悠悠扬扬的彼此互答。再一瞧，万亩平畴，棋盘似的一方一方划着，每方里面都齐齐整整的种着绿秧。远望处，满眼全是绿的，大地就如一方大碧茵毡一般。翠色参天，青气逼

人。朱高煦精神一爽，不觉脱口赞一声：“好啊！”

一声未了，山下有千百人的声音，接着是雷也似的喝一声“好啊！”朱高煦大疑，回头叫陈刚跟着，向那声音来处，急步下山，要去瞅个究竟。才走下山坡，便见山麓大树阴里，团团圆，围了一大圈子人，你挤我望的不知在瞧什么东西。乡下人任什么都当嘻嘻哈儿，朱高煦便料定他们又在瞧变戏法，或是瞧木头人戏。心中高兴，顿时消了一大半。只是既已来此，总得瞧个究竟。便和陈刚二人，一直闯进人丛去瞧瞧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近京的乡下人知道贵公子是可怕的，见朱高煦身分打扮不同，就让开一条人缝，让他进近去瞧。

朱高煦只是想瞅瞅这许多人哄些什么，并无一定要瞧个饱的心事。不料一进入人丛，身子一定，两眼一瞅，顿时眉开眼笑，脚跟一定，就不肯走了。原来那人堆里，并不是耍戏法儿，也不是唱木头人戏，却是一个粗眉暴眼的头陀，领着一对黑小子，一个生得大脑袋，突眼睛，狮子鼻，大虫口，一个生得扁面孔，凸额角，扫帚眉，雷公嘴。两孩子一般矮胖，一般漆黑，约莫都只十三四岁。大傻子似的，东西对站着，每人鼓捣一只大石狮子，颠来倒去，抛到接落，赛是搬弄大绵球一般。朱高煦见了，也不由得喝一声彩道：“好气力！”

那头陀见朱高煦喝彩，将眼向朱高煦上下打量一番，便移步到朱高煦跟前稽首道：“大贵人，怎简从到这山野地里来的？贫僧失迎，该死、该死！”朱高煦暗吃一惊，想着：他怎么认识我的？正待答言，陈刚在旁早已认识这头陀是黄山自然师，绰号怪头陀。幼年在太行学剑时，常见他来和师

傅黄荣叙话。那时就是这般个样儿，这般个打扮。如今相遇，一毫没改，一见就认准了。便迈前一步，叫声：“师伯，你老人家什么时候进京来的？”自然已瞧见是陈刚，一面随口答道：“来了没几时。”一面回头叫那俩黑小子甭弄了。俩黑小子各将石狮子朝当前地上一顿，将地面顿陷了足有四寸。一扭头，一齐奔到自然跟前来。陈刚向朱高煦说了自然的名号，朱高煦正要收揽天下英雄好汉，便改容相待，问：“那俩黑小子是大师什么人？”自然答道：“这个大嘴的姓范名广，同道中叫他做黑飞虎。那个尖嘴的姓聊名昂，大伙儿给他个外号叫小铁汉。全是没家的孩子，跟我学点儿武艺。”陈刚揣知朱高煦的意思，想着：给王爷收留他师徒三个，也显得我太行剑士的脸面。便邀自然师徒三人到下处去。哪知朱高煦存心要瞧瞧他三个的武艺，向陈刚道：“你不要吵散了人家场子，咱们反正没事，且待一会儿，待他爷儿三个完了事再回去不好吗？”自然听了，已知朱高煦的意思是要瞧瞧武艺，便也不推辞道：“谨遵爷的吩咐。老衲献丑，爷得恕罪。”朱高煦只答了一声：“甭客气。”

自然领着黑飞虎范广、小铁汉聊昂两弟子一同重再下场。自然便叫两弟子：“耍一趟家伙，不许失手！”范广、聊昂齐声答应，分奔刀枪架前。范广取一柄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聊昂取一柄镔铁大叶青龙偃月刀，各占一角，当地一站，一齐嘿一声，使了个门面，便舞起来。

初时，两面飕飕飒飒，旋风飘飘。只见两团霍霍白光，上下飘翻。渐渐的就只见白光浮动，着地乱卷，也瞅不清哪是范广、聊昂，哪是三尖刀、偃月刀。一会儿，两团白光一并，便听得咣咣咣一片响声，两团白光裹成了一团，更不

知道两个人、两柄刀到哪里去了。不多时，噼啷一声大响，那一大团白光，欻的分开，仍旧裂作两团，欻的一齐飞起，离地约莫五六尺，两下里一分，突见范广执着三尖两刃刀，聊昂仗着青龙偃月刀，各立原处，屹然不动，相对傻笑。四面围着瞧热闹的人，不论懂不懂，全都高声狂叫。朱高煦也连连赞好，连陈刚也忘了是在他主公朱高煦身旁，只顾顿喉喝彩。

朱高煦也不待自然师徒近前，便迎上去，向自然拱手道：“奉拜大师和两位小英雄进城叙叙，还望大师不要嫌弃。”自然坦然答道：“贫僧原想进谒……”朱高煦不待他说完，便回头向陈刚道：“你去找几辆车子来。”自然道：“却不必费事，咱们自家有牲口。”说着，向聊昂道：“去，备好牲口牵了来。”聊昂应声拔步飞奔而去。朱高煦料知他三个的牲口，脚力一定不弱，便叫陈刚去拣雇两骑快步长行牲口。

四面围着瞧热闹的人，见他们一讲交情，都猜是贵公子瞧中了他们的武艺，请他们保镖护院，见自然不向看客讨钱，乐得白瞧嘻嘻哈儿，一哄而散。自然也无心去理会这些，只领着范广收拾场子，将刀枪、长剑拾掇起来，零星东西也都包裹了。师徒二人各背了一份兵器扭了一个包裹，留下一份在地下。

一霎时，遥见聊昂骑着一匹枣色长颈马，两脚勾住两条丝缰，左边牵着一骑白马，右边牵着一骑黑马，泼喇喇跑的尘灰飞扬，烟沙乱涌。将到山麓，老远的便高声大叫：“师傅，俺来了！您瞧，手脚可利落？”自然微笑，遥对着他点头。转眼间，聊昂已到跟前，就马上向前一扑，怒龙出洞一

般，^①的冲过马头，两腿似虾蟆般一伸一缩，电落了两条缰丝，就那么趁势翻个斤斗。刹眼间，只见他两手叉腰，嘻着张大嘴，立在他师傅跟前呆笑。那三骑马却仍奔了半个圈子，才停蹄立住。朱高煦暗想：这孩子手脚真干脆！

这时陈刚已雇了两骑牲口来到，朱高煦便让自然上马。自然也不客气，和范广、聊昂各挽一匹牲口，待朱高煦一齐上马，陈刚随即也上马追随。只见丝鞭齐起，马蹄乱响，忽喇喇，人斗春风，马嘘白气，直向城里奔来。到得城跟，守城兵将认得是汉王，连忙起身侍立，一面叫兵卒撵开城洞闲人。朱高煦在前，自然领着范广、聊昂随着，最后是陈刚，五骑马一直冲进城门。守城官儿头也不敢抬，低头拱立，待马过完了才罢。

朱高煦进了城，忽然想起：别庄已被武当诸人毁了，这头陀须不能带他进宫去，却怎么好？正在为难，猛然想起陈刚家中离此不远，曾经去过的，只好先到他家去再说。想着便扭身向后，将鞭梢向陈刚一招。陈刚知道是叫唤他有话说，一抖丝缰，马头一偏，沿街赶到前面。朱高煦待他近身时，没等他开口，便将要到他家里去的话，向陈刚说了。陈刚诺诺连声，躬身承应，便打马向前领道，转弯抹角，穿过两条小巷，便到了陈家门首。

陈刚抢先下马敲门。里面陈刚的娘子听得敲门声响，是自己丈夫回来了，连忙三步并做两脚，赶到门前，拔门开门。陈刚连忙伺候朱高煦下马，又招呼自然师徒三个勒马停缰，一齐下了马。朱高煦让自然先行，自然也不谦让，手中电着铁柄拂尘，昂然直入。范广、聊昂紧随师傅身后进屋。朱高煦和陈刚随后来到中堂。陈刚亲自安座沏茶，朱高煦陪

自然坐着。范、聊二人侍立在他师傅身后。陈刚又去整好牲口，才回身走来在下面陪坐。

朱高煦正待开言，自然头陀先说道：“贫僧从黄山到京，原想进谒王爷，因闻得王爷的别庄被焚，料想正烦着，便没敢打扰。这两天，带来的银钱使完了，没奈何，领着俩小徒，开个场子，寻钱儿度日，却不料遇着王驾，这也是贫僧有幸。”朱高煦道：“久闻黄山多圣僧，大师肯下顾，总算孤家有缘。只要大师长远帮扶孤家，将来相待断不在今上待姚国师之下。”自然拈着那嘴上乱糟糟的胡须，微微点头答道：“承王爷过许，贫僧怎敢比姚国师。但望王爷克绍祖武，得承父业，便是天下蒸民之福，贫僧也就受恩匪浅了。”朱高煦大喜，连忙问：“大师是用荤用素？”自然道：“随便。只是戒酒，两小徒也从不喝酒。”

一时，陈刚亲自去街上叫酒店送了许多饭菜来。朱高煦便请自然师徒用饭，自然也不客气，领着范、聊二人就坐，只让朱高煦上坐了。陈刚虽是下面设了个座儿，却上菜盛饭，奔来跋往，竟没空落坐。席间，朱高煦和自然愈说愈投机，渐渐将自己的心事吐露了许多。自然只顺着他的话奉承一两句，却又称颂得体，绝不是瞎巴结，把个朱高煦弄得心痒难搔，欢喜不尽。却是一想到董安、卫颖、王济无故变心，便也防备点儿，没敢尽情说出心中事。

一时饭罢，朱高煦想着：这两天父亲刚回銮，好似对我有些不高兴，得早些儿回宫去才行。便叫陈刚：“你引大师到钟山寺去暂时驻锡，向钟山寺方丈悦懔说，叫他好生伺候，我明天还要到钟山寺随喜拜佛啦。”陈刚一一答应。自然起身拦道：“王爷不必费心，贫僧找下处很容易的。只因

一点微忱，想要随王爷做一番事业，所以不远千里，赶来投奔。如果王爷不嫌弃，贫僧愿得常侍左右。如果还有不便之处，贫僧正想到五台拜佛。待回京时，再来伺候王爷。寺院挂单，不着紧的繁文缛节太多了，贫僧疏散已惯，尤其两个小徒，野性没驯，受不了那些拘束，望王爷宽恕贫僧，让贫僧自寻下处吧。”朱高煦哪肯放他师徒走，尤其是怕他们到五台山去，被五台山好汉结纳成党，便竭力留住，直引自然师徒到汉王内邸居住。只暗地嘱咐陈刚小心招呼，暗中视察他三人的究竟。

后来自然如何对朱高煦，下文再叙。

第二章 入宫闹众好汉告密 探大内莽师徒失机

话说醉比邱大通尼命镇华山钱迈率领铁狮子魏光，黄虎魏明，怒龙徐奎，恶虎徐斗，玉狮子文义，金戈种元，红孩儿火齐，一朵云岳文，飞将军柳溥，八哥儿王济等十一人，直入大内寝宫。金刀茅能率领牛儿丑赫，铁臂施威，螭虎雷通，震天雷卫颖，没毛虎董安，混天霓章怡，玉麒麟凌波，分水犀李松，云中龙龙飞，千里驹武全等十一人，随后前往，四面防备。大通尼在后亲自动身。大伙儿一共二十三人，鱼贯出屋，踏瓦而去。

钱迈为人素来精细，处事机警。这回进宫告密，虽是丹心为国，却因举动奇突，宫中不知就里，难免不生纠葛。钱迈身边揣好了告密的奏折，和破汉王府时，震天雷卫颖归附时带来的朱高煦盟书密册等项。魏光、文义等分左右护持着，茅能紧随接应。丑赫、凌波等雁翅般排开两旁防护，大通尼独任断后。大伙儿全都异常慎重。将到东华门，众好汉彼此打个暗号，齐展陆地飞行法，飕、飕、飕，连珠箭一般飘过侍卫班房，直入大内。

这时，建文朝的忠臣、义士，已被朱棣杀戮放逐，京中早已绝迹。如今北征凯旋，近畿日益升平巩固，宫门便没设严防。加之那些侍卫，都是虚有其表的大汉，平时吃粮不管事，只会站班摆看样。他们料着没人有这般大胆，夜入皇

宫。不该班的，早就回家去哄老婆、孩子去了。该班的，不是在班房里喝酒谈天，闹着玩儿，就是窝在蟠龙凳上打瞌睡。谁也没想着是在该班值宿，要是有人问他在干什么？他只知道是做官，旁的就一概知道了。

难道大内除却这班侍卫以外，一无防守么？却又不然。朱棣奸雄不让曹瞒，所结冤仇也不知多少。他在燕备藩时，就收掳了五百多口边地兵灾的逃难灾儿，一齐阉割了充作宫内太监。聘了著名的武师辽东铁槊哥舒成，剑客大宁长虹李希用和道衍和尚（姚广孝）教导这些阉割了的孩子。其中有八个最出色的，姓名是久已无查考了，御赐的名儿，叫荣儿、华儿、富儿、贵儿、平儿、安儿、清儿、吉儿。这八个各使一条铁槊，各负一口长剑。长短两件家伙使起来时，真是风雨不透。虽只八个人，却都有万夫不当之勇，千军万马不要想近着他们。朱棣将五百多个小太监练成一队大内禁卫御林军，由荣儿等八个分统。另派一个老太监，是传授朱棣枪法的，名叫向丰波，做这一队太监的总兵。向丰波虽是武艺不及荣儿等八个来得，却是自朱棣弱冠时，就随身侍候，朱棣很相信他，所以将这护卫大内的重任，交给了他。这一队太监兵都是哥舒成、李希用、姚广孝三人用心教成，且全都自幼锻炼，都阉割了，保得童身，因此个个如狼似虎，武艺精通，一个人能当几百个人用。后来宫中新征的小太监都由荣儿等教导，虽不是个个勇猛，却是人人都会几手拳脚，使得动家伙。皇宫内苑都是太监护卫，也不怕什么刺客、剑士，夤夜进宫谋杀朱棣。近来，朱高煦也学着样儿，拣选了四百名太监，正在练着，宫里益发巩固了。朱棣虽做了许多恶毒事，杀害不少的忠良，却有恃无恐，毫不畏怯慎防，也

就是因为宫里有了这些武艺出众的太监。又因为这个缘故，便格外的宠信太监。甚至内而参知政事，外而参军督粮，都时常派太监承乏当差。后来便闹到几乎每一重任有一太监，寺人开府，阉竖当政，才致王振、魏忠贤等害民亡国，酿成千古未有的奇变，蒙千古所无的奇耻。

除此以外，宫中还有一样可怕的东西，就是“西狗”。这东西是四川朝西的西番采办进贡的。这种狗身高有三尺五六寸，长有四五尺。脑袋赛过一只大瓜，两眼睛有酒盅儿大小，夜里放绿光。牙骨比刀剑还要厉害。周身黑毛，五六寸长，全都卷成圆筒儿，垂垂挂挂，臃臃肿肿，瞧去好似裹着一身破脏棉絮，那模样儿委实难瞅，比狗熊的样儿还要凶狠。要是有人撞着了它，它也不叫唤，也不奔跑，只歘的蹿过来，竖起身子，俩后腿一撑，前面两条腿朝人脑袋上，或是肩头上一按，张牙一口咬去，不是将人天灵盖咬了去，就是将喉嗓脖子拉掉大半个。要是没有千儿八百斤的气力，和闪电般快捷身手，遇着这西狗，就不要想逃得性命。先时，西番只进贡了四头西狗。后来，这四只狗里面有俩雌的，一连传了几传，就有了百来头了。因为种性相同，全是一般的犷悍。分在各宫防守，没人不怕，倒成了宫中最中用的宿卫。

钱迈等虽是知道宫中有勇猛的太监，犷悍的西狗，却是艺高人胆大，全没半点惧怯。过了侍卫班房，蹿过太和殿，进了内宸宫。钱迈、魏光二人当先，伏在瓦面上静听。宫中更鼓咣嗒，数了数，正传三更。便叫种元、火齐守在内宸宫屋上望风接应，众好汉再向里走，便是颐寿宫。留下岳文、王济守着。钱迈独自领头，向颐寿宫后永巷墙上走来。

刚踏上墙头，忽见远远的有一碗明灯，时明时灭，从东头闪闪的向近前来。钱迈便映着黯淡的月光，向后面打了个手势。魏光、茅能便约住众人，一齐伏在瓦后，各露一只眼在瓦脊上偷觑着。一会儿，那碗灯走近了。月光下见是一个紫衣太监，手里提着一碗“气死风”明角宫灯，和一个蓝衣太监，一面走，一面说着话儿。

近前时，只听得蓝衣的接着说道：“不是吗，大前天就发作了。咱们苑里伴儿就全知道有得饥荒闹啦。”紫衣的道：“差不离得阴消了。您可知道这主儿是谁？”蓝衣的道：“不是说三小爷那里的马巴巴吗？”紫衣的呵的一笑道：“要真是他三小爷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又怎么会阴消呢？”蓝衣的急问道：那么，到底这主儿是谁呢？这几天实在闹的够受了，大伙全都提心吊胆，没有日子过。昨儿夜里传杖，尚衣局李爷的老命就给拾掇了。要再闹不明白，还不知道得冤坏多少人啦！好大叔，您差事当得高，准能知道个准讯儿，说给我，也好让我放下心来睡一觉安稳的。”紫衣的道：“您放下心去安稳睡觉好啦，反正拉不到您身上便了。您这般鬼提防，难道您也有一份儿吗？要不，您急些什么？”蓝衣的忙道：“爷爷，那还了得！要有半份儿也早要了吃饭家伙啦，还能伺候着大叔您跑一趟吗？”紫衣的笑道：“你既没相干，就甭干着急啦。”蓝衣的道：“不是那么说。要是知道这主儿准是谁，不是大伙全甭瞎操心了吗？要不疑神疑鬼，今日传杖，明日发厂，自己不着急，也得给要好的伴儿着急呀。”紫衣的脱口答道：“这主儿不是咱们伴儿，却是个膀阔胳膊粗，担当得起……”以下便走远了，听不清楚了。

钱迈起身向众好汉打个手势，便双脚轻轻一点，款的飘到地下，顺着永巷，甩开两腿，赶上那俩太监。却因他俩一先一后，不能一搯住，想着：要是搯住一个，那一个一跑，一吆喝，事儿可就闹大了，今夜为什么来的咧？断乎不能这般莽撞。要是不搯住他俩，可向哪里去打听永乐爷今夜住在哪一宫？虽说是徐怒龙齐小儿就在宫里走动，宫里路径全都熟识，知道寝宫在哪里，要是永乐爷今夜恰巧没宿在寝宫，咱们将这些东西摺在寝宫里，可就保不定没有皇后的人，或是和高煦那厮要好的见着拿了藏灭了。那么，不是白费这么个大劲吗？

一面走着，一面思量，不觉已走尽了几百多步的永巷，也没听得俩太监说话。刚巧走尽内花苑月宫门儿，转过一座小石山，便要过一道小小的卅字四搭桥儿。那俩太监走到桥上，怕掉下水去，才互搀着手，就着灯光，两人并肩而行，一同举步。钱迈暗喜：这是个好机会！身子一轻，脚下一紧，紧追上桥去，急赶到俩太监身后，正待伸手分搯那两人，蓦地瞅见前面卅回栏凹角里，闯出一团黑影，猛然向俩太监扑去，接着俩太监便不动了。钱迈再细瞅时，原来那黑影是个矮胖子，已将俩太监劈胸揪住。俩太监陡然被人一把搯住，吓得忘了嚷叫，更记不起可以挣扎，两条腿做了乐工，直弹琵琶。身上却开了簪坊，尽着筛糠。牙齿便如结了世仇一般，老是捉对儿打个不停。两手不争气，偏赶这要紧时候，僵了不会动。

钱迈料想那矮胖子，必也是有所为而来，或竟是同道也未可知，便一闪身，藏在后桥栏凹角里，瞪眼耸耳瞅听着。那矮胖子冲着俩太监喝一声：“快说，娘娘宿在哪里？快

说！快说！慢点儿爷爷就要你俩脑袋使唤！”俩太监这时只剩一丝儿气没吓走，听说要脑袋使唤，吓跑了的气，重又吓回来了。紫衣的拼命挣扎了一会，才挣出一句：“在万年宫。”那矮胖子将两人一提，提木头人儿一般，提过桥去，转到玲珑石山岩里。钱迈连忙闪身伏行，到石山上面蹲着。只听得矮胖子喝问道：“你两个有什么事，这时还在这里跑？”紫衣的抖着嗓子答道：“爷爷，这不干咱事，只怪成国公不好。”钱迈听得“成国公”三字，想着：成国公是徐斗的嫡堂兄弟呀，他家上一辈子就因为哥哥尽忠保国，兄弟却暗引燕藩，闹了个手足背驰。如今成国公又有了甚事啦？待我来听他个仔细。想着，便爬前了一步。

这时矮胖子已逼着那太监细说，那紫衣太监只得说道：“圣驾回銮时，宫里忽然抄出一百多册春景儿，外带着在王贵妃宫中抄出一包红药丸儿。传太医院一瞧，说是什么红铅，是姐儿们头一次月经里带出来的，什么春药都没这东西好。万岁爷当下追问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就有人说：是太子带进宫来的。这一来，就满宫追问。尚衣局监李宽和太子顶要好，昨儿夜里传去拷问，李宽抵死不招，立毙杖下，送了老命。今儿正在追究，还要传太子问话。先抄各宫，不料在万年宫抄出一包一样的药来。万岁爷这才传杖拷问张选侍，问出是娘娘特地叫成国公办了来的。再一追问，却不知办来干吗用？这大概只有万岁爷自家儿心里明白，咱可不知道了。现在是万岁爷叫咱传华田儿问话。”说着便指着穿蓝衣的道：“他就是华田儿，东宫近侍。”矮胖子说声：“知道了，且委屈你俩一会儿。”钱迈伸脖子偷瞧，只见矮胖子掏出两条绳索，将俩太监捆缚了。又取两个箴撑儿，将俩太监

的口撑住，不让他出声叫唤。这才提起来，扔在石山洞里。

钱迈暗想：这小子的胆真不小！他竟把皇宫内苑当乡庄山寨办，这可了不得！要是永乐爷许久不见传人的回奏，跟着一查问，咱们今夜的事还得坏在他手里。我得赶快查着永乐爷在哪里，赶急去办完了事才行。

钱迈正想着，那矮胖子蓦地腾身一跳，就这一跳的霎眼之间，反手拔出背上的单刀，^欵的朝钱迈当顶砍下。钱迈不知已被他瞅破了，更不料他不言不语，猛然就是一刀，急切里没处闪躲，只得反朝前一冲，打矮胖子胁下闯了过去。那矮胖子一刀砍在石上，掣回来掉转身躯，一声不响，照定钱迈头上又是一刀。钱迈方待抽剑抵架，忽听得噉呛一声，矮胖汉子的刀已被架住了。钱迈急拔剑在手，闪眼瞧时，原来是茅能挥动金刀，和矮胖汉子斗在一处。

钱迈暗想：不好，这事闹穿了。我再不去干好我的事，便没时候可干了。今夜这一闹，往后只有加紧严防的，更没法下手了。白辛苦还不算什么，高煦那厮不是就要做出来吗？百姓可糟透了。如今说不得，只好明干了。想着，不敢怠慢，掣身来到山洞里，掏了紫衣太监口里的箴撑子，扬剑问道：“万岁爷这时在哪里？”紫衣太监说：“在映波楼胡妃屋子里。”钱迈重将箴撑子塞入他口中，急忙回身来觅徐奎。

恰巧徐奎正上前来助茅能，钱迈没让他奔进圈子，拉了他就跑。一面问他：“您可知映波楼在哪里？”徐奎答道：“知道。这儿朝东过那桃林，不满三十步就到了。”钱迈一面跑，一面说了声：“快领我去！”徐奎便和钱迈挽手一同穿过桃林，果然瞅见迎面一座楼台，一半儿搁在水池面上。

钱迈、徐奎扑到楼侧，腾身跳上了楼面瓦上。急到檐前，一同垂身使了个蝙蝠挂檐。钱迈这时已将裹着奏章和朱高煦的盟书秘册等项的小布包儿取在手中，闪眼一瞧，楼窗正开着，对面胡床上斜着一个彩眉朗目、身披杏黄衫子的大汉，凝神定睛，像似在静听什么事一般，谅来就是当今皇帝。窗前当地立着一个宫装女子，手中正在调着一碗热气腾腾的东西，约莫是羹汤。一面眼望外面，胡床下头站着个内侍。

忽见朱棣竖起身来，叫内侍：“快传点！……”钱迈没待他说完，便高声说道：“草莽微臣，武当山民，访得逆王叛迹，谨奏陛下。”一面说着，一面便将布包照准屋里地下砸去。朱棣听得有人在檐前说话，并不惊慌。方待发话，忽见砸进一物，便不动声色，叫内侍拾起。同时，闪眼向窗外一瞧。钱迈已翻身上屋，只瞧得徐奎，认得是自己内侄。

徐奎也没理会，只和钱迈一同离了映波楼，仍旧穿过桃林，来到花园中。只见茅能、徐斗双战那矮胖汉子。文义、丑赫也裹住了一个雷公模样的人在厮杀。魏光、魏明敌住两个太监平儿、清儿，拦在桥上，纠作一团。施威、柳溥、雷通、卫颖四人和一个头陀拼斗。董安、章怡、凌波、李松、龙飞、武全都被些太监兵围住了混战。就中要算那头陀顶厉害，手舞鎗铁杵，将施、柳、雷、卫四人的兵器逼得没处下手。钱迈便叫徐奎去帮魏家兄妹抢夺桥路，自己挥动长剑，直取那头陀。

头陀呵呵大笑，手中杵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钱迈闯进圈子，留心捉他破绽。哪知那头陀神出鬼没，不可捉摸。战不到三五个回合，便也不知从哪里下手了，只得和施威等五

人你挡一挡，我架一挡，颠倒不能还他一手。钱迈等从来不曾这般的怪事，大伙儿全疑心那头陀有妖法，心下都不免有些惊慌。这一来，更加不济了。

正混战间，大通尼从桥那边跳着桥栏，飘了过来。那头陀一眼瞧见大通尼，高声道：“好吗，你也在这里呀，怨不得的奸王有那么大胆。”大通尼方要答话，那头陀忽然纵出圈子，大叫：“走吧，回头再和他们算帐。”一连两闪，那头陀已踏水过去，就此不见了。

这事如何结果，下章再说。

第三章 笃友于贤弟救泉兄 闲游戏力士骇书生

话说众好汉一面抵敌宫中内相，一面和自然头陀、范广、聊昂等拼斗。自然头陀一眼瞥见大通尼，恨喝一声，便向范、聊二人喝叫：“走吧！”自己一闪身先蹿出御苑去了。

范广这时正和龙飞斗到酣处，忽听得师傅叫走，虚晃一剑，腾身便起。魏光瞥眼瞅见，急掏一支金镖，照定范广，飏的一镖。范广没提防暗器，身子朝上跳起时，陡觉股上一痛，知道中了暗器了，心中大怒，顺手拔出镖来，便向众人打去，也没瞧准打谁。恰在这时，聊昂将身跳出圈子。雷通随后就追，忽见范广打镖，急喝叫：“小子，不许暗箭伤人！”这句话不打紧，引得众好汉全都记起身边的暗器来。霎时间，袖箭、石子、金镖、铁弹满空乱飞。聊昂中了两支袖箭，一颗石子；范广又中了两颗弹子。二人各自身带数伤，且是师傅已去，不敢恋战，只夺路而走，飞蹿出去。

大通尼忙约住众好汉不能穷追，知道钱迈已递过了奏章、秘件，事情已完，无所留恋，便招呼众好汉出宫。众好汉仍使暗器打散内相宫监们，冲开一条路，依旧从颐寿宫等处熟路出宫。种元、火齐、岳文、王济四人箭镖齐发，抵挡了一阵，宫中内相受伤的不少，不敢再追，众好汉方得平安回去。

再说朱棣见有人掷进一只长方布包儿，连忙叫内侍拾

起，献给了朱棣。抬头见窗外已无人影，便向窗前长案边一靠，双手捧定布包，解开结儿瞅时，原来是一大卷字纸儿，这时胡妃也赶过来瞧着。

朱棣将字纸儿逐件翻开，见外面是一封奏章，便先摘下来，一瞧，却是举发汉王朱高煦五十大罪案的。将朱高煦自从封高葛阳王时，太祖升遐，高煦晋京起，一直到现在。分条别类，将一案一案的列出，莫不首尾毕具，证信全备。计共五十案，人命四十余条。朱棣越瞧越冒火，越冒火越要瞧。一直瞧完这封奏章，见文字简练，事况详实，一无藻饰，必非虚构，顿时满心火发。一迭连声叫：“传汉王进宫问话！”

一霎时，掌宫司礼监中官海寿和大内御林禁卫军总兵向丰波一同来回话道：“贼子们都已打走了！”朱棣这时已知方才闹宫的人是有所为而来，断断不是无聊鼓捣的，便吩咐海寿：“不许张扬出去，如有人进宫请安，只说没事。”海寿连忙领旨下去传话，顿时传遍全宫。大家都不知万岁爷是什么意思，却是知道永乐爷的性情刚毅，违了旨没好处。果然是皇帝威风，一霎时，全个大内传话已遍，上下照行。真果鸦雀无声，庭台尽涤。内相们忙个不停，却是好似并没昨夜那回事一般。

朱棣正想着所见奏章中陈闻的事件，桩桩有据，又瞅见朱高煦的盟书秘册，想到世子如此不肖，满心发怒，忽见汉王朱高煦朝衣朝靴，昂头直入。一见朱棣，便请安叩头，行过大礼。朱棣也没待他立起，便拍案大骂道：“你这东西，竟敢谋反叛逆吗？似你这般枭獍豺狼，也是皇家不幸。我再要放纵你时，连我的老命也要断送了！”说着，便将盟书、

奏章等项掷下道：“你自己去瞧，这是些什么东西？”朱高煦坦然答道：“这不必瞧得，一定是东宫和赵王陷害我的。”朱棣盛怒，大喝一声：“你没干这些没法没天的事，怎能有这般实证！事到今日，你还敢硬推他人，足见你不法已极，居心更不堪问。”回头唤近侍：“将这逆子捆起来！”

朱高煦听得要捆他，谅来凶多吉少，心中怒发，暴跳如雷，那把无明孽火一烧，竟烧出他“一不做，二不休”的心思来。当下，也不再辩，更不迟疑，便想乘此下手，一撩袍角，掣出长剑，挺剑直奔向朱棣来。朱棣大惊，近侍更吓得呆了。

这一霎眼之间，朱高煦就要成其弑父之功了，他心中一喜，口里竟高喝：“为建文皇帝讨逆，本藩不得不大义灭亲！”正待挺剑直刺朱棣胸际，朱棣也正待拔剑没来得及时，忽听得呛啷一声，朱高煦手中的长剑已掉在地下。接着，便见朱高煦蹲身在地，内侍才敢扑上去，将朱高煦捉住。朱棣怒喝：“褪去衣冠！”朱高煦竟似毫无气力的一般，赛是缚小鸡儿，被内侍们剥去衣冠，将他缚了个结实。朱棣便叫：“把这孽畜推出宫去斩首示众！”内侍们押着朱高煦，足不沾地的直出皇宫，到西华门系在柱上候旨。

宫中这般人伦大变，不消一刻功夫，已传遍各宫。皇后妃嫔，宫监局司，都来请圣安。太子朱高炽更是惊急非常，听得报说“汉王谋弑陛下”，吓得踉踉跄跄，三步并作两脚，急忙奔到映波楼来。沿路遇见内侍们亮刀挺剑，押着朱高煦向宫外急走。朱高炽便高声叫道：“宫外候旨，不得擅自行刑！”一面急奔映波楼，见了朱棣，也不暇行礼细说，只向当地双膝一屈，跪在地下，两手向他父亲双膝一抱，摇

抖着哭道：“高煦无礼，到底是父皇陛下的亲骨肉、亲儿子，陛下怎忍不教而诛？务求陛下饶恕，臣儿愿保高煦洗心革面。”朱棣仰面说道：“不干你事，你甭管！”朱高炽不待朱棣言毕，撼着他两腿，哭诉道：“陛下！独不记高煦瓦剌退兵靖难杀敌、几番救驾之功么？到底是陛下的儿子，才能舍命事陛下啊！臣儿愿退出东宫，只求保得高煦性命，得永禁高煦，也是陛下的深恩！”

朱棣这时怒气已消了一半，见朱高炽哭得个泪人儿一般，想着他的话也不为无理，便道：“你起来。”朱高炽却抵死不肯起身，一直得朱棣说了声“我饶高煦的性命便了”，朱高炽才磕响头，谢了恩，爬了起来，便向内侍说：“陛下开恩，赦汉王死罪！可传旨教汉王自缚谢恩待罪。”内侍应声，待了一会，见皇帝没言语，便转身照言传旨去了。

一时，朱高煦果然自缚进宫谢恩，朱棣也不见他，便命：“汉王高煦，就藩乐安，着即日离京，不许逗留！”接着又传旨：“汉王府师保辅导乖方，助恶有据，即着锦衣卫捕拿，梟首示儆！”这两道谕旨一下，满京欢腾。锦衣卫捕杀汉王府师保时，更是欢声雷动。只便宜了钱翼、陈刚、侯海等一班人逍遥法外，仍得随朱高煦就藩。

朱高煦得了性命归邸，愤怒不息。一霎时，锦衣卫堂官带了缇骑来将师保数人捕去。朱高煦大叫：“完了，做不成人了！”长史钱翼悄然进见朱高煦道：“恭喜殿下，大业指日可成，因甚烦恼？”朱高煦怒道：“完了！都是你们要等什么机会，闹得如今丢尽了脸，还要说这些风凉话！”钱翼忙陪笑道：“微臣怎敢说风凉话？殿下如今不是奉旨就藩乐

安吗？那乐安民强国富，城固池深。这正是天以沃野天府资殿下为大业之基，殿下怎么反说完了呢？”朱高煦听了这篇话，心中一爽，忙道：“乐安真有这么好么？你不要骗我。”钱巽道：“殿下到了乐安，北联河间，南结洞庭。仗着乐安州钱粮实足，人马强壮，民风强悍，地势险要，当今天下谁能敌得过？”

朱高煦被钱巽一番言语说动了，不仅是火气全消，反而满心欢喜，连忙吩咐内外人等尽快今日拾掇出城，遵旨就藩。“快、快、快，马上就要动身！”钱巽也帮着催促侯海、陈刚等赶快拾掇。面子上说是遵旨，实在是恐怕今上反念过来有变卦。乘这时，朱高煦练的三千新兵，不归兵部管的，还没被今上想到，便急忙忙先带了这三千兵营，即刻出城渡江，扎在京江驿。汉王府里的事，都由钱巽、侯海内外收拾，随后起行。陈刚、韦兴等有家眷在京的，恐朱高煦离京失势，被人报仇，便都忙忙收拾了，随军往乐安州去。

朱高煦这天照例陛辞，进宫别母别兄弟，便离了京城，好似劣马脱了笼缰，鸷鸟脱了羁绊，陡然觉得耳目一新。心中一喜，不肯坐车，只骑着九点桃花马，和钱巽、陈刚并辔而行。一路上见田畴满野，大地春光，不觉精神朗爽，向钱巽道：“这趟果然如您所说，因祸而得福。要不是这一来，怎么得见这般好景致！”钱巽笑道：“殿下，这算什么！这大好河山，怕不都是殿下的！”

朱高煦大喜道：“您话虽不错，只是也还得费一番大劲啦。”钱巽答道：“殿下可还记得靖难兴师之时？要拿来和如今比拟：一来，朝中恐怕没一个能似当年魏国公的；二来，那时哪有许多教友、好汉相助？何况乐安州不亚似北

平，离京还比北平近的多，殿下何必担心？”朱高煦呵呵大笑道：“人家说您是宋濂，我瞧您简直是我的诚意伯。”钱翼连忙马上躬身道：“臣敢不竭忠尽能以报殿下知遇之恩。”

朱高煦一路上打着奉旨就藩的旗儿，向地方官征役索贿讨供应，勒办差；对百姓更是掳民充夫，括粮搜银，无所不为。一时间，这条路上如同平添了几千只猛虎一般，闹得沿途百姓逃难远避，如同遭了大兵一般。地方上一班痞徒、强盗，却都纷纷夤缘投托。好在朱高煦兼容并蓄，无所不包，来者不拒。待到将近乐安城外时，已裹成了七千多人马。

这日到了乐安州，地方文武官员早就接了京文，准备办差。又接得汉王沿途发来的滚牌，便传集地方绅耆，按街派户出丁，离城二十里拈香跪接。朱高煦离城三十里，便命摆开队伍，亮开仪仗，弓上弦，刀出鞘，戈矛耀目，斧戟障天，夹着旌旗旄纛，漫空蔽野，好不威武。地方百姓吓得不敢仰望，只随着耆老拼命磕头。

一霎时，朱高煦金冠衮衣，骑着九点桃花马，马前列开内相、护卫、材官、猛士、马上、步下，一对对，紫衣花帽，顶盔贯甲，排队而过。乐安满城官儿早一齐伏地。武官儿带着兵丁两行抢跪，口报职衔。陈刚策马当先，高唱一声：“免！”朱高煦一抖丝缰，昂然直入。众官儿连忙爬起，飞也似绕小路赶到王府门前依样跪接。

朱高煦进了府，府中早有前差会同地方官办差，拾掇完好。朱高煦进府便升殿传见文武各官，照例说了几句慰勉的言语。众官儿谢了恩，朱高煦便退归私室，立时叫钱翼来商量，应当如何摆布？钱翼向靴统中掏出一个白折子，双手捧着给朱高煦道：“殿下且瞧这个。”朱高煦接过来，也没展

看，便向桌上一撂，使手按住，向钱翼道：“您且说该怎么办？”钱翼道：“殿下初到，地方上还没收服得，只得且通知霞明观非非真人暂时缓动，且待招兵屯粮，到秋高马肥时再动不迟。”朱高煦听了才取折子展开来一瞅，里面写的却是些怎样筹划收乐安为己有，怎样屯兵备用种种策划，便向钱翼道：“我这趟离京虽是没甚紧要，反而得益，却是有许多和我不对的人一定要说得天花乱坠，要我的好看。这种谣言，传来传去，传到北边，还不知道要成怎么个样儿？非非真人是神仙，自然不会被谣言蛊惑。却是教友们不一定都是有根基的，若没个能说会道的人去抚慰一番，说明原故，难保不被人挑拨离间，坏了我许多年的培植。我沿路想着：这事非您代我辛苦一趟不可。如今只好请您不辞劳苦，到河间走一趟，将来我决不负您。功成之日，论勋称首。”钱翼起身答道：“主公有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这事委实要紧，只恐微臣袜线之才，不能当这大任。如果主公说是犬马也有可用之处，微臣准定明天就到河间走一遭。要再有暇日，也许就此出塞到青草山去宣扬盛德。只是南方似乎也得个人走走才好。”朱高煦道：“南边不必过虑，我早收服了他们的真心了。田伏桑无论如何不会变心的。”钱翼欣然道：“那么就好极了！”说着，便辞了朱高煦出来，回房拾掇行李等件，预备起程。

次日，钱翼辞了朱高煦，打扮做学究模样，带了许多银两、行李，备了牲口，出汉王府，悄地离了乐安城。这日只走了半站路就落了店。第二天起了个绝早，打马飞奔，恨不得一日就赶到河间。原来钱翼这般热肠性急，自有他的心事。这趟朱高煦仓卒离京，钱翼在外面哄吓诈骗，托情说

项，做了许多事，这一来，匆促间，全不曾收得一文。急想要设法捞回一笔钱来填阙。恰巧朱高煦要他到河间去，便想着：徐季藩正仗着朱高煦做护符，怎肯变心？且是就藩乐安，正是放虎归山，难道徐季藩那么个聪明人会想不到吗？白莲教徒都入他的圈子，是他一手管死了的，岂有个不听他的话，变了心的道理？如果他们要变心，甭说我小宋濂钱巽，就是朱高煦亲自去磕头也是白忙。到河间走一趟，不过是为着徐季藩要倚仗朱高煦，就不能不拉拢我，就得给银子。我再推托朱高煦才到乐安，处处要用钱，和徐季藩借几万银子，他不能不肯，这里头，我捞摸一点，就不差什么啦。再一高兴，到塞处走一趟，仗着我这长史身分，这么远亲自前去，还怕他们不各自送个百儿八十的程仪吗？这趟辛苦，准不白吃。想着，一团高兴，精神陡涨，打马飞奔，也不记得天光已晚。

钱巽一心赶程，走了多时，忽觉着四面暮云齐起，西方斜日将沉，便想寻店歇宿。可是茫茫绿野，一望无涯，更不见个村庄影儿，心中未免有些着慌。急将马缰勒的挺直，泼喇喇一味闷跑。心中暗想：我只为怕有旁人识破，小厮也不曾带得一个。这时落得孤身独马，又带着这些银子，真觉有些尴尬。哪里寻得个破窑憋一夜，也是好的。

正在越走越冷静，越想越害怕之际，忽听得哇的一声，有人打着山歌，锐声刺耳。钱巽心中一宽，自言自语道：“好了，有了人就不怕了。”连忙刷上两鞭，打着马，顺着歌声寻去。抹过两丛枣林，便见一泓碧水周围砌着石塘堤。堤朝东有一座不高的土山，山上有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头挽双丫结，身穿一件蓝布夹衣，散着两只单裤管，赤脚背笠，

正挽着一头水牛的两只大角，跳跳跃跃的口中乱唱。说也奇怪，那只水牛竟像是面做的，只将斗大的牛脑袋随着那孩子的手上下颠动，好似没力别扭一般。钱翼见这情况，暗自惊奇，连目前最紧要的投宿都一时忘了，停马塘边，呆呆瞅着那孩子。

那孩子却似没瞅见钱翼，一心一意，两手握着两只牛角，口里唱着：

“云儿，月儿，甬闹啊……山儿，水儿，甬焦呀……哥儿，姐儿，甬造小桥地……年纪大了才知没下梢喽……怨什么路迢迢……”钱翼不觉脱口赞一声：“妙呀！”那孩子听得有人吆喝，左手一松，右手单挽着左牛角，右臂一伸，向身旁枣树上，就那么一筑，瞧他没费什么大气力，那牛角突的勾进大树去了。钱翼大惊，想着这孩子大劲儿，要没千百斤膂力就能办的了吗？再瞧那牛角忽在树身内动也不能动，就那么偏着个大牛角，捱着树狂吼。那孩子也不顾那牛怎样，两手一张，扑风一般，扑过塘这边来。这孩子是谁，下章中再说。

第四章 宿荒郊有心饵豪杰 走浅滩无意遇英雄

话说那孩子顺手将牛角插入枣树中，使那水牛逃不了。两手一张，便向水塘这面扑来。钱翼已见他那般神力，又见他这般凶猛扑来，不觉大惊，叫声：“不好！这孩子要发傻劲，可受不了！”急忙抖动丝缰，双脚乱趯，鞭子乱抽，打得那马掉头飞奔。

只听得那孩子呵呵大笑，两只脚噼啪噼啪随后追了来。又听得他高声嚷道：“大小子，不要逃呀！您上天，俺得赶到天尖儿；你下地，我得赶到地渣儿。瞧你往哪里逃？”听他那声音越嚷越近，语音未了，已到马后。钱翼急的拼命使两脚向马腰乱搯，不料那马脑袋一甩，前蹄一踟蹰，后蹄左右一分，吧哒嚓一声响，就不走了。同时，屁股向下一挫，几乎把钱翼掀下马来。钱翼心慌意乱，不敢回头瞧看，只尽平生气力高高的扬起藤鞭，急急的向后面抽刷。一连抽刷了五六下，不知怎样那马如同爬陡坳一般，低头伸颈，直朝前挣，却又前蹄乱踏乱蹶，寸步难移。钱翼大惊，料知不好，麻着胆扭颈撒头，朝后一望：原来是那孩子一手挽住马尾，向下拖着，瞪着眼，闷声屹立，好似一只矮黄铜桶儿矗在地上。

钱翼只得翻身下马，想要逃走。那孩子顺手掣住马尾，向道旁地里一掬，那马便倒退丈来远倒在地里乱滚，四蹄朝

天乱蹬。钱翼也没暇去瞧那马，拔步便跑。那孩子两条短腿一动，不知怎样，就赶上钱翼了。钱翼情知打也打不过他，跑也跑不过他，只得闪身一让，避开那孩子追来的猛劲，站在道旁，作揖哀告道：“我和小爷没仇没怨，小爷何必一定要和我过不去？”那孩子见钱翼软求，倒不好打他，便喝道：“谁教你鸟作声笑话俺，俺们拼一拼！你强，任你笑去；俺强，以后不许你鸟笑。”

钱翼这才知道那孩子是个浑人，错会了意思了，忙陪笑道：“小爷，您闹错了！我怎敢笑您？先时是见您气力能制服那么大一头水牛，佩服极了，才叫了一声妙，是说您英雄无敌啊！”那孩子听了，侧着个扁脑袋，使手抹了抹嘴唇上的鼻涕，翻白眼望着天，呆了一会儿，才嗓子放低了些，说道：“那么，你跑些什么鸟？”钱翼冷不防他问这个，顿时一愣，呆住了，那孩子重又忿怒起来，向钱翼跟前一冲，喝道：“大小子，说话呀！再要捱，可不要吆喝痛！”钱翼大急，给那孩子这般一逼，愈加没了主意。要说“逃跑是怕你发傻”，固然是不行；就说是“瞧着你形象儿可怕，所以逃跑”，也准不对劲。这一来，竟把个机灵了一辈子的钱翼给憋住了，再也插不出半句话来。

那孩子大怒，右胳膊一抬，那五个指头弯着如五只钢钩一般，突的抓住钱翼的左胳膊。钱翼顿时觉得左胳膊好似上了铁梭子一般，痛的气儿都没了，也不能叫唤。霎时间，这只胳膊竟像是折了，又像是没了。眼里金星乱冒，心里滚油煎炸，说不出的难受，比死还甚千倍。身子朝后一倒，就那么全身悬在那条左胳膊上，自己再也把握不住了，逼得腔子里怪叫了一声。

正在这万分危急的当儿，道旁土堆后面，忽闪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来。一见那孩子在磋磨钱翼，便怒喝道：“好，你又闯祸了！”不料那孩子经一喝竟如猛虎遇着伏虎尊者，立时威猛全消，嗥声答应，接着说声：“不敢！”便放了钱翼的胳膊，钱翼就此一跤，摔在当路。

那老太太连忙过来，挽起钱翼，喝令那孩子给钱翼揉擦。那孩子果真绵羊一般垂头丧气，走过来轻轻的给钱翼摩着揉着。好半晌，钱翼才回过气儿来，哼着向那老太太道谢。老太太一面安慰他，一面叫那孩子驮着钱翼，到屋里去。那孩子一点儿不别扭，赛过换了个人一般，伏伏帖帖，轻轻的驮着钱翼，随着那老太太打田塍上，穿过陇亩，又转过一座泥冈，来到冈下凹里一所茆屋中来。

老太太在前拿钥匙开了门上锁着的锁，推开门。那孩子驮着钱翼，随着老太太进了茆屋，跨过外间，来到里面一间，还老驮着钱翼不放下来，直待老太太叫他“好好的扶学究坐着”，那孩子才将钱翼轻轻的放在一张大竹圈围椅上，又转身望了望钱翼，见钱翼张眼坐着，便又回头望了望老太太，才退到门旁，使手擦鼻涕去了。

老太太也坐在竹床上，一面叫那孩子沏茶，一面动问钱翼的姓名。钱翼只答了名姓，没说是干什么的，转问老太太尊姓？老太太答道：“老身姓薛，原住在乐安。先夫早已故世，只剩下这孩子。他排行第六，人都叫他薛六。极小就爱闯祸，天生一身蛮力，又带着一副傻性子，老身看牛一般看守着他，有时还要闯下滔天大祸来。因此搬到这无四居邻的地方来。前天东庄上王大户瞧这小子坐吃不是事，一番好意要他到庄上去看牛。去了两天，就打伤了两个同伴。今天老

身正耽着心事，便出去瞧瞧，不料他又得罪了学究。似这般淘气，老身这条老命迟早总得送在他手里。”钱巽正待答话，薛六已沏了茶来，突然接声嚷着道：“妈，您不知道，他先笑俺。”薛妈妈一声断喝，不许他说，薛六才咕嘟着嘴，送上两碗茶，咕嘟着嘴，依旧退立在门旁呆站着。

薛妈妈见天色已晚，便向钱巽道：“这儿过去二十里地没客店，东头王大户庄上，因借宿被人抢劫过，发誓不留宿客。学究不嫌弃，不如就在俺这茆屋里窝一夜吧。”钱巽道：“谢妈妈盛意，我还有行李牲口在那地里啦。”薛妈妈便叫薛六：“快去把学究的牲口行李取了来，不许在外面惹事！”薛六应声出门去了。

薛妈妈便取了火镰石，打火引草，向小瓦灶里烧起火来，整治夜饭，一面嘴里和钱巽谈些家常。钱巽才知薛六的父亲虽是个农夫，却是个爱打不平的好汉。就是薛六也天生爱管闲事，生性虽有点儿浑，却是很能分辨曲直。在乐安时，因为街坊上使小秤的多，薛六瞧着不顺眼，揍伤三个盐号里伙计，母子二人便逃到荒郊僻地来住着。就靠着刨荒土种薯度日。有时东庄西村的念佛奶奶、吃斋姥姥瞧着他娘儿俩可怜，送他三斤五斤面，就那么过日子。

说着话，忽听得轰隆一声，连那茆屋也震动了。接着，便听薛六的声音，直着嗓子叫了一声：“妈！”钱巽心中又是一惊，连忙欠身斜倚在炕上，伸着脖子打茆篾编成的草壁缝儿里定睛朝外面一瞧，果然是薛六负了一匹死马，胁下夹着一大包行李。进门时，将死马向地下一摔，因此轰隆了一声。那马尸一半倒在门闾里面，一半倒在门闾外面。四蹄直挺朝天，鞍辔散了一地。接着又见薛六向胁下掏行李包儿，

一手举起来，向房门角里抛去。噼、咕唧唧接连两响，行李包儿砸在壁上，太使大了劲，布包儿砸破了，银镲儿滚满一地。钱翼不禁脱口叫声哎哟，便硬撑起身来，要去拾掇地下的银子。

才立起来，忽见外面走进一个黑孩子，身材和薛六差不多，却是比薛六肥胖许多。浑身武士打扮，大踏步直到堂前坐下。薛六也不过去招呼，只高声嚷叫：“妈呀，真来了客了。”薛妈一面答应，一面扯布裙揩了揩手，便走出外间来，却不认识那黑孩子是谁？正待要问那黑孩子的姓名，薛六早蹦蹦跳跳蹦到他母亲跟前，嘻着大嘴，大声大气说道：“妈，他是俺的好朋友，俺要和他拜兄弟。咱俩真对劲儿，也真够交情。”薛妈妈给他这一大套闹的更加不得明白。

那孩子早抢前拜见薛妈妈，自通姓名道：“小子姓范名广，自幼随师傅自然头陀学艺。这趟师傅到京来，有点儿小事，还没干完，叫俺到北方走一趟。方才打这东头大道上走着，忽见田地里倒着一件死牲口，还带着个包裹，便想着：此地一定有了翦径的了，只不知谁吃了亏去。正想着，恰巧薛大哥来了。跑到田地里抗起死牲口，夹了行李包儿就跑。俺不合疑心薛大哥是打边仗的，跳下马来，绕到薛大哥前面一拦，假说东西是俺的，你拿到哪里去？薛大哥大叫：反了！反了！也不和俺搭话，提着两条马腿，甩起死马，向俺当顶砸盖下来。俺急了，一抬腿，将死马踢回去。薛大哥这才问俺姓名，一定要拉俺来家里叙叙，俺只得随着薛大哥来了。”

薛妈妈听了，才知薛六在这一霎眼间，又惹了一桩事了，便安慰范广一番。哪知范广和薛六性情相投，不但是没

一点嫌隙，反而彼此争着认错。薛妈妈见二人性情说话竟是一般无二，好似同胞孪生的弟兄一般，心中不觉异样欢欣，便叫薛六：“陪着你范大哥说话儿。”自己仍旧到里间来整治饭菜。薛六一面和范广攀谈，一面帮着拾掇碗筷。

钱翼在里面听了半晌，暗想：这俩小子倒是一对，要能全收了来倒有中些用。一霎时，薛妈妈弄好了饭，便叫薛六陪着范广，到里间来吃饭。钱翼和范广见过了，范广瞧着钱翼不像个爽快人儿，满不痛快。

薛妈妈正和薛六陪着钱翼、范广吃饭，忽听得一声嘈杂，一会儿，便有人踢门，一面大叫：“薛婆子，你的儿子逃到哪里去了？快开门！”薛六跳下坐位，奔过去，拔开篾门，只见王大户家中小管事罗二，恶狠狠的当门立着，正待问他为什么打门，罗二早圆瞪怪眼大喝道：“好，六小子，真有你的！你还在家里乐着啦，快跟我去偿命去！”薛妈妈不知儿子又闯下什么滔天大祸，吓得手脚冰冷，连忙来到门口，柔声说道：“罗二爷，劳您驾啦，屋子里坐一会吧。小子不好，得请二爷甬客气给教训才好，干吗生这么大气呢？”罗二凶气腾腾的大喝道：“谁和你客气！牛都给弄死了，难道说不去偿命吗？”薛妈妈大惊道：“怎么，牛给弄死了？你老怎么说？”罗二冷笑道：“你瞧，你颠倒来问我，你只问你儿子，为什么牛角给弄折了，牛也弄坏了，树也弄折了？”薛妈妈急的脑袋豆儿大的汗往外直冒，正待问薛六时，薛六早蹦起来嚷道：“这怎好怪俺！那瘟牛惯会跑会斗，俺没法，才将它缚住点儿，哪知它会坏了呢？”罗二狞笑道：“好，说的好风凉话儿。人家把饱饭给你吃，要你干吗的？你缚牛怎会把牛缚的快断气儿呢？我不管，你只跟我

去见庄主去。”薛妈妈这时虽没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却情知是薛六弄坏了主人家的牛了，便连忙央求罗二。罗二却听也不听，只一迭连声叫：“走、走、走！不要装傻呀！”薛六大怒，将破袖子一揎，两只小黑瘦拳头一紧，青筋乱冒，就待举起来。薛妈妈见了，大喝一声：“还不快快哀求罗爷！”薛六真果不敢动，却仍不肯求告罗二。薛妈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向罗二求告道：“孩子不好，二爷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要是事情不大，就求罗爷不要告诉庄主，俺母子总得粉身碎骨报您的大恩。”罗二双睛一闪，顿喉大嚷道：“不要尽着麻烦，值价点，走吧！你儿子闯了祸，你也应当去瞧瞧。走！庄主开恩不开恩我不管，你只给我快走！”

薛妈妈方要下礼求告，忽听得有人大吼一声，眼前一闪，那罗二早翻了个蛙翻白出阔。接着又听得一声：“揍死你这恶强盗！”薛妈妈当是薛六行凶，连忙喝叫：“六儿不得无礼！”言未毕，只听得罗二“爷呀”、“祖宗呀”乱嚷，乱求饶。薛妈妈忙奔出门去，才见有个人骑在罗二身上，提起拳头擂鼓一般。一面打得罗二，一面恨声喝做“揍死你值个鸟”。再定睛细瞅时，却是范广，不是薛六，顿时没做理会处，却一扭头扑去，抓住薛六号啕大哭道：“俺不要这老命了！你瞧你这祸闯的多大！谁不知道得罪王大户，不死脱层皮？你还当是在乐安吗？俺终久要被你这畜生累杀的，倒不如早死早干净！”一面哭着，一面抓住薛六直揉。薛六恨怒交并，也哇的一声哭了。接着又噗嗤一声，跪在地下，抱着他母亲直哭叫着：“妈呀！妈呀！”

钱巽这时也到了门口，见范广将罗二打的差不多了，心

中暗想：让他揍死这豪奴，才好收服这两匹劣马。便不去劝解，只过来将薛妈妈拉起，又扶着她到屋子里。一面劝薛六甬哭，这不是哭得了事的。且停一停，咱们商量商量。说着，便将自己是汉王府长史的话告诉了薛妈妈，又将腰牌给她瞧了。并说：“你甬急，这事包在我身上。死这么三五个也算不了什么。万事有我，你娘儿俩只管放心。”薛妈妈满心感激，薛六却高声说道：“俺们揍死人偿命，再揍死一百个也不过是偿命，怕他什么？”

正说着，只听得范广一人的声音喝道：“叫唤呀，小子，怎不作声呢？”接着又是一阵拳头声，薛妈妈、钱翼都赶过来瞅望，薛六也随后过来瞧时，只见罗二直挺挺躺在地下，颈上身旁淌着一大堆红血，眼见是不会动了。钱翼想着：够了，是时候了。便上前拉着范广道：“得啦，够了，您且歇一会儿。”范广睁眼嚷道：“不成，这小子还活。”薛六脱口答一声“再揍呀”，被薛妈妈一声断喝，才不敢声响了。

钱翼乘此劝住范广，挽住他和薛六两人的手，并劝薛妈妈一同进门，到草房坐下，便问薛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薛六才将先时和水牛斗力玩儿，遇着钱翼一喝彩，错认做是笑他，要赶去寻事，恐怕牛跑了吃罪，便将牛角插入枣树里，使那牛跑不掉。后来就去赶钱翼去了，一直被母亲喝骂回来了，竟忘了这回事了。不知怎样那牛将角也弄折了，树也弄倒了，还说连牛也伤了。薛妈妈这才明白这事的始末，便向钱翼求告，怎样给作个主。钱翼拍胸当担着道：“您甬着急，任他是谁，我管保他大屁也不敢放一个。”薛妈妈感谢道：“天可怜，但愿得没事，就托了大爷的福荫

了。”又将薛六着实埋怨一番，范广在旁，叫道：“妈妈，您甭怕，俺去寻那王大户算帐去。”

薛妈妈重新将蔬菜下锅烧熟了，再请范广、钱翼吃饭。范广听得钱翼是汉王府长史，虽不知长史是干什么的，却是心中老大的不高兴。钱翼一面吃饭，一面将言语逗他二人。薛六不知就里，只两眼瞅着娘。范广却斩钉截铁说：“俺不能帮着高煦去害百姓。”钱翼渐渐说到方才的事，便道：“我写封书子给地方官去，任他什么大户只好当只狗，揍死一两个人算什么。我在京里，高兴时，随便也弄死三五个。”薛妈妈听了，真当他天神般看待。

一时饭罢散坐，薛妈妈便求告钱翼，修封书子给知县相公。范广却和薛六唧唧啾啾，不知在商量些什么。钱翼便在行李中掏出笔墨纸封来，写了一张字帖儿，交给薛妈妈。正待说明白如何送去，忽听得一声呐喊，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又似翻江决堤，波涛滚至。薛妈妈吓得大叫一声：“天呀！”范广早夺门而出，薛六随后赶来。

要知是什么声音，阅下章便知。

第五章 深谋密计巧言饵士 开诚布公议语醉痴

话说薛家母子正和钱巽、范广说着话儿，钱巽刚修好书子，忽听得门外喊声如雷。范广、薛六拔门便出，只见火把耀空，灯笼纷舞，遍地是人，一个个都手持刀枪铁尺。范、薛二人便想迎上去打他个落花流水，哪知那一大伙人却不扑奔这屋子，只朝北飞奔而去。落尾一大堆人，不知簇拥着什么，^①的闪过，没瞅得明白。

范广拔腿便追，没几十步便赶上了。急闪眼瞧去，原来是一大群人绑着一条大汉，前后簇拥着，向南头树林子走去。范广方要抓住一个人打听打听，薛六已随后赶到，向范广道：“范大哥，这伙人都是王大户庄上的。”范广便道：“咱们去揍他去。”薛六回头向后面望了一望，才说道：“俺妈要骂的。”范广道：“如今只好一不做，二不休，不干也不行了。走，干去！”薛六心中一高兴，什么都忘了，答道：“走呀，让俺打头，俺认识他们。”

二人就此一齐大叫一声，两只发疯的狮子一般，大脑袋直摇，四只脚雨点般，一直向那大丛人中奔去。到了那大伙人跟前，两人一齐顿喉大叫：“呔，俺来了！”那些人正在耀武扬威的走着，万不料有两个这般猛人扑打将来。急切里，没提防，没法招架，顿时你挤我，我推你，扰做一团。

范广当先闯入人丛，顺手一拂，接着向后一捋，一条长

枪，已经到手。薛六见了，便朝一个扛着大刀的大汉扑去，两臂一张，近前时，两手一勾，便将大汉抱住了。底下抬腿一脚向大汉下身踢去。只见大汉白眼一翻，薛六一松手，大汉便倒地无声了。薛六便俯身拾起大刀来，举眼一瞅，范广早已杀入人丛，那些人如围场中的狼兔一般四面乱窜。薛六心想：“完了，已全被范大哥宰光了。”连忙将手中刀一横，着地一卷，旋风一般，见人便砍。

范广虽是先杀入人丛，无奈那些人虽不曾对敌，却是会跑。枪尖起处，只见四面都是人奔跑，要想扎着一个可不容易。好得范广腿快，突赶上去，挺枪刺翻了好几个。薛六来时，只斩得一个绊着树根跌倒的胖子。

二人赶了一阵，没赶着一个人，便都回身来。范广抬起那些人扔在地下还没熄灭的火把，迎风甩了几甩，火光重又熊然照澈。二人借着光才瞧见地下有个人捆着，料得就是那些人扔下的。薛六便上前使刀将那人身上的绳索挑断，范广扶他坐起。那人谢道：“承您俩救我，感激不浅。甭挽，我虽受了些伤，还不打紧。”说着，只见他使了个鲤鱼打挺，蹦了起来。薛六便说：“俺家离这不远，您到俺家去歇一会儿可好。”那人也不推辞，掸了掸身上灰尘，便和范广、薛六移步向茆屋来。

这时，薛妈妈满眼望着钱翼能够保得平安，心中宽了许多，胆也就大了许多。这一阵喧闹，薛六随着范广夺门而去，急要赶上去拉住他俩，钱翼却存着一个他们的祸越闯得大，越跳不出我手掌心的念头，反将薛妈妈劝住了。正在心中着急，忽听得薛六老远的叫着：“妈！”接着，便见他和范广引着个汉子进来。

那汉子见了薛妈妈，见薛六一劲儿叫着“妈”，知道是薛六的母亲，便上前施礼，回头又和钱翼见过了，彼此问姓通名。那汉子先说：“姓黄名礼，山东德州人氏。”薛六、范广说过姓名，薛妈妈便将钱翼的姓名和他现在汉王府做长史的话告诉了黄礼。黄礼听了，心中一动，且不说什么，只和钱翼敷衍了几句。

钱翼动问黄礼的来踪去迹，黄礼只说：“经商回家，打此地路过，向离此地十多里的一个市集上挡子店里投宿，因掌柜的不讲理，和他打了起来。不料他们人多，使绊马索绊倒俺，给捉到此地来，恰遇两位救了俺。”钱翼微笑道：“这算不了一回事，明天我叫地方官封了那家挡子店给黄兄出气。”

黄礼一时捉摸不定范广、薛六是怎样个人，便且不吐真言，也不肯说出自己是武当门下弟子。信口答话谈了一会，听他三人说话，似乎不是一路。再听得谈到王大户的事，才知钱翼、范广都是路过此地，今日才和薛六相遇的。瞧过去，范广、薛六都是硬汉子，要和王大户硬拼。钱翼只不过是倚仗着汉王府的势压人。再一听，钱翼口口声声称颂汉王的圣德神功，句句是打动他三人，有收服三人给汉王出力的意思。范广却铁铮铮的时常顶回他，说许多朱高煦的恶事。薛六只傻听着不作声。薛妈妈却只想免祸息事，一心巴结着钱翼。就那么说了半夜，也没说到一处。

黄礼渐渐的明白了，暗想：这事不好，瞧薛家这孩子实心眼儿，又十分听他妈的话。他妈已经着了姓钱的迷了，这孩子难免不被他骗了去。刚才他俩救俺时，瞧他真猛勇，气力也真不错，要是给朱高煦添上这么一个人可又得多费许多

事。就是这姓范的孩子，心直口快，断不是姓钱的对手，处长久了，说不定不被他掀动。俺如今眼瞧着这两个诚朴刚强的好孩子，何况他俩还救了俺的危难，怎能袖手旁观，瞪着眼，白瞧着他俩掉下浑水潭去？

想了好一会，忽然得了个计较。乘众人不留意时，悄地里伸一只指头向贴身边腰袋里，摸着方才摺进去不久的一个小纸包儿，指头一着劲，挖了个小窟窿，就那么使指甲挑了一点儿药面儿，再拔出来，紧紧地窝在手心中。这才借着给钱翼斟茶，起身拿过钱翼跟前的茶杯，倾了冷茶，反身提起地下瓦茶壶，给斟上一杯茶。又装作剔出茶杯中小虫儿，使那只暗藏着药面儿的指甲向茶中一剔，那药面儿全透到茶里去了。黄礼便将这杯茶双手捧着献到钱翼跟前，恭恭敬敬，说了一声：“钱爷喝茶。”钱翼正在讲得十分高兴，唾沫四溅之际，一心只在想自己的心事，绝没留心黄礼在暗中做手脚，见黄礼送过一杯茶来，正说话说的口中渴极，还当黄礼到底年纪大些，心乖识趣，便接过来，一口喝了个干净。黄礼危坐一旁，神色自若。

钱翼正满嘴胡诌，说得天花乱坠，满指望喝下这碗去，解渴提神，好着力再来一阵，便可掀动薛六、范广。却不料喝下这碗茶时，顿时上气不接下气，心中无缘无故会荡起来，想要说话，气力不接，疲乏异常。暗想：这是我这两天赶路太辛苦了，闹成个精神不继。如今正是紧要关头，怎能放松一点？上了钩的鱼儿决不能再让他逃了去。且撑起精神，再来一会儿，便大功告成了。想着，便又张嘴想要接着说下去。哪知一张嘴，话没说出，却来了一个呵欠。接着脑袋一昏，心头一乱，再也撑持不住，就那么顺着桌子一溜，

躺在地下了。

薛妈妈忙叫：“钱爷怎么了？可是有些不舒服？”薛六也着了慌，当他是黄昏时被自己捏伤，这时伤势发作，不觉满心大慌，恐怕埋怨，急得口角流涎，两眼呆直。范广久在江湖，在一旁瞧钱翼那模样儿，似是中了蒙汗药，却是想着：这人是朱高煦的走狗，不值得救他。再又想着：是谁下手的呢？不知不觉，两只眼睛直射着薛六。黄礼见众人都面现着惊疑颜色，觉得这事十分诧异，便也且装糊涂，说道：“这大概是中了瘟疫了，要不然，就是太辛苦啦。且让他到炕上去躺一会儿，待会儿，打近处觅个大夫给他瞧瞧。要是真个中了瘟，再送他到镇集上调治去。”薛妈妈想了想，也只好如此。这时乡僻处所，甬说没处去请大夫，就是要觅点儿救急的丸散也没处觅去。便叫薛六扶着钱翼躺到炕上去。薛六俯身搀扶他时，好似搀着个面人儿一般，歪东倒西，老是扶不起来。薛六便两手向着钱翼肩腰两处下面一抄，便将他平托了起来，托到草炕上撂下。薛妈妈给他拉过一床破被盖上。瞧他时，竟沉沉酣睡，如死了一般。

薛妈妈和薛六母子二人，见钱翼一个有说有笑活泼泼的汉子，霎时间成了这般形象，都忧形于色。黄礼故意向范广道：“瞧钱爷这样儿，一时还不会醒转来，咱们且到外面商量个处置方法去。”范广便邀薛家母子一同到外间来从长计较。薛妈妈初时不肯离开钱翼，后来经黄礼说是“大伙儿想法子要紧，光是守着瞧着有什么用”，薛妈妈才和薛六一齐跟着黄礼、范广到外间来。

黄礼待薛妈妈等坐定，突然问道：“你们还是要丢脑袋？还是想活命？”薛妈妈骤然间听了这一句话，摸不着头

脑，两只眼睛翻了几翻，呆瞅黄礼不言语。薛六更是莫名其妙，无从答话。范广却坦然答道：“只要值得丢脑袋又有什么紧要？要是不要良心，不顾廉耻，白活着也和死了差不多。”黄礼道：“俺说这话不是这意思。只因当今永乐爷的二皇子赛霸王汉王高煦，蓄意造反，弑父刺兄，谋夺大位，这原是他朱家的家风，上一辈子就是这般办的。不过朱高煦这小子太坏了，靖难起兵时，他随父亲南下，杀戮最多，这大道上的百姓因为他几趟南来北往亡身破家的也不知多少。如今他又勾通番部，私养白莲教。要让他起兵时，又不知要糟蹋几多百姓。俺们江湖好汉讲究的是行侠仗义，怎许他一人要夺天下，来害这无数的生民？况且他这弑父刺兄、禽兽枭獍的行为，也不是俺们瞧得过，放得下不管的。白莲妖教，更不能听他猖獗。番部鞑子，尤其不能任他再进中原。俺们武当弟子和江湖侠士正为着这事，南北奔驰，舍死忘生，和这班贼子暗斗。这钱翼就是高煦手下的谋士，他如今往北，不是到塞外去和鞑虏商量，引他来扰中原；就一定是到河间霞明观白莲教大寨子里去商议造反，断乎干不出好事来。俺方才见他甜言蜜语，想骗您俩投奔高煦，俺恐您俩一时被他所蒙，上他们的当，才略施小计，将他弄翻了，再将他们的诡计戳穿。俺如今便是奉了敝师傅武当祖师张三丰之命，跟随丈身师叔到京里去邀请众同道的。您俩要不相信，咱们不妨抄一抄钱翼的行囊，一定可以得着他是去勾结番部或通同妖教的真凭实据。”

范广不待他言毕，便犀言道：“且慢！高煦的罪恶，俺都知道。并且俺才在京里干他没干着。却是知道你们武当同宗的五台一派正和高煦结纳着。因此俺才奉师傅之命，到北

方去寻友鹿道人讲理，您说武当师徒们如何如何，……”

黄礼大惊，忙抢着说道：“您这话怎讲？咱们五台一派有谁帮着高煦？除开师兄弟们先时有一两个在汉王府卧底的，敢说断没这样离宗叛道的人！”接着便将卧牛立寨，和有人南下破汉王府的事说给范广听。

范广冷笑道：“您没到京里，怎知详细？俺是亲眼得见的，待俺说个真凭实据给您听。俺师傅是黄山自然头陀，自听得姚少师死了，知道朝中更没人能制得住高煦，对付白莲教，便带领着俺和师弟聊昂一同进京，想假意投托汉王府，好入穴除奸。不料一到京城，就听得有人说：姚少师是五台侠客刺杀的，这不是五台师徒们帮高煦是什么？”

黄礼一扬手，方要抢答几句，范广一摆头，接说道：“您甭拦俺，往下还有实实在在的事情啦。后来，俺师徒在莫愁湖边借着卖武，遇着高煦。高煦便邀俺们到他王邸里去。俺师傅只和他敷衍着，在王邸里住了几天，夜里出去，探皇宫路径，将高煦的奸谋想要奏明万岁。不料那夜进宫去，俺打头到内苑。刚拂住俩老公公，问他路径时，便有人藏在俺身后，要暗下毒手害俺。亏俺机灵识破了，和他打起来。霎时间屋上东西南北四面跳下来十多口子，全朝着俺动粗，俺师弟赶来帮助俺，也没得胜。俺师傅才出面打退了好几个。瞧着正要宰他几个时，忽地闯出个红面老尼，俺师徒敌不住他们人多，俺师傅认识那老尼就是五台一派的什么醉比丘大通，想着五台的人怎么帮着高煦去？心中一气，便招呼俺和俺师弟俩走了。俺师傅不甘心白费这一趟劲，便领着俺俩到万岁爷的屋子里去。哪知朱高煦那厮这时正和他闹别扭，拔剑要杀他老子，俺师傅一着急，打了他一针。那厮才

站不住脚，倒地被绑。俺们便出了宫。俺师傅料着保不住也没再回汉王邸去。后来听说高煦那厮贬到乐安来了，俺师傅说：这一来，他有了地方，更好屯粮练兵，谋反叛逆了。便和师弟到乐安去，却教俺奔潼关去寻友鹿道人，问他掌管些什么？怎么让大通带着人进京帮高煦和俺们为难？俺问路问上了当，走到这里，才遇着俺这位薛六哥。”

黄礼道：“这话不对！您一定闹错了。要不，就是大家没通名姓，没约会，错会了意思，才打起来的。就照您说的，您想，如果大通师叔是帮着高煦那厮，您师徒在汉王邸时可曾会着五台的人？可曾听得说过有五台的人和汉王来往？再说，您师徒三个虽说是假意投托在汉王邸，却是五台一派的全不知道呀。这就难保五台一派的人只当你们是真心实意帮着高煦，径和你们为难了。您想，俺这话可有道理？”

范广听了一愣，再低头一想：是呀！他们怎知咱们爷儿三个是假投高煦呢？再说，动身时，也没彼此问过为什么来的，就大家混打来了，谁能准知道自己不是弄错呢。只是俺师傅怎么想不到这一层咧？且不要被他花言巧语哄了去，俺师傅一定有一番道理在里面的，俺只照着师傅说的干去，准错不了！想虽是如此想，却是人家的话委实有道理，不能驳回，便只好堵着嘴不言语。

薛六在旁听了半晌，插不下嘴去。这时见他俩都不说话了，想着他俩说的那什么高煦要杀老子，勃然大怒，再也憋不住了，攥着干筋拳头，猛然举起，向那白木桌上一擂，咬牙恨道：“什么混帐小子，这么不像人，那还了得！俺瞧您俩甭尽着抬杠啦，咱们马上去揍死那兔蛋，不就结了吗！

走，咱们去！”薛妈妈这半天也没闹得清他们说些什么，更没听明白他儿子说些什么，只听得一句：马上去揍死那兔蛋”，只当薛六又要闯祸了，伸手一把搯住他喝道：“你还不改你那牛性，你又要揍死谁？俺先得揍死你！”薛六叫道：“妈，您不知道，那兔蛋要杀他老子啦。”

黄礼知道他母子“大闺女裹脚，缠到三四层里去了”，连忙劝薛妈妈放手。又将朱高煦谋逆的事，仔细告诉了她。连薛六也才听明白，朱高煦是要夺江山。薛妈妈却仍然只懂得一小半儿，总算是娘儿俩不再急闹了。

黄礼又向范广道：“您师傅是江湖上有名的前辈莽英雄，遇着事儿说一不二，解说不开。只有丈身师叔说的话，他还能相信。这事儿您师傅闹别扭了，这一时不要想他明白过来。好在如今丈身师叔也南来进京去了。俺是和丈身师叔同一日离卧牛山的，因为有点小事儿不愿走德州，丈身师叔又叫俺顺便到乐安瞧瞧，便独自向这条道上来了。丈身师叔和俺约定在韩家庄相会。咱们如今便赶到韩家庄去见了丈身师叔，再一同到乐安，您师傅一定能明白过来了，您瞧这么办可好？”

范广听得黄礼说丈身和尚到韩家庄，惊喜道：“您说的可是荆州金蟾寺的笑菩提丈身和尚？”黄礼点头道：“正是。”范广喜的直跳起来道：“俺真想不到今日会得着俺师傅的讯息！”黄礼诧异道：“您师傅不是在乐安吗？又有什么信息关着丈身师叔呢？”范广喜笑颜开道：“您哪里知道，笑菩提长老才真是俺的恩师啊！”

要知范广毕竟如何，接读下章便知。

第六章 再离家黑夜走长途 初遇难绿林悲远别

话说黄礼听得范广说“笑菩提长老才真是俺的恩师啊”，却诧异道：“您是丈身师叔的弟子么？怎么从来没听得师叔提起呢？”范广道：“这话说起来很长，俺不说明白您也不会相信。俺自幼没了父母，独自一个，不知怎样会到一家织布机行里的厨房中去做小厮。有一天，厨子叫俺去他家里捉两只鸡来。俺在路上稍许捉重了点儿，那两只鸡断了气儿了。俺想这两只鸡，反正要杀的，捏死了也没紧要，就那么拿去交给厨子。那厨子真狠透了，一见两只鸡是死的，就照定俺背上砍了一菜刀背，逼着俺要将两只鸡弄的活转来，说是要不能弄活两只鸡，就得将俺弄得和那两只鸡一样。俺急了，便和他对打，他没气力，打不过俺，却教那些下手挑水的将俺捆绑起来，吊在后苑树上，使皮鞭猛抽。俺受不住了，叫唤起来。

“那后苑围墙矮，笑菩提师傅人长，这时他老人家恰巧打墙外走过，听得了，回头一瞅，便叫住那厨子问：‘是怎么回事？’那厨子将俺捏死两只鸡的事说了。师傅劝他甭尽着打了，他说：反正二两银子买来的，揍死了也不过扔了二两银子，算得什么？不干你和和尚鸟事，你甭问。师傅一听，便和他商量，说是给四两银子，买这孩子去做徒弟。厨子初时不肯，后来见师傅果真掏出一锭银子来，便说：你将

这一锭银全给我，便将这孩子卖给你。师傅就答应了。就那么将俺解下，到厨房中写了一张字儿，师傅就领俺回南。打京城对江江东驿路过时，瞅见朱高煦盗了他母舅徐家的马，姓徐的赶来，给揍了一顿。那揍翻朱高煦的就是飞霞道人王师叔，师傅和他一招呼，就带了俺，和王师叔一同到徐家住了多时。俺从此就知道朱高煦那厮不是个好东西，想着得便就得除掉他。师傅许俺长大时，一定帮俺了这志向，这事俺真刻刻在念。后来随师傅回荆州，住了些时，师傅见俺孩子家就能揍翻一个厨子，说俺臂力好，便教俺练拳脚。才练会三十六路拳和一柄剑，师傅就教给俺三尖刀。学会了长家伙，师傅带俺出来闯江湖。先到徽州游玩，师傅便顺路到大觉寺，拜会俺现在的师傅自然头陀。俺随师傅去的，便也在大觉寺住下。

“住了没两天，俩师傅说话时，丈身师傅谈起收徒弟的事，便说：大徒弟茅能不争气，不听话，诚心撵了他，想再寻个好了。如今收了这孩子（就是说俺），瞧那气性儿很像茅能，将来又是个别扭种，想着要趁早给他寻个安身之处，送了他去过一辈子。要是再教他武艺，恐怕将来闯的祸比茅能还要大。那时自然师傅还没弟子，听了这话，便向丈身师傅讨俺做弟子。丈身师傅一口答应了。俺当时急的不得了，暗地里求丈身师傅：带了俺走，不要留俺在黄山。俺瞧着自然长老那样凶像就害怕，师傅救人救急，俺决不敢学大师兄。哪知丈身师傅终不答应。却是和自然师傅说明白，不要揍俺。自然师一口应允，丈身师傅就叫俺拜自然师傅为师。俺没法，只好依言拜了。心中却想也待丈身师离黄山时，俺便悄地里溜着跟去。不料丈身师傅早料到了，也没和俺说半

句话，就那夜里暗中走了。次日天亮，俺起身时，到处寻了一遍，也没见着丈身师傅影儿。小孩儿，哭了一场也就没事了，不过心中老是记挂着想要见见丈身师傅。

“后来，俺就在黄山大觉寺住下。却不道自然师傅脾气儿和俺差不多，爷儿俩真对劲，越过越亲密，比在金蝉寺的日子还要过的顺遂。自然师傅格外疼爱俺。吃的穿的甭说，就是玩儿乐，听个戏儿，逛个庙，也老是爷儿俩一道儿去，一道儿回。师傅的一身本领也全教给俺，一点儿没剩下。直到近来师傅离山游玩，也有时叫俺跑过腿送一两封书子，爷儿俩才有时分手。俺每想着丈身师傅救俺性命，齐小儿将俺领到十来岁，那种恩情三辈子也忘不了，甭说这一身世，怎丢得下？每回离山，老是打听他老人家的下落，一劲儿没得着个准讯。如今听您说，他老人家竟到了韩家庄，有地处可找，准可以见一面，满足俺这五六年的心愿，您瞧这不是俺的大喜事，大乐子吗？怎不叫俺喜的直蹦起来呢？好大哥，您能教给俺，韩家庄在哪儿？怎走的么？兄弟俺给您磕一个头可好？”

黄礼听了，点头答道：“怨不的您这般惊喜，原来有这一段因缘。可惜俺不曾听得丈身师叔提起过，要不然，咱们见面就大家明白了，不至于费却许多唇舌。如今您到底怎样呢？须知道丈身师叔就是南来北去领着俺们和朱高煦、徐鸿儒作对的。您能信得过您的恩师，就能知道俺不是哄您的。”范广连忙答道：“俺信得过，一定信得过。”

黄礼正要邀范广同到韩家庄去，还没开口，薛六嚷道：“您俩全有人可投奔，俺如今知道朱高煦不是好东西，不能投奔他，却又别不住那鸟大户的气，教俺怎么好？”薛妈妈

也孱言道：“再要逃也没法子逃了。不挺着死，就得要饭。”

黄礼忙答道：“您娘儿俩不要着急。这地方自然不是安身立命之所，就是王大户不寻来，薛家兄弟也不值得憋在这里埋没了。依俺说，咱们如今把那钱翼给宰了，除却朱高煦一个爪牙，就连夜奔韩家庄，寻丈身师叔讨个计较。要找个安置您娘儿俩的地方还不难。且是薛家兄弟有这般天生神力，也正好乘此投拜一位名师，学些武艺。一来可以保身家，二来可以做些行侠施仁的事业，三来边境有事时，也好一刀一枪给国家出些气力，保全疆土。只此便决，用不着犹疑。”

薛六大喜，回头向薛妈妈道：“妈，咱们准定这么办吧！”薛妈妈连连点头道：“俺只要能有个蹲身的处所，你再有个人管束着，不再瞎闯大祸，俺就心满意足了，旁的俺也不望。”黄礼、范广听了，一齐道：“既是这般，咱们就干吧。”说着，两人一齐起身，反手向背上唿的拔出长剑来，便扑奔里间去杀钱翼。薛妈妈不曾听清他们要杀钱翼，这时，拦也来不及了，连吓带急，浑身乱抖。

黄、范二人方才拔出剑来，正待去砍钱翼，忽见正中檐前轰的一声，火光乱射，不觉齐吃一惊。连忙按剑定睛瞧时，忽见左檐角的茆草也燃起来了。霎眼间，又瞧见一支火箭直奔屋脊去了，这才明白是有人在外面放火箭烧屋。这茆屋上盖的是枯草，见火就燃，比什么引火之物全要快，一霎时，已满屋顶全着了火。

黄礼略定一定神，便向薛六道：“快走吧，再迟就没命了！”薛六应声，一脚踢开白木桌，扑过去，背向薛妈妈，身子一蹲，两手向后一挽，就将薛妈妈驮起来了。范广见前

面火球直滚，不能夺门而出，便奔左壁，嘣的一腿将壁柱踢折，再来一个连环鸳鸯腿，啞的踢倒一大方蔑夹泥壁，身子向后一挫，耍动长剑盘顶护身，乘势蹿了出外。薛六负着母亲，随后奔出。黄礼仗剑断后，紧跟着薛六，蹿出屋来。突的闯出一个大汉，正举着一条铁槊，斜向薛六右腰刺来。薛六手无寸铁，身负老娘，没法架闪。黄礼一眼瞥见，大喝一声：“恶贼狗胆！”同时，将手中剑向右一刷，接着一腿踢去，呛嗒一声，那条铁槊已飞落在一丈开外的泥地里。黄礼向右一偏身，迈过一步，长剑起处，那大汉斗大的脑袋，也和铁槊一般飞起远落土中，身子向后栽倒，溅了一地的鲜血。

这时，范广如摇头狮子一般，和一个瘦长汉子扭在一处。黄礼顿喉大叫：“不要恋战，快走呀！”声未了，忽见范广腾身跃起。火光之中，反映着范广手中的长剑，白光如练，如流星坠地一般，剑光自上直冲下来。接着便见那瘦长汉的脑袋反冲上去，没头腔子里鲜血向上冲洒，范广没待那尸身倒地，便转身向右，扑奔屋前人丛中，寻人厮杀。只见他天矫迅捷，如怒龙舞空一般，捱着他的便倒。黄礼因为要保着薛妈妈逃命要紧，赶过去，一把搯住范广道：“黑飞虎，不要追了，咱们赶到韩家庄去要紧。”范广猛然想起才停脚转身，向黄礼道：“走呀，打哪方走呢？”

黄礼带领着范广，转身飞步追上薛六，沿路拾起两个火把，一直向东落荒而走。急匆匆也不分大路小路，也不管泥路石路，只要有路就走。走了不到二三十步，火把灭了，三人便暗地里急奔。好在他三个都是有膂力的，脚步沉着，虽是地面高低不平，却还撑得住，没摔倒。黄礼便叫薛六驮着

老娘，紧跟着范广，只照他脚迹走。自己断后。

走了约莫三四百步远近，范广在前猛然见田稻丛中，闯出一个大黑东西，鼠一般急蹿过田塍。范广手快，左手一搯，顺手一揪，早将那黑物揪住了。薛六正拄着铁槊当拐杖走着，见范广搯着一个黑东西，顺手提起铁槊，突的扎去，只听得唉唷一声，原来那黑东西竟是个人。三人全停了脚。范广将那人捺住，向腰间百宝囊中掏一条绳索，将他手脚一拧一齐绑了，就像那渔夫用的鱼罾一般模样。黄礼向范、薛二人道：“咱们且歇一歇，瞧瞧这厮是哪里来的。”

范广将那人提起来，复向地下一掼，那人连哼了两声，鸭儿赴水般，肚皮贴地，手脚朝天。薛六蹲身待老娘双脚踏地。黄礼上前搀着。薛六才转身扶着薛妈妈向道旁田塍上坐下。黄礼这才迈到前面，喝问那人道：“你是干什么的？快说！”那人哼着答道：“小人是过路的。”黄礼又喝道：“胡说！这般僻小路，三更已过，有什么过路的？你实说便罢，要有半点含糊，得要你的脑袋瓜子使唤。”那人哀告道：“小人实在是赶路的。”薛六在旁一听这说话的声音很熟，便上前攀着那人的肩头，将他翻过身来。黄礼知薛六是要瞧他面貌，便向百宝囊中掏出火光纸来映在那人面前。薛六借着那一丝光儿，定睛一瞅，大喝道：“嘿，好小子！你敢在俺跟前捣鬼？你是过路的吗？”那人也瞅见了薛六，只吓得魂不附体，牙儿厮打起来。薛六向黄礼、范广说道：“这小子叫汪从龙，是王大户中当差的。黑夜躲在这地方，准不做好事，揍死他吧！”黄礼道：“您不要着急，俺还有话问他啦。”说着，便到汪从龙跟前，使左脚踏在他背心，喝道：“你在这里干什么？快说出来，饶你不死。要再不说，可不

要后悔！”说着，左脚尖儿略动了两动，汪从龙早痛的杀猪也似的叫将起来。黄礼等三人一齐大喝一声：“说呀！”

汪从龙只得说道：“俺是王大户庄子上吃闲饭的。这事和俺满不相干，不能怪俺。昨儿夜里王大户家巡庄的小黑子回来报说：大水牯倒在枣林塘里面，塘里枣树也折了，看牛的薛六也不见了。王大户便叫他去寻薛六。小黑子去了半晌没回来。后来又有人报说：黑小子死在薛家门前。王大户就叫人来会薛家娘儿俩。正在传人，忽又有人报说：黑云镇上鸿盛店给人砸了。大伙儿费多大的事，才拿着一个闹事的人，解到庄子上来。不料路上遇着薛六，还有一个和薛六差不多的人，给劫走了。还杀死了好几个人，受伤的也不少。王大户便忙着安置受伤，派人掩埋杀死的。闹完了，才大伙儿到薛家来。俺本不肯来的，后来总管说：薛家新来了两个很厉害的人，咱们能去的全得去。大伙儿带着硝磺火箭，只管放火烧，甬和他们蛮打。就派了俺伏在这地里传讯，要是得胜，就不必说；要打败了，俺们伏着的就给庄子上送讯去。”

黄礼心中一动，喝问道：“就只教你们传讯么？还干些什么事？快说！”一面将手中剑一拧，直指着汪从龙的胸膛。汪从龙吓得魂不附体，飒飒的抖起来，一句话也说出来了。薛六不耐烦，走上前，张开左手，啪啪打了汪从龙两个大耳刮子。汪从龙脸上顿时开了染坊，一会儿红、一会儿青、一会儿又紫了，一连变了好几样颜色。牙根一痛，满嘴里都是掉下的牙齿。那痛是不消说了，真比一刀杀了还要难受，直痛的眼泪如瀑布一般的冲下，喉间如筑坝一般塞住。

薛六见他老不开口，左手一抬又想打下。汪从龙骇得哇

的一声，接连叫道：“爷爷！爷爷！俺的亲爷爷！不要打您小孙子！让小孙子俺来说吧！总管原是派俺们五个一班四方沿路埋伏。一个先伏在前面望着，四个伏在后面，按好绊马索。要是遇着爷爷们，前面的一个待爷爷们一过去，就向后面的打手势，绊马索齐起就可拿人了。”薛六听了，怒道：“拿住你时还要说谎，不是黄爷察破，险些被你瞒过，还要上你的大当。你这东西到死还要使坏心眼儿，可见你平日做不出好事来。爷爷今日给你了罪孽吧，也免得尽只留你在世上害人。”说着，手起一槊，猛然向汪从龙前心刺去。黄礼连忙挥剑托的架住铁槊，向薛六道：“不要杀他，俺有用他处。”薛六只得罢了。

黄礼向汪从龙身边一搜，有些散碎银子，两柄小刀，一条绳索，一副取灯儿。便使那条绳索，将汪从龙绑了，只留着两腿，回头招呼薛六、范广依旧起行。范广当先开路，薛六负母在中，黄礼牵着汪从龙在后。一路上，黄礼一手攥住绳头，一手将剑扁着向汪从龙背上拍打着，一声声，问他王大户的事。汪从龙知道逃走不了，恐怕绊马索起，绊到了前面的人，后面的必先将他杀了。便沿路指出埋伏来，果然一路不曾着得道儿。

走了约莫二里多路，黄礼已将王大户家中情形问明白了。原来王大户名叫志高，本来并不是坏人，素来也很安分。几年前，徐季藩在山东传教，来到此地打听得王志高是本地大户，故意在他庄子上炫奇示怪，将一条痛得将要死去的牛救活过来。又将王志高家中一个得了三十年疯病的姑娘给治好了，王志高便信服徐季藩如活神仙一般，接到家中供养着，又拉扯许多人入教，便在王家开讲经会，设坛聚众，

哄动远近。

徐季藩说是“白天当兴，朱明当灭”，劝王志高结纳天下英豪，将来好做个佐命元勋。王志高果然相信了他，暗地里召养许多闲汉，终日在庄上擂鼓呐喊，不知闹些什么。闹得太厉害时，地方官也叫典史、主簿来查问。好在王志高有的是钱，拿银子一塞，只说“练团练，防倭寇”，地方官一来图省事，二来图银子，便模糊下去了。就是不时派人来，也只要银子，更不问他们干些什么。

如此成年累月，王志高越来越胆大，竟在黑云镇上，开张一家客店，牌名“鸿盛”，专一接待江湖好汉，绿林魁首。又在家中暗地打造许多兵器，囤积许多粮食。又请徐季藩教他本领，画符念咒，哄骗愚民。借名经会收钱粮，借端向人民讹索。只要能弄得钱的事，没个不干的。近来徐季藩来信说，快要动手了，叫他赶紧预备，王志高这才想起，自己不会枪棒，将来怎么到阵前去立功讨封咧？便出重金聘得一位教师，姓吉名喆，祖贯西蜀人氏，拳棒功夫十分了得。——也是徐季藩举荐的。迎在家中昼夜教习武艺。

吉喆原是个老粗，任什么不懂。听说徐季藩要做皇帝，想着皇帝原是人做的，怎见得徐季藩不能做呢，便相信准可做到。到了王志高家中，尽心教授，实心眼儿，绝不藏奸，因此讨得王家一家人欢喜。

有一天，吉喆瞧见薛六打樵，连树根倒拔起来拖着，打山上飞跑下来，瞅那劲儿不小，便和王志高说了，劝他收了这孩子，将来做个护卫。王志高满心相信吉喆，便将薛六收了去。后来见薛六这孩子有点傻气，便假说叫他看牛，原想磨他性子。王家的总管却恨薛六不曾孝敬得他，便将些最

劣性的大水牛指给他放牧。吉喆十分爱惜薛六，逐日传给他拳脚。后来又向王志高说了，才只教他牧放本庄上拖磨的一头牛。薛六反正不知道，只教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出事的那一天，黑云镇鸿盛店里忽然来了一个客人。掌柜的王志高的叔叔王清福向那客人一打量，见他头戴范阳笠，身穿青绢袷衣，下面青绵绸屯裆袴，足踏一双多耳麻鞋，胸前扎着斜十字丝绦，腰束阔丝硬武士带，背上斜插着一柄单刀。生得尖尖眉儿，小小眼儿，瓶子鼻，盒子嘴。身材不高不矮，体态不瘦不肥。手脚利落，精神抖擞。瞧过去，不是镖局里达官，就是赶武场的士子。

王清福估量他是来投奔王志高的，便照例亲自上前接待，通名问姓。那人顿了一顿，才说：“姓彭名燕，长安人氏。”王清福便叫伙计们开饭。伙计是懂得规矩的，连忙将份例酒菜端上来：一大碗肉汤；一大盘白切肉；一碟儿炒肉丝；一碟儿溜腰片；大笼肉馒头。一条盘托出来，向桌上撂下。王清福便请彭燕随意用些。彭燕一瞧，双眉一皱，说道：“咱没要这个呀！”王清福道：“这是俺们小店敝东家接待江湖好汉们的规矩，回头再整治酒宴奉请。”彭燕脑袋一摆道：“咱不吃这个。”王清福莫名其妙，只得问道：“那么，客官要什么，听凭尊意叫吧！”彭燕道：“你只给咱来一盘熟牛肉，一笼白馍馍就得啦。”王清福忙道：“俺这小地方，近来禁私宰，没处找牛肉去，委实对不起，求客官委屈点儿，吃点儿旁的吧。”彭燕露着不耐烦的样儿，皱眉说道：“好吧，你就给咱弄煎豆腐吧。”王清福连忙答应叫灶上：“快煎豆腐，多撂麻油，重下料。”

彭燕坐在店堂中闲瞧，忽见一个汉子，背上负着一大块

东西。仔细一瞧，不觉怒火陡烧，勃然大怒，厉声喝道：“掌柜的！你怎么存心欺负人，过来，咱和你评评！”说着，向桌上一拳，打得啪一声，桌上一双竹筷子跳起来二尺多高，掉下地去，桌面儿顿时现一个大窟窿。

彭燕是个怎样的人，这时因甚发怒，都在下章叙明。

第七章 捣贼店孤客助孤客 憩空祠奇侠遇奇侠

话说彭燕陡然瞧见有个店伙计模样的人，肩头负一大块牛肉，肉上盖着一方灰色湿布，急匆匆奔进里面去，触起刚才店里掌柜的说“此地禁宰，没处觅牛肉”的话，怒火从心里爆炸开来，猛的向桌上一拳，震的筷飞桌破，吓得掌柜的王清福神魂出窍，店伙计抓起抹布就逃。

王清福听得彭燕顿喉大骂，才知他是为着牛肉生气，连忙上前想要下气和声去说明白，这牛肉是后面关王会上祭关王杀得的牛肉，不卖给旁人的。不料彭燕待他近前时，不等他开口，一伸胳膊抓住王清福的左手腕，接着啪、啪、啪一连几个耳刮子，打得王清福脑袋发昏，眼睛冒火，嘴里满口血，耳中雷鸣，要叫唤也叫唤不出来。那些伙计们早吓得四处乱闯，不知闯到哪里去了。

彭燕怒气不息，就手一摔，将王清福摔的踉踉跄跄，直到店门边才啪的一声，顿在地下。彭燕立起身来，两手朝腰里一掬，两眼睁的圆彪彪的，直瞅着王清福，似有两道神光钉着王清福一般，精闪刺人。王清福这一来也恼羞成怒，心中恨发，一古碌爬起来，也顾不得痛，脑袋一低，向柜房里一闯，慌忙向抽屉中掏出一只牛角，急转身向后面飞跑，一面口中呜、呜、呜乱吹牛角。

霎时间，四面人声杂乱，刀枪交响，鸿盛店里，立时聚

集了二百来人。一齐高声喊着：“搦强盗呀！”“不要放走了强盗呀！”霎眼之间，将鸿盛店团团围住。其中有几个胆大好胜的，挺着刀枪，扑进鸿盛店堂里，寻人厮打。这小小镇市上的居民都不知是什么天大的祸事来了，顿时风声鹤唳，人声鼎沸，行人纷乱，商家闭门。

鸿盛店里原来住着个军官，姓孙名安，人称黑大郎，原是边塞军功出身，本身现充御林军中铁槊教头，兼宫门护卫金槊班领班。这时，正因随驾北征，凯旋回来，请了个省亲假，打算探望几个至好朋友。打乐安路过时，遇着汉王府前站侍卫李智，留住了几天，才动身往太行山去。走到黑云镇，恰巧有点儿不舒服。好在原没十分紧要事，想着恐怕日里走路辛苦了，歇一歇吧。便在镇上觅了一家大车店，就是鸿盛店，住了下来。王志高素来不喜文武官，王清福自然是和他意思相同的。孙安住在店里，王清福很瞧不起他。却是孙安并不刁难，也不赊欠，没眼儿可挑，只得听他住下。孙安久历行伍，又在御林军当差，脾气儿自然是经过一番磨炼的了。虽觉着王清福狗眼向人，却想着：我又不和他攀朋友，只不过歇两天脚，不值得和他较量。只是孙安究竟是铁铮铮的汉子，虽是耐着性儿，那肚腹中却是装满了闷气；且是瞧着王清福的所作所为很不顺眼，便疑心这店是黑店，准做不出好事来，索性再待两天瞧探个究竟。

这日午时，孙安正在店堂中喝酒，忽见彭燕走进来，形状英挺，料着不是个等闲人。又是他长行打扮，却没包裹行李，也不骑牲口，便有点儿诧异，更加暗地里留神瞅着他。彭燕却觉着，只眼角里刮着有个军官在那里吃饭，桌上搁着个小布袋儿，事不相干，也没暇问他：那布袋干吗用的。

王清福殷勤接待彭燕时，孙安还当他们是一路的。及见彭燕闹了起来，王清福吹角打号，顿时来了许多人，围住了鸿盛店，孙安心下大白：这一定不是一家好店，有这许多埋伏救应，不是绿林黑店，就一定是豪棍的眼线。何况几百人打一个人，这种不平，怎能瞧得过，便存心要打这个抱不平，暗地里在一旁预备着。彭燕打得赢了，便用不着动手；打输了时，便出头帮他一场。

王清福既不是彭燕的对手，那召来的打手，更不是彭燕的对手。却是人多成王，彭燕就是长着三头六臂，也来不及招架。何况这店堂虽说很宽阔，究属有限，不过比平常客店宽些罢了。屋子里，横七竖八摆许多桌子、凳子，极碍手脚。那些人攻彭燕时，用不着四面照顾，便跳桌立案的远刺近砍。彭燕却是要面面顾到，不能松懈一点儿。和众人战了些时，脚下绊着倒翻的长凳，打了下踉跄。那立在桌上的教头吉喆见了大喜，尽力刷一槊过来，直朝彭燕头顶刺下。

彭燕身子还没立得牢，正在撑持挣扎之际，怎能招架？看看那铁槊已捣到顶上，差不满二尺了。忽地半空中飞来一张凳子，风车儿般转着，横打过来。恰巧打在铁槊杆上，那凳子飞来的力量沉而且猛，赛过是一方大石头。就这一刹那间，吉喆虎口一震，两手把握不住，铁槊脱手横飞，直打在墙上，吧哒一响，碰下一大方泥尘碎砖，顿时灰舞漫空，许多人睁不开眼睛来。

彭燕正在危急万分、没法解救闪躲之际，突见凳击槊飞，转危为安，怎肯怠慢，忙定了一定身子，趁灰尘迷漫时，卟的一跳，右脚踏上吉喆立身的桌子边上，接着右左脚一起，啞的一腿，向吉喆腿弯踢去。吉喆才被打落铁槊，虎

口生痛，心中着慌，一时没提防彭燕有这般矫捷的身手，心里一急，手脚略缓，便被彭燕一腿踢个正着，腿弯一软，倒栽下桌子来，仆在地下。

这时，旁边许多壮汉见彭燕扑向吉喆，连忙刀钯乱拥，挠钩纷起。彭燕才踢倒吉喆，左脚还没收回，右腿已被三四把挠钩搭住，并力一拖，彭燕独立失势，身子一仰，朝后一倒，也倒翻在地。那伙人见了大喜，一窝蜂向前拥来，恨不得立刻将彭燕打成肉酱，顿时围成了个大圈子。

就在这一霎时，猛的半空中狂吼一声，便见一个顶盔贯甲天神般的大汉突然劈空跳落人圈子中，将手中铁槊四面一激，只听得呯、吧、咣一阵乱响，四面许多兵器都被激开。接着铁槊起处，众人纷纷后退。彭燕这时才认出这大汉就是方才进店瞧见那面桌上坐着喝酒的人，也就是黑大郎孙安。

原来黑大郎孙安见众人围打彭燕，决计要打这个抱不平。接着便见彭燕一腿踢倒吉喆，身手十分矫健，不觉脱口叫一声“好”。再见众人使挠钩乱搭，接着彭燕倒地。孙安再也忍不住了，大喝一声，就地拾起铁槊脱地跳起直向人丛中落下，尽力四面一绞，将众人兵器绕开，一面大嚷道：“你们许多人欺负单身客，非得重重的儆戒一番不可！甭逃，我来了！”将手中槊横七竖八耍开来，如万树梨花。许多人全只敢抱头逃走，没一个敢回身迎敌的。

彭燕帮着孙安撵散了众人，孙安还要出店追赶，彭燕拉住他的甲带道：“大哥，穷寇勿追，咱们回头清他的窠子去。”孙安才止步回头，向彭燕道：“您贵姓啦？”彭燕答道：“咱就是关西长安乌鹞子彭燕。”又问过孙安姓名，才

一同回身进店，四面搜抄。店中没多银钱，也不是黑店，前后翻了一遍，没见一点什么，二人只得向受伤没死的说了姓名道：“冤有头，债有主，你们用不着冤拉旁人，有本领的只寻咱俩便了。”店中财物，一丝没取。只收拾了些干粮。孙安备好了自己乘来的黑马，拾掇了行李。因喜欢那条铁槊称手，自己原本是使槊的，便随手带用。彭燕向店后刀枪架上拣了一条朴刀，槽头上选了一骑白马，便一同出门，徜徉上路。

二人走后，王清福才在隔壁肉店里闯出来，那些被彭、孙二人撵散的庄汉也渐渐团了拢来。王清福便出五吊京钱的重赏，差两个人先进店去，窥探一番。二人麻着胆进去，一步捱一步，捱到里面店堂里。那些受了伤躺在当地的见了，便惨声呼救。二人问得彭燕和军汉都走了，大喜。连忙抢先奔出报讯。顿时意气昂然，好像彭燕和那军汉是他俩赶跑的，得了无限大功一般。

王清福准知冤家走了，便挺身进店。恰好吉喆又纠集了二三十人各带弹弓赶了来。王清福便迎进店里，大家一商量，料着这两人是约定了，先后来此，特地寻事的。如今定是乘没提防，到庄子捣扰去了。王清福要讨好，便自回庄去报讯，却托吉喆暂时代守店门。吉喆想待彭燕等回头报那一腿之仇，便一口答应，率领众人，弓上弦手拈弹的待着。

恰巧万里虹黄礼这时走到黑云镇，见一条长街上大清白日里，家家关门闭户，路上没个行人，心中十分诧异。要寻个人问，也没处问处。直到鸿盛店门前时，见店里坐了许多凶神恶煞的人，才在等待什么一般。黄礼心中估量：一定是这镇口闹强盗，要不就是械斗，所以民家闭门，壮健都在店

里待着。便顺脚进店来，向吉喆抱拳说道：“在下路过贵地，想在宝店打午尖，不知可行么？”吉喆向他上下一打量，瞧他那打扮，和彭燕一般，就猜定他必是彭燕一道的，连忙答应可以，一面向店伙使眼色。

黄礼落坐后，正要打听为什么事，这么严紧防备？店伙计送上一大碗茶来。黄礼口中正渴的慌，便先掇起茶来，咕噜咕噜喝了个干净。没提防这茶里会下蒙药，刚喝下去就头脑昏胀，心中一模糊，就躺下了。

吉喆见他着了道儿，连忙叫庄汉们：“捆着他解到庄子上去。”庄汉们将黄礼绑了个结实，簇拥着，直奔王大户庄。行到半路上，黄礼被凉风一吹，且是茶里下药，性子不长久，醒了转来。见自己被许多人绑着扛着，知道中了计了，便尽力挣扎。众人一齐吆喝着，又使棍棒打着。这才惊动了范广、薛六冲来，救了黄礼的性命。

黄礼和薛六、范广，保着薛妈妈逃出性命，牵着汪从龙，沿途问明了王大户的情形。也无从择路，有路就走。走了也不知多少路程，瞧东方已现鱼肚白色。战了半夜，又奔跑了许久，身子都有些疲乏了，想要觅过所在歇一会儿。便乘着曙色清濛，四面乱瞅。又走了两三里路，遥见晓烟笼罩的淡蓝色中，隐隐约约露着一方粉墙，料着是个庄子，便想急赶去，讨口水喝，歇一歇脚。

三人加紧了脚步，急忙忙向那粉墙趲行，渐渐走近。细瞅时，屋上竖着个瓦鼎，便知道是一所庙宇，想着：十方所在更好，暂时屯住。薛妈妈伏在薛六背上，念了一声佛道：“好了，走到佛地来了。天可怜，得叨佛天庇佑，婆子情愿吃斋终身。”霎时已近粉墙，仔细瞧时，才知是一座大祠，

门前两支大旗杆，当门正中有“王氏家庙”四字匾额。两旁悬列着许多官衔、科第的匾额。却是大门关闭着，墙门匾栏上面都布满了蛛网雀粪。薛妈妈大失所望，长叹一声，两点热泪直滴到薛六额头上。

薛六心如刀绞，咬牙闷吼。黄礼忙解劝道：“原要他是没人的荒庙，咱们才好暂时安身。急什么？这时遇得这荒祠再好也没有了，待俺先进去瞧瞧。”说着正待翻踏进去，范广早已抢先，脱地一跳，上了门楼，只见他嘿的一声，蹦了下去。黄礼便转头安慰薛六，要他且不要动，待俺先瞧瞧情景再说。薛六点头答应，便负着母亲到祠门左侧上马石旁，放母亲在石上坐下。

这时，黄礼已上了墙头，向下一瞅，只见范广正和两个不认识的人闷声狠斗，只有兵器相撞的声音，便连忙耸身跳下，反手拔剑，^欵的从中一拦，接着左右一挡，问道：“您三位因甚斗了起来？”范广急道：“您不要管，待俺做了这两小子再说。”黄礼拦道：“不行！得先说明白了再拼。”范广道：“俺不知道。俺才上墙头，那厮就向俺打一石子。俺让过，那厮又一石子。俺恼了，才跳下来和他拼斗。”

黄礼回问那二人，那二人在旁听了黄、范二人说话的声音，知道不是自己的对头。黄礼回问时，便将真姓名说了。原来二人就是黑大郎孙安、乌鹞子彭燕。二人出了鸿盛店，便寻得这荒祠藏身，想待夜里去杀王清福。不料三更天再到鸿盛店时，连个人影儿也没有，只得回到这荒祠来商议。忽见范广跳上墙头，当他是王大户庄上的人，特来探寻的。孙安也没打话，便向腰间布袋里取了两颗石子打去，没中得范广。待范广下来时，三人都没开口，就斗了起来。这时彼此

言明，都不是王大户家人，一笑而罢。

黄礼叫范广开了祠门，招呼薛六搀他母亲进来，和孙、彭二人相见了，彭燕问黄礼等因何到此？黄礼便将上项事约略说了一遍，孙安、彭燕都大为抱不平。黄礼问孙、彭二人如今可是同行？孙安道：“俺本是请假遨游，瞧瞧朋友，原没一定的处所。”彭燕道：“俺本是回教，这趟是到各地访问同教。到处打住，也就到处为家。逛了一年多了，到一处便寻一处的教友，因此行李衣服都不曾携带。”薛六禀言道：“这倒好，和俺一般，原来就没一点东西，多么利落。”众人转问范广：“朝哪一方走？”范广答道：“如今大家都不是汉王府的人，说也无妨。”便将随同师傅进京，和朱高煦作对，后来奉师命改扮武生模样步行北上，如今要和黄礼同到韩家庄去见业师丈身和尚的话说了。

众好汉相逢，越说越投机，彼此倾心吐胆，谈得异常高兴。一会儿说到王大户，黄礼道：“那么是白莲教徒，要不灭了他，将来总是个大患。”彭燕便要立时就去捣他庄子，薛六、范广齐立起来，叫“走呀！”黄礼拦住道：“咱们如今只商量如何去揍他，并不是马上就要去。”孙安道：“依我之见，凡属白莲教的巢子都要赶快捣了才好。您众位不知，汉王在京时，白莲教在京里耀武扬威，多么凶狠。要不赶快想法子，将来怕不做出来，扰得天下不安。”黄礼便约定夜间去探庄，要是可以下手，便下手揍了他，大家都道好。彭燕、孙安便取出干粮来给众人充饥，彭燕又去后面寻着些祭器，悄自出祠去，到涧旁弄了些水来。薛六将枯柴烧着热水。孙安便取些凉水去饮马，又放了两匹马在祠坪中覬草。

众人都辛苦了许多，只孙安、范广带着包裹，黄礼的包裹在鸿盛店丢了，薛六母子本无长物，彭燕是素来不带行李的。便将孙、范两人的包裹打开来，摊在正中祭堂里，另取一条毡毯，铺在祭案上安置了薛妈妈。众人便在祭堂地下，坐的坐，躺的躺。一时，大家精神疲惫极了，都渐渐的呼呼睡去。

捱到傍晚时，众人醒了，又各嚼了些干粮，商量好了，留范广在祠里顾护薛妈妈，看守行李马匹，却要薛六领路。到了初更过后，僻乡野村已无行人。黄礼、孙安、彭燕、薛六各带短家伙，一齐出祠。薛六当先领道，直奔王大户庄来。到了离庄不远的田亩中，远远瞅去，庄中黑沉沉的没有一点动静。黄礼便上前和薛六二人并肩先行，直向庄侧走来。才到墙外，陡见一条大汉，持钺矗立，和一方石碑一般。黄礼乘他没提防，打他个措手不及，一个箭步，扑到大汉跟前，一手夺住枪杆，一手将长剑一挥，那大汉就没了脑袋了。

众人都赶近前，见大汉已杀，墙外无人，便各打个暗号，蹿上墙头。只薛六功夫浅，围墙虽不十分高，却是跳上去，也得费个大劲。自己不肯落人后，拼全身气力一挣，身躯一挫，尽力向上蹿，才跳上墙头。这时众人早已打过问路石，跳下去了。薛六连忙睁眼向下一瞧，却是不见一个人影，黄礼等不知哪里去了，不觉大吃一惊。

黄礼等究竟到哪里去了，请看下章。

第八章 一语惊心悬崖勒马 片言排难碧海乘舟

话说薛六跳上墙头一瞅，先跳进去的黄礼、彭燕、孙安等三人都不见，大吃一惊，连忙站定脚，却寻思不出个道理来。正在慌急时，忽见前面空坪中豆棚下，有个黑影向自己招手，心中一爽，暗道：好了，原来他们到那里商量去了。便跳下墙头，直奔豆棚之下。

近前看时，那人哪里是黄礼等，却正是教薛六拳脚的吉喆。他一见薛六便笑道：“俺瞧那模样儿就准知道是您来了，果然没错。您来干什么？”薛六毅然说道：“俺来宰王大户来了。”吉喆惊道：“俺道您是寻俺说情来的，原来您正是干这个来了。王大户没待错您呀，您要来行刺，不估量着敌得过俺？甭发傻吧，您又听了谁的唆使了？”

薛六道：“俺一点儿也没听唆使。俺知道朱高煦当杀，白莲教当灭。王大户不是白莲教吗？他虽是给了两天饭给俺吃，那是教头您的面子呀，他何尝是真爱俺好待俺呢！再说，不宰了他，地方上得受他的害，天下也得受他的害。他就算待俺好，俺也不能为着私恩留着他害天下呀！俺敌不过教头，却是教头您比俺明白百十倍，难道情愿帮着他害人吗？”吉喆道：“您还说没受人唆使，这番话，不是您能忽然间说出来的，一定有人教导您这般说可是？”薛六道：“委实是俺心里的话。教头知道俺素来不会说谎的。”

吉喆沉吟了一会儿，突的问薛六道：“俺俩可够交情？”薛六道：“教头待俺再要好也没有了。”吉喆道：“那么您且说还有谁和您一同来的？”薛六正待答说实话，吉喆忽听得有人回答道：“俺们三个和他一路来的。”吉喆大惊，忙向左侧避开一步，扭头瞅时，却见三个武士打扮的汉子正在那豆棚后面一排并立着。薛六早认出是黄礼、彭燕、孙安三个，心中一喜，也不顾吉喆，便直奔过去叫道：“俺一来就没瞧见，您三个上哪里去了？”黄礼摇着手道：“不要嚷，待会儿告诉您。”

吉喆这时，心中揣摸着：那两个都交过手的，不见得打得他过，何况又加上一个呢？正想拔步遁走，薛六已奔过来，掣住吉喆道：“教头甭走，这全是好朋友，咱们大伙儿见见。”黄礼等三人却并不和吉喆为难，黄礼反拱手道：“教头请了！俺们只和白莲教作对，和教头无干，教头甭多心。”彭燕也说道：“教头，借一步说话可好？”吉喆这时走也走不掉了，只得点头道：“可以，这边来吧。”说着便向那墙跟前碓屋里来。

众人瞧那屋子里面，只窖着两只石臼，堆着些磨麦磨米的东西，阒无一人。黄礼等凝神静气仔细察看没甚机括，薛六却坦然和吉喆二人当先昂然直入。到了屋里，黄礼便将自己的来处。和彭、孙二人砸鸿盛店的原委，以及薛六的事，如今特来翦灭白莲教徒的缘故，约略说了个大概。吉喆听了，低头不语。薛六道：“教头，咱们一道儿走可好？您在这里，也不过和俺一般。俺看牛您看屋子，有什么好处呢？”吉喆摇头道：“好处不好处且不说他。俺原知道这里不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所，只不过为着拿了人家的身俸，总不

作兴扔下就走，终想捱过这一年，我再干我的去。如今你们一定要捣他的窠子，我也拦阻不了。要我帮着你们，我心里又过不去。这事好教我为难。”黄礼道：“如今天下武师、剑客谁不要灭却白莲教？前辈大侠友鹿道人、三丰道人、铁冠道人、丈身大师全是为此事南北奔驰，您只要不是闽广派出身，也犯不着投身异类，埋没自己，和天下英雄好汉作对呀！”吉喆抬头问道：“您说的这几位大侠我全知道的，只是怎见得他们都要灭白莲教呢？”

黄礼接言道：“丈身大师现在这里，您不相信，只管问去。”吉喆急问：“在哪里？”

言未毕，半空中答一声：“在这里。”接着便见一个胖大和尚从屋角里飘然而下，吉喆定睛一瞧，果然是丈身和尚，便上前来拜见。丈身和尚一手搀住道：“多年不见你了，却不道在这里相会。你怎么到这里来的？”吉喆惨然道：“伯父，一言难尽。伯父且待一会儿，我耽搁的时候太久了，且待我到前面转一转，再来和伯父细谈。”丈身和尚道：“你只管说吧，前面我已经收拾好了，甭顾虑了。”吉喆听了，心中一动，却不好问得，只得将自己的事，告诉了丈身和尚。

原来吉喆自幼不知父亲是谁，只知道自己是济宁州一个闺女的私生子，送在地方上育婴堂。送他进堂时，篮子里有个字条儿，写着生辰八字，父亲姓吉，母亲姓陈。也不知名字，更不知住在哪里。后来，济宁州有个行商也姓吉名叫吉禄生，原籍荆州人。在济宁赚了些银钱，老年无子，便和老妻两个到育婴堂去，想领个孩子来聊娱晚景。恰巧见吉喆也姓吉，动了个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念头，便领了来家。因为他

本姓吉，如今又承继吉家，便和他取了个“喆”字为名。

吉禄生花甲以后，实在做不动了，便带着老妻和吉喆回荆州原籍去，置了些田地，在金蟾寺侧，典了一间房屋，过清闲日子。丈身和尚时常和吉禄生来往，吉喆从小就跟着丈身和尚练两手拳脚。丈身和尚见他人虽不聪明，却是实心眼儿好心肠，说一不二，很喜欢他，暇时也叫他念书习字。

吉喆八岁上，吉禄生一病身亡，家族人等觊觎财产，都说吉喆不是亲骨肉，要撵掉他，吉妈妈拼命争吵，当不住他们人多嘴杂，强抢硬夺。恰巧这年丈身和尚不在荆州，到北方去了，吉妈妈生生的气死了。吉家的家族大家将钱财田产明分了，便将吉喆撵了。吉禄生夫妇的棺材都没人理会，直到丈身和尚回来，在城门口瞧见吉喆跟着一群叫花子要饭，便将他收留到寺里，竟将他当徒弟一般看待，只没给他落发受戒。

过了一年，凌云子到荆州金蟾寺来瞧丈身和尚，住了几天，见吉喆异常诚实，便和丈身和尚讨来做弟子，领着他云游各处。过了两年，凌云子是个无家的，便将吉喆寄住在匡庐，托周颠子照顾他，自己一年一度来瞧瞧。吉喆跟着周颠子过了多时，本领也学得过得去了，便向周颠子说，要到荆州葬义父义母，到济宁去寻生身父母。周颠子因他一片孝心，不好拦阻他，这时凌云子到蛮中传道去了，吉喆等不及他回来，便答应了他。吉喆叩别了周颠子一直下山，走义宁、平江一路到荆州。

奔到金蟾寺时，只见着丈身和尚的佛门大弟子不迷和尚。一打听，丈身和尚已将吉禄生夫妇的灵柩葬在城外本寺的荒山里。便到坟上，痛哭了一场。想要寻吉家人报仇，却

又因被撵时年幼，不曾记得仇家的名字住处。想要问丈身和尚，又到北方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便辞了不迷和尚，一径北上，一来到济宁去觅生身父母，二来顺便探寻丈身和尚。

到了济宁没法打听，只得先拾掇些零钱，做些泥人儿卖来度日。一面四处察访，渐渐有人知道他会拳脚。许多闲汉来寻他比拼，吉喆终是一口谢绝。那些闲汉便故意欺负他，不是将他捏的泥人儿踏碎，就是将自己的头巾抢去。扰得没法了，才搯住几个，揍了几下。从此传扬开了，济宁城里的痞棍流氓破落户，都来寻他厮斗。打了几十场，没一个打得过吉喆的。吉喆却也手下留情，不揍伤他们。这班人斗不过吉喆，便反过来和吉喆攀交情。吉喆也是不即不离的和他们厮混，一面要他打听父母的下落。

吉喆的声名传开了。那地方捕厅衙门说他是地痞头儿，要提拿去枷号示众。吉喆不肯化小钱，硬到捕厅衙里去，和那巡检官儿当面驳理。那官儿不讲道理，只一迭连声喝叫“拿下！”吉喆被逼的无路可走了，才给他一打，打伤了几个捕快，砸了那官儿一签筒，就此打出衙门，直冲出城外。

从此吉喆不能在济宁州存身。好得到济宁多时，声名闹大了。王志高听得这信，便托熟识吉喆的人聘他去充教头。吉喆正苦没处安身。且恐官府捉拿，好得王大户是个不怕官府的，投托在王大户庄官府也不敢奈何。常言道得好：忙不择路，贫不择妻。何况吉喆这时所遇的正是能够保住自己，不被官府凌辱的主儿呢？当下一口答应，便起身到黑云镇王大户庄来，自此就在王大户家中教拳棒。

王大户庄上上下下人等都不喜吉喆鲠直碍事，有了他不好

舞弊弄错，便专门和吉喆闹别扭。却是因为王大户敬重他，且是众人打不过他，只暗中阴损他，却不敢明和他敌对。后来吉喆遇见薛六，起了个惺惺相惜、同病相怜之情，时常将自己的束脩周济他母子俩，又荐薛六到王大户家做随身护卫。原是想使母子安身，好传给薛六本领，免得埋没人材的意思。不料庄上因薛六是吉喆荐的，奈何不得，便迁怒于薛六，分外挤踩他。直挤到薛六看牛，还不肯放手，时时捉他的错处。薛六也不知捱了多少冤枉责罚，终是吉喆劝他忍耐。薛六想学本领，不愿离开吉喆，也强自忍抑着。

那天寻庄的寻到枣林塘边，见塘边枣树倒了一株，牛角折了半段，牛在地下哼，心中大喜想着：这是要薛六小子看的好题目来了。立刻便来寻薛六，说了一篇威吓话。不料竟被薛六揍坏了。王大户听了一面之辞动了气，叫人去捉薛六。众人知道通知吉喆，便弄不翻薛六，不通知吉喆，便敌不过薛六，才想出那条火箭烧屋的毒计来。本来屋外布有绊马索，不料薛六陡然多了两个帮手，且都凶猛异常，一毫也没有搭着，颠倒死伤许多人。

这时，吉喆见了丈身和尚。丈身和尚将武当、五台两宗派发愿要灭白莲教，除朱高煦，杜绝番部再入中原的话大略告诉了吉喆，叫他及早回头。吉喆听了，心想：我先前虽知白莲教不好，却只道朱高煦夺哥哥的天下，也不过学老子夺侄儿天下一般的要紧，才帮着王志高。想得便劝他不要横行，专图大事，如今看起竟大大的不妥。这里头还夹着要引鞑子进关的事儿啦，那怎么能行？便毅然决然，向丈身和尚道：“伯父，我终遵从你老人家便了。只是王大户怎么样办呢？”

丈身和尚笑道：“好教你得知，今夜是我最先来。我原是见万里虹久没回音，不放心，从小路上迎来探听。沿路上很听得些人说王大户的话，我便来瞧瞧。老早我已瞧见你了，觉得你会在这里，很为诧异，我便想法问问你的仔细。后来我到西上房，见有个瘦汉子，**揩**住一问，才知你是教头，更觉稀奇。我不合不杀那瘦汉子王清福，只捆了他。待我到后院子找了一遍回来，王清福早被人解救去了。大概那厮因为我向他打听你，知道我和你是有瓜葛的，所以王志高也不通知你，就带了家小，打通左墙，逃走了。我四处搜了搜，只**揩**住些不中用的脓包，还有几个王志高的通房丫头，我全给了些银子遣他们打后面走了。我刚到前面来寻你，忽见万里虹等三个打墙上跳了下来，便先招呼他们到这里。大家略叙了叙，我就关照他三个不要伤你。”说着又指着薛六道：“再去来寻你时，却见你正在和他说话，我便没现面，瞧瞧你的心底到底怎么样了？如今你的事我全知道了，你在这儿也是不得已，我很知道你的苦处。王志高也跑了，这窠子就得毁啦。你也甭再漂荡江湖了，竟和我同到南京走一趟就出塞去吧。”

吉喆听了，绝不迟疑，喜现于面，说道：“伯父，走吧！”丈身和尚道：“你可有什么东西要拿的？”吉喆道：“只一条铁槊，在鸿盛店丢了。”孙安抢答道：“在我那里，回头就可奉还。”吉喆接说道：“还有一头牲口，就在那里槽上；屋子里几件衣几两银子，甭瞧他们走时一定全拿去了，除外没东西。”丈身和尚道：“正是。你刚才说牲口，我们进京，要用陆地飞行法。一来还有不会的，二来太惹人眼了。要是此地有好牲口，咱们就拣几匹做脚力岂不是

好？”吉喆道：“王志高买马、打刀，闹了许久了。他自己的一头乌骓，是北口野马，一天跑不了一千也有八百好跑。还有三头都是辽东牲口小蹄儿，脚劲儿都是一等一。余外也就没好的了。今日黄昏时，王志高就叫我守住这前面，从没见过他们人出来上马房去，大概牲口都还在槽上，只不知鞍辔全不全？”

说着便领丈身和尚、黄礼、彭燕、孙安、薛六等五人，来到墙东马房里。一瞧四个马夫都睡在外间地下，鞍辔全搁在架子上。众人大喜，连忙取了几副。吉喆先取了自己的鞍辔，一齐进槽头房里，将马备好。丈身和尚命薛六骑那乌骓；彭燕已得了牲口；孙安原有牲口，都不要。丈身和尚和黄礼各备了一匹白马。吉喆备了自己的卷毛斑骓，又叫薛六牵了一头骡子，一同出来。

马夫们惊醒了，道是来了盗马贼，各抓家伙。吉喆大喝道：“庄主都逃了，你们还不快走，更待何时？”马夫们方再醒了醒，抢向槽头，乱拉牲口。丈身和尚等五人也不再理会他们，大家牵了牲口。出门向王氏宗祠来。

一霎时，到了王氏宗祠，约莫已是五更将尽。范广正等得不耐烦，忽见彭燕、孙安跳出来，大喜，连忙赶着问道：“怎么样了？”孙安只答了一句：“全妥了。”便去开了大门，让丈身和尚等牵了马进来，重复将门关上。薛妈妈忙生起火来，彼此才落坐。范广一见丈身和尚，连忙上前见礼。丈身忙搀起他来，问他：“怎么在这里？师傅可好？”又引他和吉喆见过。范广便将已往之事说了一遍，丈身和尚便将武当、五台诸好汉的志愿细细说了，范广方才相信。

这时，薛妈妈已和薛六叙了一会儿了，便起身向吉喆问

行止。吉喆道：“我如今要出塞去，却得先进京走一趟。您娘儿俩反正到处可为家，便同进京去吧。我已给您找了一匹骡子来了。”薛妈妈沉吟不语，面带愁容。丈身和尚笑着向她摇手道：“您甭着急。我知道您一定是为到京里去身边无一文钱着急，可是？我带了王大户几包金条和宝钞在此，您且拿些去。”说着，一掀大僧袍，解下个大搭裢袋来。向袋里一连掏了十来包金条，三十叠宝钞，便取了十叠宝钞、两包金条递给薛妈妈道：“这只算是我经手王大户给您儿子的工钱和赔您屋子的。”薛妈妈可怜，自有生以来，不曾见过这成大条的金子，成千贯的宝钞，直把她喜的不敢相信，先揉了揉眼睛，又拍了拍脑袋，知道准不是做梦，才颤巍巍的，欠身爬过来接了。却又没收放处，只捧在手里，两眼瞅着它发呆。还是吉喆教她将身上围巾解下来，包裹了，扎在腰里。薛妈妈依言拾掇了，坐下来只是傻笑。薛六却毫不动容，竟没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丈身和尚见薛六十分率真可爱，便向薛妈妈道：“您如今已有了养老盘缠了，可肯教您儿子跟我当徒弟去？”薛妈妈猛然听了这句话，心中暗想：他是和尚呀，六儿跟他当徒弟，不也是做和尚吗？可怜，俺就只六儿一个唷！要不答应，又拿了他许多金子宝钞，这教俺怎么好？众人都瞅着薛妈妈，瞧她如何说。吉喆早猜透了她的意思，一面拉薛六过来教他给丈身和尚磕头道：“你还不快磕头认师傅怎的？”薛六一面磕头，一面两只眼睛瞅着他妈。吉喆早向妈妈笑道：“您甭瞎担心，我这师伯父是要传给您儿子本领，不是要他出家当和尚。我就是我这伯父的徒弟，可曾做和尚？”薛妈妈这才放下心来，嘻着老瘪嘴道：“那还有什么不好。

六儿，多磕俩响头呀，人家是咱娘儿俩救命活佛爷呀！”薛六真果死心塌地崩了几个响头。众人听薛妈妈说的话都笑了。

后来众人干些什么，下章再叙。

第九章 逞神力荒祠扛巨鼎 冲头阵险谷掷金枪

碧血丹心于公传

话说丈身和尚搀了薛六起来道：“您从我为师，我得先将戒条传给您。好在您拳脚功夫已有了些根底，不比茫无头绪的，练起来终容易许多。只是如今第一要事是咱们终得出塞，您母子俩走这条长道，非得有个伴儿不可。如今孙大郎是公身，彭鹞子大概不能就出塞，万里虹还得和我上京城走一趟，黑飞虎也得回他师傅的讯，就只吉铁槊和您娘儿俩不一定要上那里去。却是您既跟我做弟子就得跟我走。那么，就让吉铁槊护送您妈先出塞去。可是边关不容易过去。吉铁槊还不打紧，可以打小路爬山越岭绕过去。您妈是老太太，来不了那个粗活，非得打关过去不可。要过关口，没有符牒可不成，不是终究过不去吗？这怎么办呢？”黄礼道：“还是薛老太太找个地方待一待，咱们事了了，伙同出塞，不就没有许多为难了吗？”吉喆接说道：“现下马上给找一个待得住的地方也不容易。依我说，还是大伙儿奔京城。临完大伙儿再一同往回里走出塞去。”薛妈妈听说儿子要跟和尚到京城去，早就想要跟着同去，又怕人家笑话他撵着和尚走，便没说出来。如今听说让她同去，欢喜的了不得，连忙答应：“俺去！俺去！”

当下商议停当，孙安是要回京的自然同去。彭燕也没事，一来想多结识几位好汉，外带着个得便就进武当派或是

五台派的意思；二来也舍不得别了这班好朋友，独个儿孤零上路，因此也就要同进京去。

丈身和尚听说大家全去，哈哈笑道：“听说醉比邱在京里招拢许多同门同道，连汉王府的尖子脚色也给他拉了出来，蜂聚了二三十口子。他这脸露的可不小！我正愁着就只我和万里虹俩去会他，要吃他奚落。如今我也拉了一大阵子人，也甭让他说嘴，这却真是我一桩痛快事！”大家听了，又轰然大笑起来。

大伙儿商量停当。丈身和尚取出疗饥散来，一份份分给众人吃。众人吃时，只觉香喷喷的，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吃下去，顿时不单是不觉得饿，反觉得精神陡振。丈身和尚便和薛六改了名儿叫薛禄，众人齐声道好。薛六自己和他母亲却都不知道是改了名儿，觉得仍是一般的。吉喆和他仔细说明白，他娘儿俩才懂了。黄礼等众人便公送他一个绰号，叫莽男儿。

丈身和尚便叫薛禄拿那堂中祭器去涧边舀水。薛禄四面一瞧，那些祭器都嫌小了，人太多，怕不济用。便走到丹墀中，将那铁香炉摇了摇，觉着不十分重，便攀翻将炉中香灰倾在地下，两手掇着两只炉沿的旁兽头，便朝门口抱，众人见了，齐喝一声彩。吉喆连忙起身，待他开了大门，让他一口气奔出祠外涧边，将香炉洗了洗，便舀了一满炉水，依然两手擎着，回祠里来。却是水太满了，走的也太急，荡荡漾漾，淋淋漓漓，薛禄的衣袴都溅湿了。到了坪中，将香炉朝原处一顿，那炉中水激溅起有二尺来高，又溅了薛禄一脸。众人都赞他神力，他却似不知道这东西只有他拿得动，并没半点儿矜夸之色，只在一旁微喘着，扯起里衣襟擦脸上的

水。丈身和尚暗想：我收茅能时，只道他的膂力能断铁棒，可称无双，不道这孩子力气比茅能还胜几倍，我总算收得几个出类拔萃的弟子了。想着，心中十分欣快。众人都啧啧赞叹薛禄天生神勇，实不多见。吉喆也觉得面上有光彩。薛妈妈只瘪着嘴微笑。

丈身和尚见众人都瞅着水赞薛禄，忘了喝水，更不记得要饮马，便叫道：“喂，不要尽瞅着呀！大伙儿喝些，得让牲口啖喇点儿，才好上路呀。”众人方才觉着，想起都要失笑。范广、薛禄便到祭堂中，将祭器搬出来，给大家舀水喝。大众喝了些，更觉着肚中闷饱，不思吃饭。接着各人将牲口骡马牵来，就香炉中让它喝了个足。反正祠坪里有的是嫩绿春草，牲口早就嚼饱了的。待饮过了，便将鞍辔韁镫备上，扣紧了肚带。

各人都是自备，只薛禄先要代丈身和尚备扣，吉喆抢过来道：“您给您妈去弄好那头骡子吧，这让我来。”薛禄果真丢下给吉喆，过去将一马一骡备扣好，先递了缰给他妈，挽上鞍辔，坐稳了，自己才上马，随着众人直出王氏宗祠。

男女老少一行人，蹄声得得，笑语喁喁，迎着春风，从那碧水翠山，绿野青苗之中直穿而过，觉着另有一种说不出的奇趣，全不感行旅之苦。一连行了几日，将到临城县了。那日因贪赶路程错过了宿头。次日打过早尖，便急忙忙趲赶站头。时才巳正，已到抱犊崮下。

那抱犊崮，山形极其怪异。全山整个儿就像一朵大喇叭花，一地周围。再到山脚，就如一只菌子梗一般。着地处虽稍大些儿，却是再上点儿，就是个杆儿一般，细颈似的挺拄着这一个大伞顶模样的山顶。上山的路，只有一条路。这条

路只好一个人走过，若是两人上下，就必得要有一个倒退百十步，才有让处。要不，就得掉下山凹涧里去。要是有人防守住上山路口，万人千马也冲不上山来。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天生就这般形势，真是给强盗留下的好巢巢，真比那《水浒》上说的蓼儿洼、梁山泊还要险峻十倍。自来山上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山民、住户虽也有种粮的，做买卖的，却都是强盗底子，不服官府管，也不纳田赋钱粮。官府也当这山是化外蛮荒，从不过问。

丈身和尚素来知道这山有绿林朋友占着，近来更是听得说是和白莲教有些来往。那山上寨主头儿名叫撑破天汤荷馨，手下有四个小头目，名叫地理鬼张绍柵，赛张飞赵金尚，闯天雀徐述，开山太保褚雄。四人都是闽广派嫡传弟子。丈身和尚往常打这山下路过时，都不愿惊动他们，无端讨烦，终想设个方法一总翦灭他。这一趟，人多马众，自不能悄然过去，也就不肯悄然而过，给那些强盗笑话。丈身和尚心想：这班强盗今天要下山来找咱们的岔子，就给他个一不做，二不休，只是这薛妈妈得先安顿才好，便回头叫薛禄。薛禄见师傅叫他，便骤马上前，捱近丈身和尚，差半个马头行着。丈身和尚便将这山上的强盗是咱们的对头，少时少不得厮杀的话，告诉了薛禄。薛禄听得有厮杀，两脚向镫里一蹬，双掌一拍，裂开大嘴嚷道：“好了！今儿可让俺盼着了！”丈身和尚道：“老太太是吃不起惊吓的，先得将你妈安顿好才行呀！薛禄听了这句话，一团高兴，顿时冰消，马上满腹躊躇，不得主意。丈身和尚便道：“这山下过去二里地，有一座庙，叫项王庙。庙里住持，名叫普照，是我佛门宗派的侄曾孙。我路过此地时，也常去和他谈谈。待会

儿，如有响动，大概也就只在项王庙左近的大路卡口子上。您一听得响动，就送您母亲到项王庙去，和普照说明是我叫您送去，暂寄屯庙内，他必竭诚招扶。你交待了，火速回来，还赶得上厮杀，你妈也就万无一失，不致受惊吓了。”薛禄沉吟道：“倘或人们不相信俺这穷小子，又怎么办呢？”丈身和尚想了一想，便道：“也罢。”取下脖子上一挂佛珠道：“您把这东西带去给他瞧，他准能相信的了。”薛禄大喜，双手接了佛珠。

师徒二人正在马上说着话，忽听得呸的一声，只见一支响箭冲天而起。（这是北地绿林暗号，所以北边人民叫绿林为响马。这支响箭，一来，是关照自己人，说是有了生意了；二来，是关照来人，说是有人拦路了。要是镖局达官、江湖朋友，见了响箭，将车驼牲口拢住，向路旁一带，说几句行话，是有交情的，就可平安无事地过去。就是没交情或是强盗不讲交情，至少也待给你留下盘缠。要是你拦路停住，或是不理直撞，那么，强盗就要冲着你杀来，和你拼斗了。这规矩，一直到有铁路交通以前，还差不多是一样的。）彭燕先笑道：“呵，那话儿来了！”说着，便和众人都瞧着丈身怎么调派。丈身和尚回头瞅时，薛禄早已挽着了骡缰，母子并辔，回身飞驰而去。范广也瞅见了，大叫道：“莽男儿，怎么临阵脱逃，不害臊吗？”薛禄也不回答，只打马如飞而去。丈身和尚忙向范广摇头道：“是我教他安顿他妈去的，您不要激他。”

正说着，便见一群恶马，从山坳里奔腾而出。丈身和尚便招呼众人：“不要让道。”这就是要和他拼斗的意思。众人多是初会，各想显些能耐，露个脸，听了这话，全是一

喜。那些响马，当路一字儿摆开，丈身和尚认得当头一个就是抱犊崮三头目闯天雀徐述，便昂然说道：“喂，你们是抱犊崮的朋友吗？咱们都是过路的，你们拦住卡子干什么？”徐述大喝道：“不要瞎说！你想瞒俺吗？瞧你们马蹄就知道你们是捋了黄货来的。大家财，大家发；江湖饭，江湖吃。你们是有价值的，全给留下来，饶你们个不死。也许还赏你们几两盘缠。要是投托本寨，俺和大寨主去讨个情，也许开恩赏给你们一半。要再不识趣，可不要怪俺刀下无情！”

丈身和尚方待答话，忽听得背后有人叫一声：“伯父，犯不着和那厮拌嘴，待我来斩他。”声未了，只见吉喆连人带马直向徐述滚去。徐述连忙将坐下马一蹶，横手中金背大砍刀，迎上前来。吉喆更不打话，挺槊直刺徐述的前胸，徐述将大砍刀一竖，撇开槊，顺手一刀，向吉喆当顶砍来。吉喆两腿一夹，将马夹的向左一侧，让过了刀锋，身子一偏，双手一送，突槊向徐述右肋刺来。徐述连忙让避时，战袍已被槊上倒刺拉下一大块来。这边众好汉见吉喆一连几槊都占着上风，恐拦了吉喆的高兴，便都不上前夹攻，只立马遥望，准备救应。那边喽罗见对面来人全是雄纠纠，气昂昂的，料来都不是好相与，徐述一人恐怕抵敌不住，早有人飞报上山去了。

吉喆正和徐述斗到酣处，槊如闪电盘空，不离徐述前左右上下五面。徐述抓住心神，左拦右觑，架空也还一刀。看看将要抵敌不住了，忽听得山上有人大喊大叫，唵喇喇一马飞来，正是开山太保褚雄。徐述见救应来到，精神抖擞，刀光霍霍，反向吉喆横七竖八猛砍过来。褚雄一见吉喆铁槊耍开来，如一座莲台，竖翻过来，只见白荷花瓣一般的白光，

四面飞绕，将个徐述笼罩在中间，十分厉害，料知徐述取不了胜，急忙一摆金枪，勒马冲入，乘吉喆双手一抬，挺槊前刺时，捉个破绽，耍的一枪向吉喆左肩刺来。

这边丈身和尚见抱犊岗上添了帮手，正要叫人迎敌，忽见斜刺里荡起一团乌云，滚滚滔滔，径向褚雄扑去。当褚雄的金枪方刺出时，这一团乌云已荡到褚雄跟前，突的刹住，便见一柄长剑将金枪架开，那剑顺着势就直奔褚雄咽喉。褚雄忙回枪招架时，不料那剑来势沉重，竟招架不住，哨的一声，溜划下去，褚雄的左手早裂了一条大口子。

这时，丈身和尚等才瞧明白那团乌云就是莽男儿薛禄。大伙儿齐喝一声彩，薛禄更加高兴，精神陡涨，豪气飞扬。当褚雄带伤、心惊失措之际，伸左手一把捋住金枪，往怀里一揣，那褚雄怎敌得住他这千斤膂力，不知不觉，金枪已经脱手，吓得哇的一声，回马抱头便向山上奔去。薛禄大喝一声：“恶贼，逃到哪里去？”一手扬剑，一手挺枪，骤马直向山上追来。

褚雄跑不多远，薛禄马快，看看赶上。褚雄大急，连忙翻身落马，拣山凹里马不通行处没命的飞逃。薛禄大怒，骂道：“不要脸的鸟毛贼，逃些什么？有能耐的回来斗三百合，没能耐便磕头叫声祖爷爷，你祖爷爷便饶了你！”褚雄也没心听进耳去，只顾拣山凹樵径乱爬乱跑，薛禄斗又不得斗，赶又赶不过去，心中火爆烟熏，大喝一声，独臂托起了金枪，瞄准了褚雄道：“还给你！”唰的一声，将枪掷去。只听得吧哒、喳哒两声响亮。

要知什么响声，请阅下章。

第十章 越山涧猛将施神威 破匪巢大侠传飞檄

话说薛禄将褚雄的金枪夺过手来，褚雄跳下马来，向山凹里逃走。薛禄大怒，将手中枪猛然掷去，只听得吧哒一声，褚雄已爬在石岩之上，接着喳嗲一声，那金枪反激过来，蹦在倒头石岩上，再碰下山涧去了。

薛禄遥见褚雄扑在石上，背心上冒血，知道扎透了个窟窿，谅来是活不了了，便回身要来助吉喆。待回头一望时，只见山下路上烟尘滚荡，砂石纷飞，但见裹做一团，也分不出谁和谁厮杀，谁和谁捉对。薛禄一想：完了！给他们揍完了，快去吧。便一抖马缰，奔下山来。

原来吉喆和徐述拼斗时，褚雄斜刺里逃去，赵金尚、张绍柅领着许多喽罗，拥着汤荷馨从山上直冲而下，也没留意旁边凹里有薛禄和褚雄在赶斗。一大伙人冲到山下时，丈身和尚将拂尘一挥，众好汉一齐一声呐喊，各催坐下马，也一拥而上。丈身和尚亲自敌住汤荷馨；黄礼、范广接住赵金尚；孙安、彭燕抵住张绍柅；吉喆还是独战徐述。薛禄便大吼一声，来助吉喆。

抱犊崮几个头领，要算张绍柅的本领最高。他原是太行剑士出身，后来又远走闽广，学得一身功夫。孙安、彭燕二人两柄长剑，扑上扑下的向张绍柅猛攻，尽力鏖战，一连战了二三十个回合，也没得着便宜。这边，赵金尚手使一对狼

牙棒，拦开黄礼的剑，架住范广的刀，拨格盘旋，使尽平生本领，才勉强招架得住。只有汤荷馨，不是丈身和尚的对手，没几合就杀得汗流浹背，手忙脚乱。那边徐述和吉喆猛战，论徐述的能耐，比吉喆是要差一点儿。再加上薛禄这员猛将，徐述便有些架招不住了。

汤荷馨等接报下山时，只知道有一伙人很是扎手，却不明白是什么人。到了山前，见了丈身和尚，知道今天遇着劲敌了，这才一齐出马，指挥喽罗四面围住，想以多取胜。战了多时，不能取胜，汤荷馨便叫喽罗放箭。却是大伙儿正在捉对厮杀。喽罗们恐误伤自己的人，不敢乱射。就是觑亲切了射出几箭，也都被众好汉打落。却是这一来，众好汉加上要防冷箭，手脚自然要慢些，汤荷馨等才能撑持着，没大败下去。

吉喆心想：我独战这脓包半天了，也没宰得他，叫伯父瞧着，不要说我许多年没一点长进么？想着，心中一急，紧一紧手中铁槊，没头没脑，直向徐述刺扎。这当儿，薛禄也在加紧夹攻。忽见山腰里，走出三个人来。细瞅去，为头的一个是王大户王志高。随后两个，一个是王志高的叔父王清福，一个是道装打扮，不认识。

原来王清福被丈身和尚绑了之后，恰遇王志高差人来唤他，一见他被捆在地下，连忙解救了他，一同来见王志高。王志高听说如何如何一个和尚，又听说是和吉喆有瓜葛的，他原只仗着吉喆，听了这话，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带着家小，细软也来不及收拾，只带了些金珠宝钞，悄悄地逃走，投奔引他进教的道士张鹤观。这张鹤观住持的道观，离抱犊崮不远，只有二十里，名叫黄云观，原是白莲教一个小窠巢，

接待过往教友，通风报讯的。王志高投奔了去，将前后事情告诉了张鹤观。张鹤观留他住了一日，安置了他的家小，便送他和王清福到抱犊崮来躲住些时。打山后小路上山时，遇着巡山喽罗，听说大伙在山前拾掇生意，便转到前山来。

转到山麓，正遇大战。王志高一眼瞅见吉喆、薛禄都在里面，顿时满心火发，却又手无缚鸡之力，不敢上前送死，只得哀求张鹤观替他报仇。张鹤观与汤荷馨狼狈为奸已久，性情很是相投，如今见他危急，原来要上前相助，再有王志高这一求，乐得顺水推舟，做个人情。便向王志高叔侄二人道：“您俩且到山坳里躲避些时，待我去擒他们几个给你报仇便了。”王志高连忙谢了，便和王清福躲向泥洼里去。

张鹤观脱下道袍，拧成个条儿围在腰里，拔出一双刀，大喊一声，直奔吉喆。吉喆闻声回头，见是张鹤观，心想：这贼道怎么赶来的？想着，也不和他打话，待他近时，掉转槊头耍的一槊，直向张鹤观前胸刺去。张鹤观连忙将双刀一叉，护住胸前，架住铁槊，乘势身子一低，闯近吉喆马前，左胳膊一伸，挺刀直刺马前胸。吉喆连忙将槊一竖挡开戒刀。两人一马一步，一上一下，杀作一团。

这边丈身和尚和汤荷馨斗了多时，暗想：擒贼必擒王，若不将汤荷馨打翻怎能取胜？便将手中剑一紧，使个叶底偷桃，剑尖斜上，从汤荷馨刀叶之下，穿出来，直刺他咽喉。汤荷馨急将刀向下一压，想压伤丈身和尚的手腕。不料丈身和尚早提防了这一着，没待他大刀压下时，便将剑一掣，一翻腕斜划过去，喝声“去吧”，只见汤荷馨右腕上鲜血直冒，握不住大刀，咣的掉在地下。丈身和尚乘此一横长剑，便向汤荷馨颈子上抹去。汤荷馨忍痛定神，拼命带转马头就

跑。孙安正斗处，瞥见汤荷馨败逃，乘空勒马向后退了一步，顺手拔一支小铁槊，只二尺来长，纯钢铸成，一扭，抖手一掷，遥向汤荷馨后背心扎去。汤荷馨万不料斜刺里有这一手，一个不留心，早被那小铁槊扎入背脊，哎唷一声，仰身栽下马来，恰倒在黄礼马前，被黄礼顺手一枪，向他背上补扎了个通透的窟窿。

抱犊崮一伙儿见头儿死了，顿时大乱起来。张绍枏虚晃一钺，落荒而走。彭燕挺枪骤马，直追下去，霎时间已不知去向，彭燕只得回来。赵金尚急于想逃，飞一戟，向黄礼迎面刺去。黄礼头一偏，赵金尚便乘这空儿，拦开范广的剑，猛然向前一冲，从黄礼身边冲过，直向大路上去了。张鹤观见来势不好，掉头就跑，向泥洼中招呼王志高叔侄舍身奔跑。吉喆勒马不赶，回头来赶散喽罗。

徐述和薛禄战了多时，薛禄腿上一连中了两枪，背上又带着一支冷箭，只咬牙切齿狮鸣虎吼的猛战，绝不顾伤创，好似没受伤一般，越杀越勇，徐述也暗暗吃惊。待汤荷馨身死，赵、张二人逃走时，徐述暗想：我就此退到山上，断路死守，他们其奈我何？这山岂不是唯我独尊？想着便架住薛禄的长剑，想要带马斜刺里冲回山去。不料薛禄戆性发作，以为大伙儿全得胜了，就只俺杀这一个毛贼都没杀的下，这人丢的不小，心中一急，见徐述使枪架剑，略停一停之时，不待他回马，便身子向前一探，探出自己马头之上，左手尽势一伸，一把攔住徐述坐马的嚼环，狠命向怀里尽力一拉。这一来两只马头碰撞，徐述的马吃不住他这一拉，前蹄直竖起来，徐述猛不防被掀翻在地。薛禄大喜。

徐述从来不曾闻见这种不相厮拼，反忽地拉马的杀法。

摔在地下，恐怕薛禄又有什么奇怪着儿使出来，不敢怠慢，连忙使个鲤鱼打挺，头脚一蹦，身子一甩，立起身来，顺手抓起掉在身旁的长枪，头也不回，撒腿就跑。薛禄怎肯放手？大叫：“小子不许跑，爷爷来了！”一抖丝缰，将马颈勒的笔一般挺直，泼喇喇随后赶来。

徐述是熟路，又是步下。这山腰都是笋一般的石头，嶙峋直竖。徐述专向那崎岖处狂跳狂跑。薛禄怕他逃的不见了，满心火急。双脚就蹬上一蹬，身子向上一耸，脱地离鞍望马头前面一蹦，就那么从马背上，越过马头，跳落地下。也不顾那马怎样，只拔腿就跑，两脚擂鼓一般，直向徐述追去。

徐述见薛禄腿上流血，也似没事一般，只钉着随后紧赶。你投东，他又投东；你投西，他也投西。就在那乱石丛中，荒岩陡壁之间，蝴蝶穿花似的乱穿。徐述跑了一阵，转过了几个弯，见薛禄仍是紧紧钉住不舍，心想：这憨小子不和他闹个障眼法儿，是脱不了身的。想着便向山左涧边奔来。

徐述见薛禄沿路拾石子，心中大急，料他那股蛮劲，打出石子来，一定不轻，益发尽力飞跑。薛禄紧握了两手石子，直追到涧边。徐述一面跑，一面将衣钮解开，束带松了。到涧边时，急向岸滩上天生的一条竖石后面一躲。薛禄大叫：“小子，小兔蛋！你躲到哪里去？有本领闯进王八洞，俺也要把你抠出来！”正骂着，忽见徐述破空飞起，打那竖石顶上飞过，欻的向涧那边滩上飘然飞去。薛禄大叫一声，抱着剑双脚一跺，猛然也向涧那边岸上蹦去。

那涧虽只二丈多阔，薛禄却因忘了腿上着了伤，猛然一

使大劲，顿时觉着剧痛起来。蹦起时，硬挣扎着，却是劲一松没到那边岸滩，就落下来了。好得涧水不深，滩边更只浅到一尺多些。薛禄两腿落在水中，也顾不得旁的，先眨眼一瞅，四面都没徐述的影儿。满心狐疑着，这厮一定有妖法。瞧了一回，只得将两腿一提，拔出沙来。却是两只鞋已被沙陷没了，裤腿管儿也全湿透了，便向滩上走来。到了滩边，解了腿上的缠腿布，瞧了瞧腿肚上有两个红窟窿，觉着有些疼，便弯腰将缠腿布拧干，想再拧干裤腿管，再缚扎起来。

哪知刚一弯腰，陡见对岸那竖石后面，有一团黑物，闯出来，沿涧飞跑。再一细瞧，正是徐述。不觉怒火横烧，大喝一声：“好贼，俺死也不放过你！”将手中布一掷，拔腿就跑，沿着这边涧，直追下去。徐述一面跑，一面哈哈大笑，薛禄直气的眼内冒火。跑了十几步，才见沙滩上摊着徐述的一件箭衣，裹着一块石头。

两人一个在涧这边，一个在涧那边追逐着跑了多时。偏偏徐述这边只有山崖边一条小路，在陡壁之下，并没分路，直跑了一里多地，才到一条岔道口。徐述转身便向岔道奔去，薛禄一见大急，想着：他这一转弯，只要跑二三十步，就瞅不见他了，怎能放过他？想着，无暇细思，瞅眼前涧面比来处窄了许多。急和怒交逼，早逼出舍死忘生的猛劲儿来，将剑向背上一插，脖子一直，胸膛一挺，胳膊一弯，向后退了几步，一挫腰，复急骤向前一冲，到了涧边，猛然一跺脚，突然一纵，嗖的飞起，从涧上呼呼的直飞过涧这边来。

那时，徐述刚掉转身躯，还没踏上岔道。薛禄太使大了劲，蹦的太猛了，一直蹦过了涧滩，啪的向徐述头上压下

来。徐述猛不防头顶上直坠下一个人来，一时被砸的撑不住脚跟，一个踉跄，栽倒在岔道口。薛禄不偏不歪，正摔在他身上。徐述面向地，跌了个狗吃屎。薛禄面向天，屁股压在徐述脊梁上。徐述受了这一砸，已经是头昏眼花，骨痛筋麻，浑身不是味儿。薛禄却是跌在徐述身上，肉挡垫了，一点儿没受伤，心中大喜哈哈大笑道：“小子，跑呀！逃呀！干吗趴下呢？”一面骂着，一面身子一磨，翻过来，伏在徐述背上，压住他，提起两只小铁锤一般的拳头，向他两肋直筑，筑的徐述杀猪也似的叫唤起来。

薛禄不声不响只狠命的筑，筑了二三十拳，徐述渐渐只有哼声了，再筑了十来拳，连哼声也不听见了。薛禄一把卡住他颧子，喝道：“不值价的脓包，叫唤呀，怎样不吆喝啦？不要装死呀！”右手顺手刮了他一个耳刮子，陡觉着手上有些两样，好似打在冷肉上一般。便扳起徐述的脑袋来瞧时，地下一大滩鲜血，徐述眼睛也呆了，嘴唇也灰了。再摸一摸，竟是冷了。薛禄估量着：这小子就算死了吗？便放松了他，起身来，使脚踢一踢，徐述便随着脚踢去，滚了个翻身，直僵着，动也不动。

薛禄这才知徐述真果死透了。却是打死了他，一时，反觉没了事做。只将背上的箭拔下，解下束腰巾扎缚紧了，回身立着呆呆的瞅定那死尸。瞅了一会儿，正没做理会处，忽觉着肩头上有个东西拍击一下。连忙纵身从死尸上面跳过去，站住脚就势使个大旋风，回身立定，一瞅才见是黄礼，喜道：“俺道是谁，还当是来救那小子的啦！原来是您，怎么了？前面全结了吗？要是还没完事，咱们再去呀！”黄礼点头道：“全完事了，这小子死了吗？您且同我去见您师傅

去！”

薛禄这时忽然觉着腿上伤痛，便顺手拾起徐述掷下的枪，拄着，回头望了望徐述的死尸，便随着黄礼抄路到前山山巅来。到了山巅，见丈身和尚正在厅上和几个老头儿在说话。黄礼领薛禄上前，将打死徐述的事说了，众人都欣赞他勇猛。丈身便取伤药给了薛禄，又叫黄礼领他去换鞋袜衣服。薛禄便到后面，寻了袜鞋换了。黄礼寻了些短些的箭衣包巾等物来，叫薛禄换，薛禄不肯说：“这些全是绌子的，俺妈没有，俺不要。”黄礼笑劝他道：“呆子，甭傻。您疼您妈，这儿不知多少绌绫女衣，您不会拿去给您妈穿吗！您再不换衣，回头上路，再和先时一般就这么个样，破破烂烂的，骑上那匹雕鞍银鞴的高头骏马，不要说不成个样子，要给关津上见了还当您是个盗马贼啦！您师傅原打算到了大城市时给您制衣的。如今有现成的，还不换上，一定要您师傅化钱才行吗？”薛禄被说的没话说了，只得一一换上。

一霎时，薛禄盥漱了，洗过脚，裹了伤，打扮好了，便到前厅来，真果人要衣装，神要金装，薛禄这一打扮，顿时显得威风凛凛。只见他头上戴着紫缎绣大牡丹三叠软巾，扎着串珠绌字儿银抹额；身穿紫缎阔镶圆领紧袖闪花箭衣，披一件紫绌大枝花大氅，腰束波纹夹金丝垂绦阔带，下穿紫缎电裆扎腿裤，缠着暗红缠腿，足登软紫袖薄底挖云靴，衬着他那剑眉星眼，直鼻大口，紫黑脸膛，矮胖身材，活脱一员大将。丈身和尚脱口赞声好。众人也都称说：“好一条汉子，不愧称作莽男儿！”

这时，丈身和尚已将山上事情排布停当，叮嘱本山耆老，将寨里钱粮分赉穷民和喽罗，使他们各安生业。一面叫

范广等衣服弄破了的一一寻衣更换。并在刀枪库上各自寻取自己合手的家伙和镖弹暗器等。又给薛妈妈拣选了些女衣裙，打成包裹，交给薛禄。丈身和尚又叫薛禄收掇一套夜行衣和百宝囊。山上百姓受了好处，没处报答，便拾掇了许多酒饭。甚有因没处购办，杀猪宰羊做菜送来的。众好汉闹了一日，也着实饿了，便也不客气饱餐了一顿。丈身和尚也随便吃了几个馍馍，便吩咐众好汉火速收拾赶路要紧。

众好汉依旧各自收拾了下山。山上百姓扶老携幼送下山来，还有拈香拜送的。到了山下，早有山下百姓将丈身和尚等寄顿好牲口，都喂饱了，备好牵来。丈身和尚谢过了众百姓，便和众好汉扳鞍上马，各自扬鞭，泼喇喇，顺大路向西绝尘而去。

众好汉真到南京么，下文再详说。

第十一章 巧相逢师兄劝师弟 急大难奇侠探奇山

话说丈身和尚率领万里虹黄礼，乌鹞子彭燕，黑大郎孙安，急三枪吉喆，黑飞虎范广，莽男儿薛禄，一齐下了抱犊崮，别过众百姓。薛禄要迎他母亲薛妈妈到红藤庄相会，丈身和尚并教吉喆随去，寄言普照和尚：“此时事忙，不及会晤，回来有暇时再来寺里。”薛禄自去了。

丈身和尚等投红藤庄投宿。这红藤庄本是个小地方，没大店，众好汉只好寻了一家挡子店，就大炕上，各自占一块地方。吃过晚饭，便纳头睡觉。众人辛苦了一整日，上炕便睡熟了。只有丈身和尚盘膝趺坐，吐纳养神。

二更过后，万籁俱寂，忽听得窗外如飘下一片落叶一般，微微的有些声响。丈身和尚心中一动，暗想：难道是抱犊崮的跟踪来探么？便不再做禅功，拔剑在手，悄地起身，轻轻的到窗前伺听。听了一会儿，没一丝动静，便转身闪到窗旁墙角里，再将窗棂纸舔湿了一小块，向窗外张望。月光被云遮了，黯然不见一物。丈身和尚老江湖，料着这声音不是无端的声响，且是不打问路石就下来了，这人一定是到过这里的，熟人熟路，才敢如此。想着：不问他是不是来找我们，找旁人，也不管他是好意恶意，这事非追求个究竟不可。

想着，便鹤步悄行到房门前，先将门闩缓缓拔下，才轻

轻的开了门，将剑一麾，盘头护身，突的跃到苑里，定睛一瞧，不见有什么。闯江湖的原有练夜眼的。丈身和尚久惯夜行，夜眼功夫，更比旁人高明。先时窟窿太小，月色无光，瞧不明白。这时天上现出一弯眉月，便借着这黯黯月光，四下里细瞅，也没有影迹。

丈身和尚很纳闷，想着：我的耳朵不至于这般不济呀，且上房去瞧瞧。脚尖微微一点，轻轻跳上檐口，才闪眼瞅时，忽听得有人哈哈一笑道：“俺道是谁，原来是您。”丈身和尚急向那声音来处瞧去，一个披发头陀，脑袋露在屋脊上，便赶近去，才认得是大觉寺自然头陀，便也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您。”

丈身和尚便邀自然头陀到下面屋子里去说话。自然头陀道：“此地是挡子店，屋子里睡的人多不方便。您先随俺来，俺有话问您。”丈身和尚坦然答应，随他越过后屋，来到一块荒地里，中间有一株大槐柳。自然头陀先耸身一跳，抓住树枝，使个倒转珠帘，便翻身跨骑在一枝大桠枝上，向丈身和尚招手儿道：“来、来，这儿好说话儿。”丈身和尚便瞧定头陀身旁那大枝，飞身冲上，反落下来，才骑在那树枝上。

自然头陀开口便道：“俺不料大通那秃货会变到那般模样竟会帮着朱高煦去！”丈身和尚连忙截住唇言道：“悄声点，不要惊动旁人。您甭说，我全知道了。您那令高徒黑飞虎，现在和我同住在这儿，您的心事我全知道了。您师徒全错怪了醉比邱了。”说着便将自己和张三丰所作所为和那听得京城讯息，一一向自然头陀说了，并道：“您想，醉比邱如果是帮着朱高煦那厮，当今老早就死了。就是您那夜在

宫里助擒朱高煦时，要是醉比邱有意助朱高煦，怎么不救他？再说，为什么不帮着马上就行弑逆呢？那时您师徒只得三个，醉比邱可是领着十多口人，硬和您作对，您准能胜的了，拿得住朱高煦吗？您当时，曾经问过醉比邱真是给汉王府当走狗么？再望这头说，您假意投托朱高煦去卧底，这是咱们同道全相信得过的，却是醉比邱不曾知道呀！怎知他不是错当您师徒真是去帮朱高煦咧？您俩徒弟听说全是莽孩子，您如今年纪也够了，怎么仍旧和孩子们一样莽撞呢？”自然头陀听了，沉吟了一会道：“俺嘴钝，说不过您。大通那秃货既不是反道助妖，为什么和朱高煦、白莲教打堆儿，半路里把俺的徒弟截了去？”

丈身和尚谄道：“怎么醉比邱会把您的徒弟半路里截了去，您且说说是怎么一回事？”自然头陀道：“您大概不能不知道。”丈身和尚笑道：“您说话真奇怪。我刚从塞外进关没多时，怎能知道呢？”自然头陀道：“你们什么事都通气，就只和俺疏阔。大通干的事怎肯瞒您！您说您刚进关不知道，这倒许是真的，他的讯您还没得着。如今俺要寻大通去拼命去，俺也不瞒您。也不怕您告诉他，帮着他。”丈身和尚笑道：“您且说说是怎样的事？不要尽说废话，反正您要明白的。”

自然头陀道：“俺告诉您吧，俺知道大通那秃厮叛道了，便叫俺大徒弟范广到北方去找友鹿道人和三丰道人去。后来俺不大放心，怕他路上吃亏，又叫二徒弟聊昂赶上范广和他同去，俺独在京中看着朱高煦。范广没回讯，俺当他已经去了。如今听说和您在一处，又是没有去。聊昂动身后，第三天，俺到京江驿，去到朱高煦的耳目陈子尧家里探探讯

息，听得那屋子里正在说话，说的也正是聊昂被大通捉了送给他们的话。”

丈身和尚截住他的话，言道：“您听清楚了么？他们怎么说的？”自然头陀道：“怎么没听明白呢！那屋子里先有个少年人说：给您送到白龙山去吧。就有个中年人说：就在这里做了不就结了吗？少年人又说：不是那么说的，还有许多话要问啦。瞧那小子倔强模样儿，不动家伙揍他一阵，准没实话说。要是在此地揍他，他一吆喝，这儿近着大路，不是让人家知道了吗，以后的事怎么办呢？要算白龙山离此地最近了，那儿又有许多揍人的家伙，任怎么闹外面也听不着，一夜功夫就解了去了，不比这儿强吗？接着那中年人说：好，就这么办。我就解他去吧。少年人说：不对。那小子手脚十分了得，不是大通师傅就能擒住他吗？如今还是请大通师傅解他去，才能万无一失。您瞧，这不是说大通那秃厮吗？俺当下听了这话，就估量是俺俩徒弟着了他们的道儿，就想窥个究竟。待了一夜，没待着什么。第二天，俺守一天，也没见什么。到黑夜里再去，可就见着了。他们十几口子，亮着刀枪，打扮做解差兵卒模样，把聊昂绑在一张大木凳上，四个人扛着，就上路。俺一见，气昏了，跟在后头，去了不到半里地，就动手拦劫。说起来真丢人，俺竟会吃个爬下！赶上去，和那厮们拼斗，那厮们也不和俺交手，不知放了个什么，噼啪一声，赛过平地起了个大霹雳，俺定住神，吃不了惊吓，却不知怎样，好像地下会跳动一般，就那么将俺掀翻了。俺再爬起来，那厮们影儿也不见了。俺是怕人的吗？当下就朝白龙山赶。赶到山上，不知那厮们的窝子在哪里，在山上寻了一整天，也没寻着。林子里过了半夜，

又去找探，瞧见半山里有个瘦矮小子朝山凹里走，瞅那模样儿，就不是个好人。搯住他一下，才知道那厮们早一天，就使着汉王府的牌单，把聊昂上了囚笼，解到乐安去了。俺便随后连夜撵来，黄昏时才到了此地。四下一打听，听说这挡子店有几个军官模样的人，却没囚人，还有个出家人。俺却没问明白是和尚是姑子，也没弄清是往南的往北的。想着大概是囚笼不便当，去不快，仗人多，白押着聊昂撒手儿走着。再一打听，真有个武童打扮十多岁的黑孩子，益发当是不错的了，便乘夜来探，不料却是您。据您说，那黑小子不是聊昂，竟是范广，那些军官又是谁呢？”

丈身和尚初听得说大通捉聊昂，心下狐疑，后来又疑聊昂错了事，再一想大通决不会和朱高煦结纳，更加越听越不似了，恍然知道这莽头陀又在闹别扭心肠了。待他说完，便道：“我的事您翻就可明白的，且不必急问。您所说的这番事，我瞧您又莽撞了，待我一件件说给您听。您说听得那陈子尧家里人说是大通捉了聊昂，送给高煦，您可知大通在哪儿捉他？怎样和姓陈的来往？聊昂动身大通怎么会知道？您能断定那姓陈的人们嘴里说的准能是五台宗派的普陀大通么？再说，他们原来解聊昂到白龙山去，是为问话。现在朱高煦还没做天子，用不着按逆犯解京的例，定须将聊昂解到乐安去。只在白龙山问过就得啦，为什么一定要解往汉王府呢？您既在白龙山搯住一个贼党，为什么不先问明他山上的窠子，给扫荡了，探个究竟呢？就凭他一句话，您就舍却白龙山，一直朝北道上撵下来，您也太直心眼儿了。您想，您是使陆地飞行法的，奔了这远有个撵不上的吗？依我看，聊昂还是在白龙山没动，这时保的住性命保不住性命可不能

定，人准没起解。您朝北道上撵一辈子不要想撵着。”

自然头陀一愣，双手一拍道：“您这话有道理！俺真笨，那时痛徒弟的心急，就没想到先把白龙山翻一翻。”丈身和尚拦他道：“您不要岔，我话还没完啦。您仔细想想，您在陈家听得说，只有大通师傅才制住聊昂，那么，大通能扔下聊昂在陈家，自己不监着，让他好逃走吗？第二天您瞧见聊昂解到白龙山去，可曾见大通跟着？”自然头陀岔说道：“您这话就是维护那秃厮了！俺亲耳听得的还会错吗？如今且不管他，反正俺终有寻那秃厮算帐的日子。目前您只说，聊昂准在白龙山吗？”丈身和尚决然道：“猜情度理，聊昂一定在白龙山。您撵住的那人所说的话，一定是他们料着一定有人探山，预先捏好一篇谎话，好打发来人的。这事儿也很平常，江湖绿林常用的老套子，不料您这老手也会着这道儿！”

自然听了，抱头不语。好半晌，忽然睁眼咬牙道：“嘿，俺如今便去捣白龙山的窠子。寻着聊昂便罢，不然，这一趟准可得个实在讯，再往下追寻。这事完了，再去寻大通那秃货。”丈身和尚道：“您不要着急，我告诉您，咱们如今去白龙山是不错的。救了聊昂，一问不就明白了，是不是大通捉他的吗？问过了再到京里寻着大通，仔细问明探宫的事。只要大通实在是反道，他是无故捉同道弟子送给朱高煦，您不要我维护，甭您动手，我宰了您瞧！”自然头陀身子一挺，双掌一拍，再竖起左手大拇指来道：“这才是汉子说的话，不枉您称荆南大侠！俺如今就去了。”说着，便要跳下树去。丈身和尚急摇手止住他道：“甭急！我方才不是说，咱们同去白龙山吗？您宿在哪里？我叫醒他们来和您一

同走。”自然头陀道：“俺宿在东头崔家挡子店里，俺没行李，就此可走。你们得拾掇行李，不知闹到什么时候才能动身。俺先走吧，准在白龙山下候着你们。”丈身和尚笑道：“您真是猴急的不成个样儿了。您大徒弟在这里，您也不要见见他吗？怎这般偏心，只记得小徒弟咧？您瞧，天都亮了，怎不大大方方的走，要那么惊世骇俗，悄地一跑呢？”自然头陀顺着丈身和尚手指处一瞧，果然老远的天地相连处，露着一线微微的白光，便又笑道：“大徒弟这时有他老师傅疼顾，甭俺操心了。”说着，身子一偏，飘下了树枝。丈身和尚也笑着，随后落地。自然头陀说道：“俺回店一趟，路口等您，您得快来才行！”丈身和尚点头笑道：“慢不了，您放心吧。”说着，彼此分手。自然头陀跺脚一跳，过墙去了。丈身和尚仍翻屋回房。

丈身和尚推门进房，反手掩上门，忽见黄礼将长剑安在背后，瞪着双眼立在当地。丈身和尚朝他一笑，黄礼问道：“师叔上哪里去的？”丈身和尚道：“您叫他们起身，免得我一番话说几遍。黄礼便捱个儿叫醒孙安、范广等。丈身和尚将会见自然头陀的话告诉了众人。黄礼很为大通尼抱不平。范广却心中觉着有许多结解不开。丈身和尚叫众人快拾掇，就要动身了。薛禄便出去备牲口。薛妈妈将包裹打好。大伙儿收拾好了，各提兵器出房。挡子店是先给店钱的，用不着到柜算帐。洗盥过了，便出店门。薛禄拉住牲口待着，各人接过丝缰，薛禄伺候薛妈妈上了骡，自己才翻身上马，一路出了红藤庄街口。

到了大路上，丈身和尚和范广已见自然头陀在前面缓行，便紧一紧手中缰，赶上了他。范广首先下马拜见，丈身

和尚给吉喆等都引见了。自然头陀笑道：“怨不得人家说是一伙军官，你们这打扮真像营伍里出来的。在哪里寻来这许多齐整巾袍？”丈身和尚笑道：“咱们走吧，话长啦，走着告诉您。”范广便将坐骑让给自然头陀乘骑，自己随在马后。

一路上，丈身和尚将众人遇合和破抱犊崮的事，一一向自然头陀说了。自然头陀道：“抱犊崮那伙人俺全知道。就只地理儿张绍枬是个有能耐的汉子，十八般无不精，还射得一手好箭，真是百不失一！另外还有个白雪王玉，是邯郸王周正的儿子，祖传善走，一日能跑五百多里，还使得一条好戟，打得一手好镖，朱高煦一见就爱上了。你们这回没见个粉白的胖子，八成儿是到乐安去了。”黄礼接说道：“不错，有这么个人，俺知道的。俺学跑腿就是和王春正，就是他的伯父，许久没得信息了，却不知道他在抱犊崮。”

说话间，因为自然头陀性急，打马急奔，已是几十里到了徐州府城了，便寻了一家伙店打早尖。又买了一骑长行牲口，给自然头陀。众好汉吃过饭，齐上马。范广的牲口，仍是范广骑着，直向白龙山趲程。急行了两整日，还乘月光带赶了一程夜路，才赶到白龙山下。

众好汉到了白龙山，就山脚下四面一望，全是荒野，没个可以歇脚的村集。再瞅那山上，树木葱茏，黑压压，一丛丛，也不知有多大的林子。丛绿之中，间或露出一两点茆屋尖儿。打山麓到山巅瞧去，只一百多步光景。却是后面屏风般还有一座高嶂，矗冲云表，不知有多么高大。丈身和尚要寻个寄屯牲口处所，再使一两个人上山去探探光景。自然头陀一听不肯，坚持着要立刻冲上山去，并说：“俺是熟路，

你们只随俺来便了。”丈身和尚没法，只得叫黄礼和薛禄两人拿些银子，将牲口寄往山腰樵户人家去。薛妈妈也同去暂时寄住。二人再随后赶来。自然头陀早不耐烦了，倒提铁杓，撒开两腿，向山上猛跑上去，众人只得随后齐上。

白龙山上情况如何，详载下章。

第十二章 荡窟穴双侠逞神威 奔长途弟兄赴大义

话说自然头陀直上白龙山，丈身和尚和黄礼等随后赶上去。越过那前面的小土坡，只见些茆屋草棚，都是一眼到底，瞅的清澈，藏不住什么的浅屋。顺着山坡下去，便是一条涸涧。只余干沙，一滴水也没了，也不知干了若干年了。自然头陀当先过涧，便到了前面峰麓。

丈身和尚等随后赶到。抬头瞅那山峰时，只见层峦叠翠，遍山都是树林，葱郁如烟，铺在那重重的巨峰之上，如大雨将来时的乌云一般，濛濛涌涌，堆堆挤挤，拥起一大片。峰腰里，蜿蜒如带，曲曲折折，隐隐约约，露着一道白光。整个儿瞧去，就如黑云堆里，一条白龙正在天矫盘旋着一般。丈身和尚不觉长啸一声，接说道：“好个所在！怨不的唤做白龙山，真像极啦！这般好处所偏是一班坏东西占了，天下已无干净土，九重何地慰苍生？”说罢，不觉长叹一声。

自然头陀在前面听得，回头道：“喂，救人如救火，您不要尽着闹酸劲儿，快走呀！这会儿，正想厮杀了，您叹什么鸟气？倒的什么霉！”丈身和尚笑道：“瞧您这急猴子，早到哪里去了？怎不跑到北平去？省得这时到这儿来干着急的，早就该弄好了呀！”自然头陀两眼一瞪道：“您不要激俺！瞧俺今儿可弄的好？”众好汉在后听了都笑了。

正走着，忽听得后面有人高声大叫：“师傅慢走！”丈身和尚回望时，正是薛禄和黄礼，还和一个人，不大看得清楚。便放缓走步，待他俩赶来。自然头陀却没听得，一纳头，仍朝峰巅直闯。又听得薛禄、黄礼一齐大叫：“师叔，不要朝那边去了，走错了！贼窠儿在这边，拐过去就到啦！”自然头陀才停步高声回问：“您俩怎么知道的？”薛禄放喉应道：“俺俩逮住一个了。”自然头陀这才回身到丈身和尚等一处待着。

黄礼、薛禄等二人近前，众人才瞧见他俩绑着一个长瘦汉子，牵牛一般牵了来。走到跟前，才停脚，向丈身和尚说明自己将安置薛妈妈、寄顿牲口的事说了。自然头陀早急了，说道：“噫，您俩真烦透了！这没要紧的事尽说干吗？把那小子带过，俺要问他。”黄礼便将那人牵到自然头陀跟前。

自然喝问道：“您是干什么的？”那人道：“俺是做木匠的。”自然头陀摇头道：“俺不问你这个。你怎么到山上来的？”那人答道：“这两位爷把俺捉了来的。”自然头陀大怒，伸手就是一个耳刮子，大骂道：“浑蛋！谁问你这个？”打得那人掉了一嘴的牙齿，口中流血，更是连话也说不出。自然头陀兀自怒气不息，举脚便踢。

丈身和尚拦住道：“他听不懂您的话，待我来问他吧。”便转向那人道：“你姓什么？叫什么？这山上可有寨子？你在寨子里干什么？寨子在哪一方？你全实说了就饶你。”那人嘴脸肿得说不出话来，一手捧着腮，一手连向黄礼指着。自然头陀又要打，却被丈身和尚拦在前面，挡劝住了，丈身和尚便转向黄礼道：“您知道怎不说？”黄礼笑道：“我还没

来得及说，自然师叔要问这厮，我只好先带了过去。”丈身和尚笑道：“您说吧。”

黄礼道：“我和薛兄弟俩向这峰头来，抄近打草丛里穿过来。不料这厮兔儿般打草里猛的闯出，吓了我一跳。薛兄弟在前，一回身，就将这厮捺住了。先问他，不肯说实话。后来薛兄弟揍了他两下，才说出姓田，名澍霖，是这山里的箭子，专在山前山后望风，家里就在山下。这山里，大寨主名叫野兔子陈攀桂，原是学里秀才，会些拳棒，落草为寇。二寨主名叫夜游神林太平，是海南黑驴儿黎大宛的大弟子，都入了教。前几日，确实有个大通师傅拿住一个十多岁的黑孩子，送到寨里。”

自然头陀听到这里，两眼一瞪，转头向着丈身和尚，抢说道：“如何？您听明白了！这须不是俺教他诬陷那秃货的！”丈身和尚只当没听见，瞋定黄礼听他说下去。

黄礼接说道：“问了两次，没问出什么。这两天不知那黑少年还活不活。那山寨，只朝这涸港朝东，转过山脚，再打一片松树林子里穿过去。翻过一个小山头，迎面有一块大石头。石头背后，是个山凹。那凹正中有个石崖空门洞，像人家大门一般。过了那石门，顺着山嘴，一抹角，那石崖根下便是。我问明白了，便和薛兄弟牵他来了。”

丈身和尚听毕，正要和自然头陀商量，如何进去？谁打先锋？一回头，已不见自然头陀了。再向前一瞅，只见他甩开脚步，连纵连跑，已斜过涸涧东对岸去了。便招呼黄礼带着田澍霖，和众人一齐随后加紧撵来。

原来自然头陀耐着性子听了半晌，早已满心厌烦，只碍着丈身和尚在细听着，不好截问催说得。及至说到黄礼说到

山寨方向路径，才耐住怒焰，听清楚了。便旁的什么都不管了，欵的绕过丈身和尚背后，拔腿就走，朝东直奔。待丈身和尚瞅他时，已奔过涸涧了。

依着黄礼所说的路径走去，一点儿没错。不多时，便到了那石门跟前。自然头陀首先跨进石门去，顺着山嘴，抹角拐弯，便到了石崖上面。闪眼向下一望，以为石崖底下必有许多高房草寨。哪知就几间黄土墙的矮屋。便沿崖飞步而下，两手握定铁杓，振起精神，直向矮屋中扑去。

那矮屋门外没个人影，那屋里也不听见有甚动静。自然头陀离矮屋门前七八步，便舞动铁杓耍开像朵荷花一般，护住全身，猛然和身向门里滚闯进屋。没见人迎敌，便将杓一收，定睛一瞅，屋里没一个人，只横七竖八倒着一地的死尸，壁角里堆着几个脑袋。自然头陀顿时一愣，虽不害怕，却也火气全消，满心诧异，呆立在门口，没做理会处。

丈身和尚在后，陡见自然头陀异常的冲进去，一脚踏上门槛，忽然如泥塑木雕一般屹立不动了，大伙都觉奇怪。赶到自然头陀身后，正要问他，却都一眼瞧见屋里横了许多死尸，遍地淌的是血，都不约而同的和自然头陀一般，呆住了。

丈身和尚拉住自然头陀的右手道：“不要发呆，进去呀！”自然头陀道：“您瞧，这是怎么一回事？”丈身和尚道：“甭管是怎么一回事，咱们终得进去呀！终不成就这么回头去？”

自然头陀才进了屋门，打死尸中间过去，便到了二道门。进门又是一个院落，也倒了两个缺手少脚的死尸。院子里是三明两暗的房屋，自然头陀打西头进去，丈身和尚便打

东头进去，并叫众好汉分途察看。大伙儿前前后后抄了一遍，只有些衣服零物乱摔在地，夹着割断了的几条绳索，还有些大锭银子，也散在桌上地下，却没个人影，更不见聊昂。

大伙儿来到正屋里，自然头陀十分纳闷，愤然道：“这不是见鬼么？也不知什么时候谁来砸了的？咱们却来给他收尸！”丈身和尚笑道：“谁教您一定要那么急奔来啦？”自然头陀急道：“您还有心肠呕着玩儿，这是怎么弄的？不就够死人了吗？您还来加点油儿酱儿！”丈身和尚呵呵笑道：“这有什么难解？更用不着呕！这不明摆着是比咱们来得早的好汉们给砸了吗？如今只问问田澍霖，或许能知道点线索，是谁来砸了的？”

自然头陀猛然想起还有个田澍霖可追问，便走到柱上将他解下，牵过来问道：“这窠子是谁砸的？你实说出来，俺放了你。要说谎，便送你和你的伙计们结伴去！”田澍霖挣了一挣，才哼出一句话来道：“俺在前山，不知道。”自然头陀便待拷问，丈身和尚止住道：“我想起来了，他真是不知道。如果知道时，他老早就跑了，还藏在前山干什么？再说，他见有人上山也只有避过的，再闯出来报讯给谁咧？可见他没得信儿。”

正说着，忽听得黄礼叫道：“有了，这不是人家留下的字儿吗？”丈身和尚回忙头望去，见黄礼手指着正梁上，众人顺着他的手一瞧，果然梁上粘着字条儿，被风吹得飘飘的。彭燕不待丈身、自然开口，便耸身向上跳去，头顶屋瓦，便伸左手扳住正梁，右手轻轻的将字条儿揭下，一松左手，飘然落地，双手将字条递给丈身和尚。丈身和尚接过，

和自然头陀同瞧，只见上面写着：

奉大通师命：荡此贼窠，解救同道。如有追寻我者，请循大道北行。

南阳玉狮子、寿州铁狮子

丈身、自然都知道玉狮子是五台了了和尚的弟子文义，铁狮子是匡庐周颠子的弟子魏光。自然头陀这一来真闹糊涂了，心里不知乱到怎样，自己也不知该怎样思忖，才得明白。丈身和尚却转头向自然头陀道：“如何？您瞧明白了。这须不是我叫他维护醉比丘的。”自然头陀只急的跺脚，一言不发。

黄礼犀言道：“依俺看来，这两人走的还不远。一来，田澍霖既是箭子，总是捱班轮值的，当时他还没回山，不曾知道这事，足见只是他上值以后，一会儿的事。二来，瞧这些死尸，都是刚死不久的样儿，更可断定就是今儿的事。咱们如今随后撵去，准能撵的上。”丈身和尚听了点头不语，自然头陀便叫：“走呀！快撵去！”彭燕道：“有人知道这两个人是哪里来的么？何妨再想想这死人的可有咱们认识的人？”丈身和尚便将文义、魏光二人的来历约略说了，自然头陀耽心聊昂，便和范广、黄礼查看死尸，查了个遍，只查出那死在大门边的瘦矮汉子，就是自然头陀拦住问过讯的那人，其余都不认识。再牵着田澍霖去认看，才知道都是寨里的小伙计，内中也没陈攀桂、林太平二人。

丈身和尚因田澍霖不曾知道寨子砸了，料想陈攀桂、林太平一定是打后山或是旁侧小路逃走的，文义、魏光也一定是同一条道上探撵去了，便将这意思告诉自然头陀。自然头陀深以为然，便和众人说，并叫黄礼、薛禄去迎取薛妈妈并

带牲口。一面便在寨里搜寻些粮米、蔬菜、油盐，整治些饭菜。又寻了两坛酒，待薛禄等回来，大伙吃了个饱，这才收拾兵器马匹，将寨子烧了。

大家一齐离寨，牵着牲口，叫田澍霖领路打后山下山。后山却是阔石路，平平坦坦，曲斜下去，很好骑马，不比前山那般崎岖狭窄。众人便上牲口，骡马下了山，到了大路口，丈身和尚便叫黄礼将田澍霖放了，并给他十两银子，叫他从此做些小买卖度日，不许再给山贼当箭子。田澍霖保得性命，还有银子，真是喜出望外，连忙唯唯答应，磕了几个响头，才爬起来依旧上山翻过峰头，回家去了。

众人转头向北，一路行着，一路议论白龙山的事。自然头陀满心狐疑，想着：不知真是大通投了朱高煦，还是俺瞎疑心？俺几次亲见亲闻，难道都靠不住吗？聊昂是他们救去了吗？终揣摩不出个究竟来。丈身和尚等却是异常高兴，有说有笑。骡马追了一下午，还没上大路，便寻了个小村庄宿了。

次日又走了一日，也没撵上哪个。丈身和尚料想：醉比邱许是离了京城了，要不就差文义等到塞外，或是到五台去请沙面沙弥去。如今先撵上他俩就能明白，如果真是他们全离了京城，也省得跑冤路。就是没离京，也得先追上他俩，寻问着聊昂的下落，解了自然的疑惑，才能收复得他这师徒三条毒龙，帮咱们去灭白莲教。要不，任你说破嘴他也是不相信的。便决计撵上俩狮子，再看事行事。

如此又行了两日。那日，黄沙滚滚，连太阳都遮的黯淡无光。丈身和尚等一行人在风沙之中勒马疾驰。行了一程，遥见前面有四骑马不快不慢地走着。黄礼眼尖，早瞧出前面

两骑马上是怒龙徐奎、恶虎徐斗哥儿两个，便和丈身和尚说了。丈身和尚仔细一望，果然不错，只后面两个瞧不准是谁，估量着总是同道子弟，便和自然头陀说明徐奎是大通尼的弟子，见面先问明白，不要先破口伤人。又招呼众人打马急追。最高兴的要算是自然头陀，他想着：遇着这两个五台宗派大通的弟子，准能知道聊昂的下落了。心头一爽快，两腿分外得劲，那马便和离弦羽箭一般向前射去。丈身和尚和他并辔而驰，众好汉在后继进。

前面四骑马走的原不快，后面一阵急赶，不多时便赶上了。徐奎、徐斗在马上忽听得后面无数鸾铃乱响，一阵牲口奔腾而来，心疑路上有甚岔子，忙回头瞅望。这时后面众好汉已赶近了，徐家兄弟回头瞅见当先一个胖大和尚，和一个肥黑头陀二人并马飞驰，后面随着许多军官武士打扮的汉子，直向自己追来，心中一动，忙按佩剑凝神细瞅，才看出当头的是丈身和尚和那探宫时遇见的头陀，后面一伙人中有万里虹黄礼在内，顿时心头放下一块大石，却又疑着：师伯几时南来的？怎么反在我俩后面？又怎样和这头陀同行呢？徐斗嘴快，瞧明白了，便叫道：“师伯，你老什么时分到南边来的？”一面便和徐奎勒马回头，迎上前去，马头将要相近，便翻身下马，就道旁参拜了师伯。丈身便叫他俩和自然头陀行了礼，便和黄礼相见，又和薛妈妈及彭燕等一一相见，通名道姓，彼此互相行礼。这时大家都下了马了，徐奎便叫两个跟随的家人牵着牲口，大伙儿立在道旁叙着。

丈身和尚道：“咱们要说的话多着啦。这大路上不是叙话之所，咱们到前面寻个幽静地方坐下再细说吧。”众人都道好，便各拉牲口，纷纷上鞍趁大路直趲。自然头陀急于要

问讯，被丈身和尚一拦，又要寻着地方再说，心中甚是懊急，却又没法遂意，只得也上了马，随众人前行。

一口气奔了五里路，才到一家茶亭门口，丈身和尚道：“就在这里吧。”众人齐应了，下了马，将马牵到门前水槽上，茶亭子里面的小伙子、小姐儿见了这许多军官、公子等打扮的人，又夹着一位老太太，两个出家人，疑心是哪里汛上武官接眷，不敢怠慢，连忙赶出来，一面嚷着：“爷们里头坐。”一面接牲口，忙了个十足。丈身和尚问道：“可有干净屋子，借给我们坐一坐，说说话儿？”小伙子连忙答说：“有、有！请爷们上里面去。”

丈身和尚等便跟着那小伙子向屋里走。那小伙子长在大路旁伺候惯来往官商的，知道是要话密话了，便直引众人到后面大竹棚底下。连忙掇凳子，泡新茶，忙个不停。丈身和尚等瞧这竹棚搭在一所菜园中，旁靠水塘。四面匝地菜花，黄绿综错，映着水上微波，鹅鸭浮游，倒觉比那大家花园反多真趣。众人长途辛苦，到此精神一爽。

大伙儿在棚下坐定。丈身和尚方要探问徐奎、徐斗京城里的事，徐奎、徐斗也正要问丈身和尚南来的缘故和擎天寨的情形。不料自然头陀再也憋不住了，早高声向两徐道：“俺可耐不住了，请问您俩：打京城里来的，可知醉比邱可在京里？他到底在京里干些什么？为什么要帮着朱高煦呀？”徐奎听了，两手一拍，唉了一声，说道：“这才是一言难尽！”丈身和尚急跟问道：“怎样了？”徐斗皱着眉头道：“噫，事算糟透了！”丈身和尚急问道：“怎么糟的？”

大通在京里出了甚岔子，下章再叙明。

第十三章 释误会纵谈诛草寇 解前嫌陷阵救同人

话说丈身和尚听得徐斗说京城里的事糟透了，连着追问怎糟的？徐斗长叹一声，摇头不语，徐奎见徐斗不肯说，便接言道：“这事真是话长。我们在京里捣汉王府，闹皇宫，这些事，大概师伯和众位都知道吧？”丈身和尚点头道：“全都知道了，您只说往后的事吧。”

徐奎说道：“自从我们夜入皇宫，上奏告密以后，朱高煦的罪恶是彰明较著了，永乐爷也知道他那儿子是实在不是东西了。满朝文武瞧着窍儿了，大伙儿丛棍打死狗，你一疏，我一折，全是参劾朱高煦的。黄非、尹昌隆两个，更是上殿面奏，求万岁爷严办。眼见得朱高煦有打入高墙的分儿了，不料太子高炽竭力保奏，将父子之情说动了永乐爷，朱高煦只就藩乐安，反倒给他弄了个地方做根本，这事不是已经糟了吗？我们在京里得了这个讯，知道朱高煦一定要在乐安大张旗鼓的招兵买马、聚将屯粮的。我师傅醉比邱便决定离京，京城里既没什么事了，也用不着留人在京里，就想要大伙到乐安闹他一闹，扰得朱高煦暂时立不起基业，再大家出塞，同去破霞明观去。恰好于廷益接着他父亲的信，要他请假回乡祭扫，大伙便都拾掇预备动身。不料就是那夜里，突然间来了许多锦衣卫缥骑和侍卫武士，约莫二百多人，还有几百兵丁，向我们住的那屋子包了两匝。一声呐喊，便突

门攻打。我师傅不许我们动手，只吩咐保着吴先生父子，挈着那个粗使丫头，越屋出去。哪知丑牛儿，施铁臂，茅金刀，雷螭虎和分水犀五个，也不知是存心不听我师傅吩咐呀，还是真没听见，齐吼一声，拨开门闩，便打了出去。这一来，可糟透了！我们原是一片好心，和朱高煦作对，这一下就变成抗拒官府，叛逆不法了。我们要不救应，还成个同道吗？要是一打救应，这事便越闹越大了。我师傅忙迫中，没法想，只得说：既已闹明了，就大伙儿打出去吧！当下约定燕子矶会齐，叫我和文狮子、千里驹、镇华山我兄弟五个人护了吴先生父子和于廷益三人，打屋上跳过隔壁豆腐店，翻到后街，暗地走了。我师傅挈着丫头，领着浪里龙、魏狮子、魏黄虎、种金戈、红孩儿、一朵云、飞将军、八哥儿、震天雷、没毛虎、混天靛、分水犀、玉麒麟，一齐打前门冲出。茅金刀等五个已砍伤了许多了，加上这一阵人，也不知杀死杀伤多少。

“我们五个和吴家父子于廷益寻僻静巷子下到地下，悄的转小路到我家里。一会儿，我师傅也来了，说大伙儿已分散了，不知有没有失散人？现在有藏在北极阁下面山里的，也有藏在台城的，也有躲到仪凤门一带田家的，大概都出不了城，快给想个法子！我急的没法想，便和家母商量。家母说：人少一点还可设法。如今正是三月里，都改扮了，随我出城，只说去祭扫先王爷、先国公的墓，谅没人敢阻挡。我出来一说，吴先生也说这法子最好。我师傅便四处约众同道夜里到我家来会齐。那夜里，同道们纷纷来到，查来查去，只少了茅金刀、丑牛儿、施铁臂、混天靛四个，待到三更还没来。有人说早就失陷了；也有人说先没失陷，准是这会儿

一露面，给锦衣卫掙去了，却又想不出一个寻找的法子来。一直急到五更将近天快亮了，丑牛儿三个才提了几个人头跳了进来。大伙儿一问，才知道他们三个藏在田地里，黄昏时有个锦衣卫官儿，独自到仪凤门去，被他三个瞧见了，就那么扑出来，掙住那官儿，拖到田地中间禾阴下，捺在水地里就捶，捶着还不许人家吆喝。弄的差不多了，才提起来，问他为什么要和咱们作对，围咱们屋子？那官儿情知是这一案，便说：是都御史邱福密奏圣上，请拿妖民，严宫禁；说你们擅入宫禁，罪该腰斩，非严厉拿办不可，万岁爷才有这道谕旨，着锦衣卫拿人。丑牛儿又问明了邱福的公馆方向，便将那官儿宰了。赶晚上，他三个到邱福公馆里，宰了几个人才来，也不知邱福在内不在内。

“一会儿，混天鼋也同来了。他却是到宫中诉冤去了。将咱们捣汉王府和告密的始末原因写了一大篇，给永乐爷送了去。他将这篇东西摺在万寿宫里，出来时，猛不防被西狗咬住了肩头，几乎被那狗撕开了。好得他身子利落，向后一踢，将狗踢死，才跳出高墙，遇着向丰波，大战了一阵。人越来越多，又被狗伤了肩膀不得力，觑空便上屋飞走。向丰波赶他，被他一镖打倒，才逃了出来。当时，家母取衣给他更换，我师傅给他调治了伤痕。

“给他四个这一闹，可更不得了了！次日清晨得讯，各城门只许官眷女人出城，任什么官儿不论有没随从，全得盘查得一个周到。我们只得改变计策，再想法子。后来还是吴先生想得一法：几位女同道除我师传出家人不便，都改扮了，随家母出城。余下的都打水门走。于廷益没进宫，没人认识，和吴先生暂在我家屯住听讯。好在我兄弟全走，外面

知道家母有个干儿子，吴先生只说是新聘西宾，吴春林兄算是随侍陪读，谅来没人疑心。女使丫头也藏在我家。我兄弟俩入宫时有分的，怕当时有人识破，尤其是我，太监里面认识我的很多，家里万不能住，便和众同道同走。商议定了：魏黄虎、分水犀、玉麒麟、混天鼋都改扮了，随家母乘轿出城，便暗地转到水门边救应。水西门是有人防守的，只在台城下水瓮前会齐。到了夜里，好得吴先生想起，教于廷益将蛟龙剑借给我师傅。到了水瓮下，使蛟龙剑斩开大闸铁柱。浪里龙先赴水出去探望，会着分水犀、玉麒麟三人一同泅水到湖边劫了三只鱼筏子，划进水瓮，才将众人接出来。

“出了城，胆就大了。大伙儿渡江住下，买了牲口，便分做几起，向北走来。家母回城。官没三日紧，家母不放心，才教这两个家人跟来探讯回报。咱们京城秦淮河那屋子东西，甭说是全没了。那些牲口都是各人拣得骑熟了的，好得锦衣卫的人只贪财，嫌他蹄口不一，不好分赃，拿来发卖，家母便叫先国公部下一个旧将一总花了五百两去买了来，现在全在我家里。”

自然头陀又忍不住了，截问道：“您师傅如今在哪里？您说的那个文狮子、魏狮子走在您前还是在后？”徐斗抢答道：“师叔问这话，俺明白了，可是为白龙山的事？”自然头陀双掌一拍，跳起来道：“可不是！俺就为这个憋的受不了了！”

徐斗道：“这时怨不得师叔不明白，俺们跟着师傅的也闹糊涂了。在京里时，俺师傅常说：莽行者转到螺丝壳里去了。俺们请问是怎么一回事？师傅就将在宫里遇着师叔，料定师叔一定是假意投托朱高煦那厮的。师叔却反当俺们是帮

助朱高煦，这事够多么冤苦！俺师傅过江后，到牲口行里买牲口，那掌柜的请教法号上下，俺师傅也没瞒他，反正京里也没知俺们姓名指名查拿，何必改名？识破倒觉不好。他听说，便问：可是明光浮屠寺里大通师傅差来的？师傅答说不是，却很诧异，怎么也会有个大通师傅？便到处仔细查访，竟没敢说好歹。俺师傅就料那个大通，一定不是个好东西。在京江驿动身时，虽分做四起走，却是前后照应的。俺师傅和俺哥儿俩一路走，便不说名讳了，专向乡民打听浮屠寺。那天，合该要破这闷葫芦！俺们在路上听得过客行人纷纷说的普陀大通将人家娘儿们抢了，送到乐安去了。俺们大为惊怪，再一询问，竟是将浮屠大通，和普陀大通弄成一个人了，便决计到明光去寻那个大通。

“那天黄昏时，俺们落店，哪知文狮子等前面走的，都待在那里等俺师傅，说是这儿有人冒着普陀大通的名儿瞎闹，咱们非得给弄清楚不可！一会儿，有个和尚投宿，镇华山听得掌柜的说他是浮屠寺来的。俺们待夜深时，到那和尚房里去，茅金刀将那和尚一把挟住，弄到野地里去拷问他。据那和尚说，浮屠寺的住持是个和尚，不是尼姑，不叫大通，法号达通。原是汉王的出家替身，近来奉汉王谕旨探听京师讯息，并访拿武当、五台的人。达通和尚能使一柄月牙铲，等闲三两百人不要想近他身。还有一种功夫，能做一种花炮，点燃时，啪的一声，烟雾一冲，任谁都要迷倒。又说近日拿得一个五台弟子，亲自解到白龙山去了。再问白龙山，那和尚说，也是汉王的人。俺们又问明了白龙山的方向路径，才将那和尚绑了，堵了嘴，扔在林子里，任凭第二天采樵的去救他。

“第二天，俺们吃过饭，不往明光去了，大伙儿齐往白龙山来。进了白龙山，镇华山领着俺们十几个走先，文狮子、魏狮子和师傅在后。不料俺们走先的人，一直没见有人。到那石崖门时，忽听得啪的一声，大伙儿全被迷倒了。俺师傅瞧见，急取出解迷药，自己和文、魏二人各用了些。又将鼻孔堵了，急赶来相救，和那俩强盗陈攀桂、林太平大杀起来。达通那贼也来助战，俺师傅便亲自敌住他。那贼认识俺师傅，战了数个回合，掉转头就跑，被俺师傅一弹子打倒，捉住了。俩强盗敌不过俩狮子，也转身就跑。俺师傅见达通已擒，便叫俩狮子不要撵了，快取凉水来救人。那山涧里没水，俩狮子直入窠内，杀散众喽罗，才取得凉水，救俺们许多人醒转来，便大伙儿将达通押到窠子里。

“俺们追问明白，便在里面石洞里救了师叔的弟子聊昂。震天雷在达通身上搜个药方儿，拷问他，才知是做迷弹的。震天雷问明了做法，又将达通那厮身边搜得的两迷弹拆开仔细瞧了，果是那样做的。震天雷得了这秘方，从此真是名副其实的震天雷，不仅是嗓子吓人了。俺师傅和聊昂谈了半天，他才得明白，便一定要到南京去寻师傅说明原委。后来拷得达通亲说曾使迷弹迷师叔，因顾着解人，没暇加害，这才知师叔北来了。俺师傅和聊师弟商量朝北跟寻，聊师弟听说师叔离了京城，便没一定的主见了，便杀了达通那厮，叫文狮子、魏狮子留下姓字，便大家下山。俺师傅干了这事说：这一来，我和莽头陀容易弄明白了。要不然，他这一辈子也和我闹不清楚。聊昂师弟要回京去，说是给俺师傅解说明白。俺师傅不让他去，说：您师傅不在京里了，这时也许到了明光浮屠寺去了，咱们就回到明光去吧，凑巧还能会着

他。这才带了聊昂师弟一同回到明光，却叫俺哥儿俩先按站缓走，顺便探探沿路可有什么不规矩的寨子和朱高煦连结的，或是有什么教匪。俺俩便先走着，按站缓行，今儿才到此地。”

丈身和尚听毕，笑向自然头陀道：“这您可明白啦？”自然头陀皱着蹙额，使右手捶着脑袋道：“瞎，俺就是没问明白那闯祸的秃厮是和尚是姑子。”丈身和尚又笑道：“您仗着有几茎卷毛，秃厮也骂够了，回头会着醉比邱时，非教他和您算帐不可。”自然头陀跳起来，嚷道：“可了不得了！被这秃厮占尽上风头了！俺就走吧，回头和那个秃货再一碰头，俺还得被你们吃下去啦！”丈身和尚笑道：“您多骂些，反正咱们再一总算！”自然头陀大叫：“完了！完了！”丈身和尚还要逼他，不料他这一大嗓子，茶亭里小伙子当是爷们怪他没来伺候，闹脾气了，惊的慌张跑来，嘴里连说：“对不起爷！对不住众位爷！”众好汉哄然大笑起来，连自然头陀也忍不住呵呵大笑。

丈身和尚将自己南来的缘故，和众位好汉的来历，以及破抱犊崮、探白龙山等事详细告诉他俩，并说：“现在京城里既然没事了，咱们都出塞吧！”又向彭燕、孙安等道：“你们几位如果有事，咱们就此分手，后会有期，免得耽搁事务。要是没事，咱们就不妨大伙出塞去。”彭燕原没甚大事，这几日和丈身和尚同行已深知底细，且见丈身和尚开诚布公，十分欣羡，满想借此认识诸位大侠，学些深湛武艺，便一口答应准定出塞。孙安也道：“我久已恨不过白莲教的横行霸道，且是在京里做了这芝麻官儿，满肚子胀满了的是气，满眼瞧见的都是不顺眼的事儿，老早就不愿干了，才请

假出来闲逛消消闷气。如今得遇尊师，正好跟随出塞去，干一番痛痛快快的事业，也不枉老天生我这条汉子！”吉喆正没处去，自必是跟着他伯父丈身和尚走。

只有薛禄瞪着两眼，不言不语。丈身诧异，问道：“您不去么？”薛禄急道：“俺哪有不跟师傅走的道理！俺心里也恨不得立刻就去，只是俺妈怎么样呢？”薛妈妈抢说道：“孩子，你去吧！前程要紧，俺哪里不好住，你急什么？要不俺还跟你一道去。”丈身和尚接说道：“如今咱们出塞有好几千里路，老太太怎能走这长道子？就是路上也不方便，且是我们都走的紧急，要破站赶路，老太太这两天已经太辛苦了，长这们下去，怎受得了？就是薛禄心下也不安呀！依我说，且找个地方住下，待有人进关接眷时，再一道同去，您瞧可好？”黄礼听了瞞言道：“那么，就到单家庄去吧。那儿庄子大，食用好，千年松伍大哥家眷都在那处，待人极好，再没可耽心的了。”徐奎道：“曹州离此地很远，咱们又得绕道儿耽搁日子。依我说，就请师伯给封书子，叫我这两个从人护送薛老伯母进京到舍下暂住。家母素来钦敬师伯，断没个不竭诚相待的。就是薛老伯母要另立人家，舍下左近有的是房屋，搬些用度家伙，再制些衣被，拨两个奴仆伺候，也容易，不比单家庄是乡下。说到日常用度，薛老伯母一人能用几何？舍下虽寒，也还不在于这一点。就是薛禄兄弟出塞，塞外有人有讯进京，终须到舍下的，薛老伯母问个讯儿也便当，薛禄兄弟也能常知道老伯母的起居，不是便当极了么？”

薛妈妈先时舍不得离孩子，后来想着孩子上进要紧，便不言语，反催薛禄出塞去。及至听黄礼说送他到单家庄，心

里又害怕和王大户庄一般的难伺候。又听得徐奎这一篇话，心下暗想：刚才不说他家是王爷家吗？怪怯的，俺不去！再听得能够独立门户，有穿有住甬着急吃饭，还有人用，便想：且去一头吧，哪里找这神仙日子过去？落后，听得说母子讯息方便，更是决计前去，连王爷也忘了是可怕的了。

当下议定，徐奎便叫两家人来吩咐，要他们护送薛妈妈回京去。那两家人虽心中不愿出塞，极想回京，却是因为徐夫人嘱咐严厉，不敢半路折回。后来听说有丈身大师的书子，知道可脱干系，乐得少辛苦几千里路，当下便连说了几个是。徐奎又吩咐沿路须尽力伺候，和伺候夫人一般，不许稍微违拗怠慢。倘若不遵吩咐，得罪了薛老太太，准教总管一顿鞭子，要你们的狗命！”两家人唯唯答应。

薛妈妈如何动身往京，众好汉北上做些什么事，都详下文。

第十四章 拔刀相助契合同心 倾臆共商谋诛乡蠹

话说丈身和尚修了书子，叫薛禄给他母亲。又叫薛禄将包裹打好，所有银两衣服等物，俱拾掇停当。丈身、自然二人各将身边和包裹里的银两宝钞共约三百余两，一总给了薛妈妈。薛妈妈想着：前后得了这许多银子，真是一辈子想不到的事。就让再活五十几年，也穿吃不了。再说到京还有穿有吃用不着花银子，这一辈子除儿子不在跟前，再没可着急的事了。又想着：人家给这许多银子，就是要请禄儿给他作一辈子工，也得答应。如今只做徒弟，怎能不让他去呢？想着，心中一爽，倒没什么留恋的。

薛禄拾掇好了，将自己身边的银钞只留下十两，都塞在母亲衣袋里备用，并说道：“妈路上尽管雇车缓走，甬急。要使的钱，吃的喝的，全不要省，当花总得花。徐府两位管家，是见过大世面的，妈得多给他们吃喝些好的，不要让人家抱怨，对不住他主人。”薛妈妈点头道：“俺全知道，您甬着急。您能这般懂事识势，俺也放心了。”母子二人虽不是惨别，都是赴安身立命之所，却是天性所关，也免不了掉了一场离别泪，母子互相安慰了一阵。

薛禄出外，将留下的十两银子给徐府俩家人。俩家人见薛禄母子衣服华美，当他也是将门，不敢怠慢，趴下磕头谢赏。薛禄不料有这一下，没来得及搀扶，更忙中不及回礼，

只得拱了拱手，说声：“一总拜托！”两家人一同低头垂手，回了一声：“小的们不敢，理当伺候老太太！”徐奎听得家人和薛禄说话，当是家人讨赏，忙赶出来，没瞧见薛禄给银子，也就罢了。只叫两家人：“去叩见薛老太太！”两家人应了声是，侧着身子到里面豆棚下，向薛妈妈磕头。薛妈妈欠身拂了拂，徐奎将二人名儿告诉了薛妈妈。薛妈妈向衣袋里掏出几颗碎银子，想想，递给俩家人道：“送你俩喝一壶儿。”徐奎拦住，一定不许家人收，却仍叫磕头谢赏，薛妈妈只得罢了。

两家人又叩拜了丈身和尚等老少众好汉，回头叩辞俩公子。徐奎、徐斗将稟安家信交给二人，赏了二两银子盘费，另备五两银子预备作车马脚钱和薛妈妈的店饭钱，吩咐：“沿路不许花薛老太太的钱，不许讨赏。”俩家人垂手敬应，才去雇车。徐斗便叫茶亭里小伙子做饭，买酒菜。一会儿，俩家人雇了一辆双套轿车来。徐斗叫将带的路菜都取来，便让众人吃饭。自然头陀知道大通尼和聊昂在后面，也不着急了，慢慢的待小伙子做了饭和酒菜掇来，和大众饱餐一顿。

这时天色已是未牌时分，饭后，便拾掇起程。薛妈妈朝南，众老少、众好汉朝北。薛氏母子互相叮咛，众人劝慰一番，才洒泪而别。薛妈妈上了车，徐府两家人前后护车，迤迤南行。到京时只说是徐府接来的亲戚，平安入城。徐夫人接着，看了丈身和尚的书子，和俩儿子的稟帖，一定要薛妈妈住在府中，待薛妈妈如姊妹一般，不在话下。

徐奎、徐斗等待薛妈妈自己拾掇了马匹，跟着丈身、自然二人和众好汉骤辔北行。这时，倭贼寇辽东，瓦剌犯燕北，北地用兵，迁都之议又起。南北大道沿近的百姓惊慌不

宁，盗贼蜂起。众好汉便专寻小村集投宿，探听白莲教的消息。行了三日，越过抱犊崮，沿途查问。大通尼一班人还没过去。自然头陀便要住下来，待一天。丈身和尚知他心挂聊昂，不肯和他争执，就住下了。

事有凑巧，那天众好汉在山东边境周南集待着。午饭后，大家闲着没事，都到集上和附近闲逛散步。范广、薛禄跟随吉喆，顺着大路朝北缓步，口说着话儿，很为高兴。正得趣处，忽听得脑后鸾铃声喧，好像不止一两匹马。吉喆先回身一望，薛、范二人跟着转身向后，只见当先一骑银白马上，一个包头扎袖的娘儿们，浑身上下银白色绸袄绸裙，鞍上悬一对金鞭，一条金槊。后边随三骑马，也都是女子。一个黄衣黄马，两个黑衣黑马。鞍辔旁都挂着长短兵器。吉喆心想：这几个女子很尴尬，没有一个男子同行，又没带一个从人，且各人都有兵器。这条路上不大安静，绿林朋友都是彰明着干，瞧这样儿，不知是那个寨子里出来的旗子？范、薛瞧着却毫不介意。

当头那女子见吉喆站在路旁，目不转睛，滴溜溜的瞅着，便将手向下一探，绰起一条金鞭在手，待马过吉喆跟前时，故意将缰一捋，飞冲过来。那马陡然经这一捋，后股一翘，将那胳膊一拂。不料马毛虽拂开了，手背却被尾条勒破了许多皮，鲜血直淌。

薛禄不待吉喆上前，便扑奔上去，一手攥住马笼头，大喝道：“呔，你怎么瞎了眼不认识人，敢教畜生来欺负人！俺揍你！”那女子腿一抬，正踢在薛禄肘上，薛禄陡觉异常疼痛，不得不松手。那女子打马径去了。吉喆瞧这情形，知道薛禄没阅历，中了那女子的鞋头凤尖刀，勃然大怒，喝

道：“暗地伤人，不算好汉。小蹄子！不要逃，回来咱们拼一拼。”

范广见薛禄扑奔当先穿白的那女子，便掉转身躯，向那穿黄的女子扑去。近她身边时，先一手掣住鞍旁的剑把，就那马向前冲的势子，便将一柄长剑抽离剑鞘，握在手中。那穿黄的女子大怒，右手向下一探，捞起长矛，甩过来，向范广一矛扎去。范广便磨手中剑架还，二人一个马上，一个步下，一个长家伙，一个短家伙，拼斗起来。

就这时，俩穿黑的女子一齐前来助战，穿白的女子也回头来了。吉喆叫薛禄：“快去寻咱们的人来！”一面拾起路旁田中一柄农夫耨下的耙，大叫一声，闯入场中，助范广厮杀。范广接住两个穿黑的女子，一个使双戟，一个使双剑，四件兵器不离范广头颈。范广腾挪闪躲，将一柄剑使得风车儿，四件兵器总是砍刺在他剑上，没一丝缝可攻。使戟的女子急了，两腿向两旁一蹬，身子向前一耸，肚腹一挺，就那么丢镫离鞍悬空飞起，手举双戟，向范广头上直筑下来。范广不慌不忙，乘她跳起的那一刹那间，先斜劈一剑，将那一女子的双剑刷开，右脚一提，左手往下一蹲，就地一甩，磨盘似的甩了个大旋风，打两匹马头下忽的转了过去。那使戟女子身体悬空扑下，劲势太猛，双戟没筑着范广，落了空，哐的一声，直插入泥中，反筑的两肘生痛。范广刹住脚，急回头一望，连忙乘那女子双戟没拔出，身躯没站定时，急将后脚一挺，穿过去，右臂一伸，向那女子后膀刺去。这边使剑的女子见了，急忙冲马横拦，将双剑一叉，架住了范广的剑。俩女子便一马一步，裹住范广厮杀。

这边吉喆敌住那穿白、穿黄俩女子。那穿黄女子一条长

矛使的神出鬼没，如飞龙奔蟒一般，不可捉摸。穿白的女子先时使两条鞭，直上直下，打得吉喆左挡右架，一丝没空。那穿白女子见吉喆竟能抵住，急切胜不了他，心想道：我在马上，短兵器不容易打步将。便乘空将双鞭向鞍旁金钩上一挂，将丝扣扣住，顺手绰起一条丈六铁槊，喝一声“着”，耍的一槊向吉喆咽喉刺去。吉喆也是使槊的，怎肯中这独探骊珠的着儿，急翻身向左一转，让过槊头。却不料蛇矛恰在这时向左刺来，只得连忙将耙一格，铁槊又向胸膛来了。同时，蛇矛也欸的一转，直刺肩膀。吉喆没法招架，大叫一声将耙一轮，使的如圆月一般遮护身躯，即时向后猛跳，跃出圈子。那矛、槊两般兵器，长虫般跟着进刺。

吉喆正待回战，猛听得有人大叫：“快不要斗了，全是自家人，快收家伙！”两边男女六人听得，齐刷眼一望，除那个穿黄的女子外，都识得来人是笑菩提丈身和尚，便都停了家伙。那穿黄的，也只得握矛立马，瞅同伴怎样？那三个女子早都下马上前拜见。穿白女子又招呼穿黄的女子来见过，丈身和尚便和他们两面引见了。原来这四个女子，便是玉麒麟凌波，黄虎魏明，混天霓章怡，分水犀李松。彼此行礼，一笑。

随后，薛禄又叫彭燕、黄礼等来到，也都相见过。凌波见薛禄肘上用布裹着，十分歉疚，便向薛禄施礼告罪道：“委实对不起兄弟！只怪我糊涂，伤了兄弟，还望兄弟担当我，我给兄弟陪礼！”薛禄忙还礼答道：“承阿姐的情，痛点儿没甚要紧，倒教了俺一个乖，知道小脚儿是藏着尖刀儿。”说的众人大笑。

丈身和尚便邀凌波等四人到店里叙话。章怡道：“俺师

傅和同道们都在后面来了。俺在这里待着吧，不要错过去。”丈身和尚道：“我自有道理。”便向黄礼道：“您在路口待着吧，大概同道们您都认识。就有新朋友，您精细点儿，不致闯祸。”黄礼答应了，便到道口待着。

丈身和尚领着男女众人都到了周南集店里，凌波等四人到里面，内掌柜伺候洗盥了，出来彼此叙话。不多一会儿，黄礼果然领了醉比邱大通尼和文义、魏光、龙飞、钱迈、茅能、柳溥、丑赫、施威、雷通、卫颖、董安、武全、种元、火齐、岳文、王济、聊昂等一大伙人齐进店来。丈身和尚忙率众人相迎。大家都到店坐定。店伙计料这伙人不是等闲人，连忙伺候泡茶倒水，忙个不停。当时，聊昂拜见了师傅，约略说了几句话。众好汉彼此相会。认识的问好叙旧，不认识的通名问姓，闹了好一会儿，才闹明白。

大通尼和自然头陀说起了前事，彼此大笑。丈身和尚笑向自然头陀道：“如今醉比邱来了，咱们该算帐了吧？”自然头陀猛向大通尼道：“正是，俺忘了一句要紧的话，没向您说。笑菩提恨透了俺了，奈何俺不得，便要向您跟前挑拨是非，让咱俩打给他瞧。您千万不要听他的，咱们几十年好道友，不要上旁人的当，让他白挑唆去。”大通尼笑道：“他为什么要恨透了您呢？”自然头陀急答道：“俺骂他秃厮，他就恨透俺了。”丈身和尚点头微笑道：“出家人戒诳语，谁骂谁秃厮，您且说说实话。”自然头陀大笑道：“任您说吧，反正俺和醉比邱有言在先，不怕您播弄。”丈身和尚笑道：“我倒不播弄。您这会儿怕的鬼一般，不打自招，醉比邱不是傻子。您瞧，您那尴尬样儿，下一次可还这样骂人？”大通尼笑道：“任他谁骂谁，我全不问，咱们伙儿里

这几个全差不多，虽不秃不远矣！不是和骂自己一般么？”说的众人都笑起来。

自然头陀问大通尼：“到浮屠寺去怎么样了？”大通道：“那浮屠寺在一个小镇市上，那镇市名叫明光，原来这寺就叫明光寺，浮屠寺只是俗称。我们到了明光，大伙儿也没寻落脚处，便直奔浮屠寺。那寺里原有百多众僧人，如今都散了。另有二三百人却都是没度牒的。我们进寺时，寺里正在做佛事，瞧那排场儿既不像是水陆道场，又不像罗天大醮。我们一进大殿，那伙东西就知道不好了。大家攒了乐器，朝殿后一奔，各抄家伙，反身出来，就说我们是强盗。我也没工夫和他们辩说，领着众同道给他一打。后院里立了个把式场子，是那达通和尚教徒弟的。咱们就在这场子里大打起来。那班饭桶真不济事，一会儿叫我们捣了个干净。四下里一搜倒没什么东西。只里面香积厨后面，关着两娘儿们。一问，都是达通花钱买来，预备给朱高煦送去的。外面说他抢娘儿们，这话竟是不确。却是会武艺僧人干这样的事也就够杀脑袋的了。抄过了便找了地方来，将事儿和他们说明白，娘儿们送了回去，又将银钱等物分散了，嘱咐他们另召好僧人守寺。大大小小的事儿都给了明白了，地方上死拉活拉，拉住不让走。我们只得住下，待到夜里，才悄悄地抬掇了，给他个悠然而去。”

自然头陀道：“好吗，您去受地方供奉，却教俺好急好赶。”丈身和尚大笑道：“您不听他说么？就为受不了供奉，够不上享那福，所以半夜里爬起来，贼一般的悄地跑了。”大通尼也笑道：“我不和您斗贫嘴，且说要紧的话。你们如今一大伙人怎么样呀？”丈身和尚便将自己和黄礼以及一路

所经及孙安、彭燕、吉喆、薛禄的事，一一说了。这时，聚首的老少众好汉是：笑菩提丈身和尚；醉比邱大通尼；莽行者自然头陀；镇华山钱迈；金刀茅能；牛儿丑赫；铁臂施威；玉狮子文义；铁狮子魏光；浪里龙龙飞；怒龙徐奎；恶虎徐斗；金戈种元；红孩儿火齐；一朵云岳文；千里驹武全；八哥儿王济；飞将军柳溥；一声雷卫颖；螭虎雷通；没毛虎董安；混天霓章怡；分水犀李松；玉麒麟凌波；黄虎魏明；黑大郎孙安；乌鹞子彭燕；急三枪吉喆；莽男儿薛禄；黑飞虎范广；黑孩儿聊昂；万里虹黄礼。共三十二人。

众好汉在周南集住了一夜，畅叙一番。丈身、大通、自然三人尽夜商妥，就此兼程出塞，先攻青草山，后打霞明观，再南来攻洞庭。估量着到那时朱高煦也该露了叛迹了。即使他没露叛迹，白莲教的根儿灭了，谅他也没这般声势，敢如此横行了。咱们如今在塞外有了根基，不怕捣不翻那些妖孽。

次日清晨，大通尼将这些话向众好汉说了。众好汉都欣喜遵从。就此动身，一齐北上。丈身和尚便叫众好汉拾掇好行李兵器，有衣物不够的或是兵器缺坏的，就此添补。大伙儿做一处走，要是路上遇着什么，满给他一打。并说：“如今闽广派的剑士也正纷纷出塞。这时，路上难免不遇着。要是大家碰在一路，咱们不可先露行藏，大家全看我眼色行事。在路上，不宜多说话，免得被他们箭子探了讯息去。”众好汉齐声应了。

丈身和尚便叫钱迈、黄礼、徐奎、徐斗前行数里，或数十里。文义、孙安、武全、柳溥随后行走，往来于前后两班之间。龙飞、魏光、茅能、施威、丑赫、吉喆、雷通、彭

燕、董安、卫颖随同丈身和尚、自然头陀，押着行李在中间行走。随后便是火齐、岳文、王济、种元、范广、聊昂、薛禄等一班孩子家，跟在后面。最后是大通尼率魏明、章怡、凌波、李松等女英雄合后。孩子们并在合后与行李之间前后往来，联成一串连环一般，前后通气，三十二人一条线似的走着。

众好汉离了周南集，一路上，只见些惊慌景象，幸得没甚事故。黄礼因为塞外事急，也没暇去探问金条案。一路只顺大路直过德州，沿着运河堤岸急急趲行。行路时虽是马上谈心，鞭丝指景，尽情乐笑，浑忘长途之苦；却是人人心中都挂着打白莲教的心事，恨不得一口气就奔到卧牛山擎天寨里。

行了多时，将近王家店，只有十多里路程了。钱迈和徐奎二人走在最先。钱迈心想着：今儿合在王家店歇着吧，再过去可没这么大地方，没处找个歇得下许多人的店。便向徐奎说了，回头扬着鞭子召黄礼和徐斗，想要急赶一步，早到王家店，趁按站走的客人没到之先，好占下店房，叫店里拾掇饭菜。黄礼、徐斗策马追近，彼此都是这个意思，便一同抖缰飞驰，直奔王家店。

四骑马奔了一程，刚从大路转弯，朝西北斜拐过去，没多路便是王家店了。马头才转去山坡，忽见前面尘头大起，喊声震天。四人一齐将马缰勒在手中，绰起兵器。

要知王家店有甚事故，请阅下章。

第十五章 单骑突阵一将成功 群英聚会万流归海

话说钱迈、黄礼、徐奎、徐斗四人正向王家店趲程，转过山坡，忽见前面烟尘乱滚，喊杀连天。连忙绰起兵器，勒住丝缰，谨慎提防着，向前窥探。

走近时，便见前面有四个镖局达官打扮的人，正和几个顶盔贯甲的军官鏖战。再望过去，田野里，有千百人马布着阵式。门旗之下，有许多偏裨将士，捧拥一员螃蟹面庞，黑盔黑甲、手执长柄大锤的将官，立马正中，口中不知在喝叫些什么。背后一方大纛，只见当中一个斗来大的“王”字，旁边小字儿瞧不清是些什么。阵前两旁还列着二三十个挺枪持刀、悬弓挂箭的马步军校。

四人勒马停蹄。钱迈回头向三人道：“这又不知是怎么回事了？难道官军还能拦劫镖车吗？”徐斗道：“那有什么准，那班狗奴什么事做不出来！比强盗不如多了。”徐奎却笑而不答。黄礼凝眸觑了一会，忽然叫道：“不好，是咱们自家人。”钱迈和徐家弟兄一齐急问：“谁是咱们自家人？”黄礼将枪尖指着前面说道：“那门旗下，是防倭总兵官曹州卫都指挥司指挥使王宗皓。和官军相杀的，是单家庄四位教头，都是千年松伍庄主的人，俺们不能不救！快去！快去！”钱迈忙道：“您既是知道他们详细，就请您朝后报讯，我和他哥儿俩上前去救应。”黄礼答应一声，拨转马头

泼喇喇向后去了。

钱迈招呼徐家兄弟分做左右中三路，一齐杀去。当下，三骑马，各择方向，如飞杀出。三人在马上齐声大喝，向官军中冲去。钱迈马快，先从正中跑到。忽见阵前持令麾的正是汉王府逃走的丁威。那四个达官已被兵将围住了，冲到东，丁威便将手中令旗朝东指；四个达官转朝西冲，丁威便麾旗指西。层层密密，将四人裹围住。

钱迈知道不将丁威去掉，不能救出四人。便骤马扑奔丁威，将近时，将左手一扬，嗤、嗤、嗤，一连射出三颗铁弹，向丁威打去。丁威瞥见，偏马低头，让了过去。钱迈大怒，挺长戈直取丁威。丁威连忙缩马回阵，钱迈驰马跟追。不提防，地下钩镰枪如簾波一般的钩来。钱迈火急，连忙跃身离鞍，翻斤斗，向后一跳，那马早被钩倒了。钱迈脚才着地，只听得嗡的一声。接着股上大痛，中了一支羽箭。再瞧丁威，方在弯弓在射第二支箭。钱迈震怒，喝一声：“贼渣子，爷来取你的狗命！”反手拔出股上箭，也顾不得痛，撒开两腿，如燕子掠水一般，直扑丁威，钩镰枪休想钩着他那不沾尘的飞脚。霎眼间，钱迈已到丁威跟前。丁威仍不接战，只大喝一声，将手中令旗麾了几下，只见每旁卷上一队人马和十几个军校，一声呐喊，将钱迈也围了起来。

那边徐斗手舞龙角钺，骑马从东面冲围去救那四个被围的人。才冲近兵圈，忽见一大行兵簇的翻身，顿时箭如骤雨。徐斗连忙舞钺架拨，护住全身和坐马，仍拼命朝兵圈里滚进去。却是身无盔甲，不敢十分冒箭，只乘箭飞得稀时，突杀一阵。箭飞得密时，只得退一退。如此相持许久，没得冲进。

徐奎一般由西面杀去。马近兵圈时，一般在一行兵丁转身射住。徐奎一面使锐将箭打落，一面勒马转头从南面杀去。到了南边也是一般突不进围。只得再转西边，恰好和徐斗会在一处。

徐斗喜道：“二哥，来的正好。咱俩一个挡箭，一个杀人，准能冲进去。”徐奎欣然答道：“三弟，我给你挡箭。”徐斗答应一声，便拍马直杀入兵圈。徐奎便和他兄弟并辔齐行，要开长柄鳌鳍锐，打的乱箭纷落。果然弟兄拼力，那些官儿见箭不退，越射反越近了，便呐一声喊，排山倒海般，向后猛退。反将围圈子的兵给冲乱了。徐家弟兄大喜，顿喉大叫，杀入围去。

那围在圈子里的李隆、李青、徐建、欧弘拼命杀了半晌，舍死抵敌，四面一转，早转得头昏眼花。且是料不到这时有救应到来，更不认识徐家弟兄。徐奎、徐斗才杀进圈子，李青猛然扬起左手钢鞭，猛然一鞭向徐斗头上打来，徐斗连忙横锐架住。那边李隆也向徐奎双锤齐下，徐奎只得将马一偏让过了。

徐氏弟兄不知他俩是什么意思，只得高声大叫：“你们可是单家庄的教头？咱们是来相救的，不要乱打！”徐建听了，忙叫：“承蒙相救，就合力杀出去吧！”徐家兄弟连忙答应，掉转身来，将马一带，和四人并马连环，齐动兵器，向外冲杀。哪知越杀越不得出，那兵丁越杀越厚。再转一方杀去，也是一般。虽是死伤不少，好似后面有数十层兵圈一般，终冲不出圈子。徐家弟兄更被官兵一并围住，脱身不得。

这时，钱迈被那些军校围住，左冲右突，突不出去，心

知是丁威的旗子作怪，便只在圈子里转来转去，待丈身和尚等前来相救。不料心中稍一懈怠，没留神，兵丁丢了许多铁蒺藜在地下，右脚迈一步，正踏着一个铁蒺藜上面，撑不住脚，顿时失了把握，那脚朝前一筑，身子跟着朝前冲扑。就在这时，猛的着地卷来几把挠钩，将钱迈左脚拖住。又有几个兵丁，向钱迈背上重捺。钱迈身子失势，心内发慌，有劲不能使，早被众兵捺拖倒地，将牛筋索绑了两手，身子才提了起来。

钱迈这时只闭着眼待死，一声儿不言语。众兵丁正在乱嚷乱绑，忽有个军校拾起地下的长戈，过来喝道：“本官钧旨：要拿活的，解到乐安去，不许损害他，待俺来解他见本官去。”说着便过来，喝开众兵，一手握着钱迈背后绑绳，大喝一声走，一手便推钱迈，昂然大踏步就走。

走了二十来步，离了兵圈子，只有十几个兵跟着。钱迈头也不回，径向前走。忽然觉着绑手的绳子松了许多，暗地诧异。陡又觉得有人拿东西向自己掌心里塞，心想：不知这厮捣什么鬼？我只不理他，依旧前行，却被那军校硬推的两脚加快。后面的兵渐渐有些赶不上，相差了好几步了。钱迈忽听得耳边有人悄悄说道：“恩公快走！”顿时觉着两手一松，接着，便觉得自己使的金戈柄杆儿到了手中。这一喜，真是生平所未有。连忙将两手一顺，将戈顺过前面，挺起来，大喝一声：“我镇华山钱迈来了！”

声未毕，已扑到丁威身边。丁威大惊，当他是挣断了牛筋索，暗地惊他神力。今见他扑来，掉转身就逃。王忠皓恐钱迈冲开阵脚，双手举起大锤，横截过去，挡住钱迈厮杀。正杀到纠缠不开去，钱迈急于要取胜，避开王忠皓的瓜锤，

一低头，突戈直刺王忠皓的马腰。王忠皓连忙将马一偏让开了，双手举锤，乘钱迈没抬起身来时，照定他背下，尽力捶下。力猛锤沉，其快赛风。钱迈正顾前面，待知道锤起时，已没法腾挪了。王忠皓大喜，高喝一声着。一声未了，陡然身不由己，好似有人掣住他锤扯了去，把握不住，长柄顿时离手，连身子也向前扑栽。幸得两旁军校一面揪住马，一面挡住钱迈，才救得性命。急定神瞅时，只见自己手下的副将王通和钱迈并马追杀过来。

原来副将石狮子王通听得钱迈自称“镇华山钱迈”，心中大震，想道：俺寻恩人许久了，却不料在这里遇着，这真是天赐俺的报恩机会了。不敢怠慢，急纵坐下马，紧随着钱迈。方要挺刺杀王忠皓，不料钱迈性急，被王忠皓捉着破绽下毒手，撬将下来。王通大急，人急智生，急将手中刺一横，觑准锤柄，尽生平气力，突然向前一叉，刺岔儿便卡住了锤柄，再顺势尽力朝前一送，连人带马都横冲过去，早将锤掣离了王忠皓手中。任凭王忠皓蛮力如何大，骤不及防，斜刺里来这一下，怎搁得住。大锤脱手，身体连晃几晃，几乎坐不住雕鞍。王通早收回刺来，喝令从人将马让给钱迈，高叫：“恩公快同来杀贼！”钱迈见他救了自己，料无恶意，便跳上马，挥戈同赶王忠皓。

这时，文义等和丈身和尚、自然头陀已得黄礼报讯，率众好汉如飞的赶来。黄礼和文义、武全、柳溥、孙安先到，见那边一丛兵围了个大圈子，知道被困的还未解围，便直冲过去相救。丈身和尚等到时，便直冲中军阵。骤然间，来了这一群猛狮撕象，官军全阵顿时大乱起来。偏裨诸将连忙护着王忠皓，急闯出后队，落荒而走。

钱迈舍命打马猛追，王通急冲前一步，搯住钱迈的马嚼环，叫道：“恩公，快不要追，后头还有大队人马，满地蒺藜，不易取得那厮首级，俺们且回头吧，救应已经到了。”钱迈只得勒马止住，和王通一同回马。这才问王通的姓名，因何相救？为何以“恩公”相称？

王通道：“恩公忘了武胜关前曾救一老妈妈么？俺便是那妈妈的儿子王通啊！”钱迈恍然大悟，便道：“你我且将事了了，再细谈，我有许多话要问您啦。”王通答应了，和钱迈四面搜寻一番，才回马来会众人。

刚进前时战场，忽听得有人高叫一声：“恩公慢走”。钱迈大疑，怎么又有人叫恩公？勒马瞧时，是个军校，却不认识。便问：“朋友，您贵姓呀？为什么如此相称呢？”那人上前替钱迈牵着马，一面走，一面说道：“我叫王森，方才割断牛筋索，递戈给恩公的就是我啊。”钱迈陡记着方才的事道：“哦，原来是您！这么说您是我的救命大恩人，怎反叫我做恩公咧？”说着便要下马相谢。王森忙拦住道：“恩公快不要如此。恩公难道不记得在京城里破汉王府时，恩释过一个管大门锁的人么？那人就是我呀。”钱迈哈哈大笑道：“我万想不到今天遇着您俩救我两次，这真是我命不该绝，天赐咱们相逢。”

说话间，已到战场中央。文义、孙安等早已将官军撵散，救出徐奎、徐斗和李隆、李青、欧弘、徐建四人。后面的两队人马也到了。地下躺着满地的死尸，淌着一滴一滴的血。丈身和尚等都在倚马歇息，似是正等待着钱迈。钱迈连忙上前见过，和众好汉也互相见了，便将前事说了一遍，并引王通、王森二人拜见丈身和尚等和众好汉通名问姓，彼此

好汉相逢，倾心吐胆，意合情投，都欣喜异常。

当时约略相见毕，便到王家店来，在街上寻了一家酒店，要了酒菜，一面吃喝，一面叙谈。丈身和尚等席间谈起王通、王森和单家庄四教头的事，彼此说明来踪去迹，都叹说是万险中的巧遇。

原来王通自幼离乡，后来遇着一位陇西客人，叫白马潘章，领他到宁夏。那客人原是关西有名的武师，单身走南北数十年，不曾遭败失事。因爱王通体质好，将自己一身武艺都传给他。直到潘章身死时，又传给一桩绝技：将铜钱四面磨薄如刀口一般，拿来当暗器打出去，那钱在空中磨盘似的转着，一中在人身上，少也得整个儿转进向里去，遇骨骨破，遇筋筋断，比金镖、铁弹厉害多了。且是随时可有，带在身边，也不惹人眼。还可以将两文钱合起来喂上毒药，打出去更是要人性命。

白马潘章死后，王通就在潼关投局保镖。友鹿道人来往关西时，曾和他认识。走了两年镖，手头多了几两银子，刚要回武胜关家里去望望，忽遇着友鹿道人将他妈王老妈儿马氏护送到潼关，王通真是说不尽的感激。友鹿道人便将救他妈，杀王生亚的事，是二弟子镇华山钱迈干的始末原因，全告诉了他。王通自此投拜在友鹿道人门下，心意中老是记着钱迈，想寻着他报答相救之情。

这时王通在潼关已娶了媳妇，养活了一个小子。王老妈儿快活异常，自不必说。却是一想着王生亚，就觉着人是做官的好，便日夕叫着儿子去寻官做。王通不忍拂他妈的意思，只得离家投营。恰巧王忠皓备防海疆倭患，招练兵马，王通直去投军，本领高强，就补了个守备。那时倭寇深入，

王通这一支兵调去平倭，一连几个胜仗，都是王通一马当先，积下许多大功劳，一连升了几次，平寇回来，就署到副将。哪知在他这春风得意之时，正遇着他镇日想念的恩公来到。钱迈在阵上一报名号，王通大喜，也顾不得辛苦挣来的官儿了，毅然舍死忘生，情愿做个叛逆，救了钱迈，报答他救母诛凶之恩。当时也就打定主意，不要这官儿了，跟随钱迈去寻恩师友鹿道人。

王森原是在那汉王府管大门锁的。自从汉王府被捣，逃得性命，躲在京城里朋友家中。过了几天，想要到汉王邸去寻饭吃。不料那夜里，心事纷烦睡不熟，忽然听得隔壁屋里有人哭泣。侧耳听去，是个年轻的后生正在打一个中年人。只听得后生喝骂道：“老狗，该死的老狗！爷养活你干吗？果真养活一只老狗倒还能给爷看守门户。你这无用的老狗，爷怎么吩咐你来着？连守个门儿也干不了，你就配吃饭了吗？如今给人弄去许多东西，宰了你这老狗，也不够抵一分的！爷能饶你吗？”接着就是啪哒啪哒一大阵竹片鞭子声响。王森不觉大怔，好像那后生就是朱高煦，句句骂的是自己，下下打在自己肉上一般，顿时心惊肉颤，那几句话，在心里盘旋不已，直闹到耳红面赤。

好半晌，隔壁的打骂声、讨饶声才渐渐停了。王森更睡不着了，满心火一烧，想着：凭咱家这条汉子，为什么要给人家当奴才去？如今再去投汉王，不就是和隔壁失守门户的老头儿一般么？父母养咱家这七尺身躯，师傅教咱家这一身本领，难道除了当奴才外就没处容身吗？咱家自家儿也得对得自家儿住呀！天下哪里不是好汉托身之所？走吧，别什么鸟？再一想到：朱高煦的所作所为，哪里成个人样儿！不

要说做皇帝，连做个强盗也不配。要让他做了天子，天下人还想过日子吗？咱家要是尽跟着他，不就是帮着他害人吗？咱家有什么好处？这般混在缝儿里做个恶人才真不值得呢？

越想越不对，越是汗流浹背，一时也不得安宁。挨到天光初透，便辞了朋友，只说要到徽州去探望亲友，乘京城不大严紧时，拾掇了行李，单身独走，想到边塞去投军当兵，讨个军功出身，也算是习武的人应走的正门大路。主意打定，心如铁石，头也不回的直奔山东。路上听得王忠皓招兵补缺，想着盘费原不富余，就在这里混几时，也许是一条出身之路，便去报名投军。他的刀马本来很好，弓箭也不错，演武厅上一试，那许多投军的人，要算他是个尖儿，王忠皓便将他补了一名军校。

王森从此在营中安分度日，却不料王忠皓比朱高煦还不如，竟是天字第一号的浑蛋。王森大失所望，郁郁不得志。想再投边塞去，一来听说天上官军全是一般的，王忠皓的兵还要算好的；二来本来没什么粮饷，再加上几层克扣下来，王森是用惯了银钱的，到手就完，哪能有到边塞去的盘缠？只好耐心厮守着。

在营中常见那些武官儿刻薄寡恩，荼毒人民，老觉着不是个味儿。心中常想起钱迈的好处，和这般儿一比真是天人，这班东西哪里好算人？这天跟随王忠皓出巡，路上截住李隆等四人，王森已是大不高兴。恰巧瞥见钱迈突围，心中喜极而荡，便想乘机跟随钱迈去。及见钱迈被擒，大为着急，忙中生智，喝退众人，急拾起钱迈弃下的金戈，假作解钱迈去见王忠皓，使小刀暗地割开那牛筋索，将金戈递给钱迈。随即反身装作被钱迈挣脱的模样，手脚乱舞，口中乱

嚷，想借着去报王忠皓的机会，刺杀他，助钱迈一臂之力。不料赶到阵前时，王忠皓已和钱迈斗起来。接着王通杀败王忠皓，阵势大乱。王森恐被人识破，便躲在草丛中，待钱迈回头路过时，才出来相见。

那李隆、李青、欧弘、徐建四人，自从伍柱等离了单家庄，那些地方文武官儿，便有些到单家庄去寻事。先时有吴璈，还能设法抵挡。后来吴璈走了，李隆等便难于对付，时想硬干一番。好得没多时，凌翔、赵佑回来取银子。

那时，锦屏山已被王忠皓抄过一次，却是一座空山，没什么东西。赵佑到了曹州，便和凌翔径到单家庄。夜间领着五百名庄丁，悄悄到锦屏山去。将埋藏的金银物件挖出来，仍旧黑夜回到单家庄。

李隆等便和凌、赵二人商量，曹州不能住了，不如大伙儿出塞去。凌翔一想，不如就此一走也免得丢下一头在这里，伍大哥心悬两处。凌翔意思也相同，便和伍柱的叔父说了，叫家人收拾。本庄田地都交给佃户，按年派人来收租。五百名庄丁不问愿去不愿去，都给二十两银子。不去的，有了这银子，也可做点生理。要去的便自己到居庸关，投奔杨指挥，自有人引上山去。伍家族人也是如此。

这一来，传开了。庄丁们还不打紧，伍家族人领了银子，不去的还债放帐，囤粮囤货，闹个不休。那些要去的更糟了，别亲戚，寄什物，告辞饯行，哄成一片，早给王忠皓打听了去。凌翔、赵佑护着伍柱的家眷走的早，没被截着。李隆等四人收拾已毕，众人走完才动身，恰巧王忠皓借口出巡，专来拦取单家庄人财，两下碰个正着，便在王家店斗了起来。

后事如何，下章再详。

第十六章 杯酒言欢离情畅叙 投师慕侠负笈从游

话说丈身和尚等三十二人杀退王忠皓，救了李隆、李青、欧弘、徐建，收了王森、王通，大伙儿三十八人，齐到王家店酒店中，彼此畅叙。酒店掌柜当他们是山大王，不敢怠慢，狗颠屁股般，前后承迎，酒菜尽好的搬，一店中就只招呼了这一注买卖。待众好汉吃喝完了，又泡新茶，送洗脸水，忙个不亦乐乎。伺候了大半晌，临完也不敢讨钱，心中只求吃完不抢就是天福。

众人吃喝已毕，丈身和尚叫掌柜的。掌柜的估量是要讨起码盘缠了，吓得冷汗直淌，麻着胆子来见丈身和尚，先装着一脸子笑，和气说道：“小的不知今天有许多贵人光临，没预备好东西，累众位英雄吃坏一顿饭。伙计们全是乡下人，笨手笨脚，不会伺候，小的又怕厨下弄得不好，得照顾着，没来伺候。总求众位英雄包涵一点，小的反正住在这条大道上，往后马前马后，日子长，再图补报吧。再有一句讨打的话：还求众位英雄可怜小的是个白锅儿，孝敬不起！”

丈身和尚不待他说完，也不答他，只向大袖子中掏出一锭大银子，朝桌上一掷，说声：“给你，拿去！”掌柜的大惊，估量这锭银子，足有十两，再吃这么十顿也吃不了。料来不是诚心给的，准是个刁儿，只站着傻笑，心上七上八下，不得主意。丈身和尚又道：“您拿去，我不难为你。要

不够，就只管说，我再补给。”掌柜的四面瞅了一瞅，众人都没有不好看的面孔，便连忙拜了又拜，再回身四面拜过，才提心吊胆的取了那锭银子，手中颠了颠，沉沉的是十两足官锭，喜的差不多连肝肺都炸散了。

众好汉饭后登程，离了王家店。官军虚应故事的追赶，到了王家店，借名搜抄了一番，拿了几个不顺眼的人，奏凯回营，再也不敢前追了。众好汉在路上虽急赶一程，后面并无追兵，沿途颇为平安。却是众好汉一来为事情紧急，急要出塞；一来也有点不愿再和官军作敌，便破站赶程，日行一百数十里。

一路上，不过是打尖落店，一天一天的赶路。关津渡口，虽瞅着这一大伙人有点儿不顺眼，既不是做买卖的，又不是赶考的，僧俗男女几十口子，怎能叫人不生疑啊！却是这时汉王藩邸里正有许多不尴不尬的人来往，白莲教徒也到处横行，各地都有教徒，惹了他，就得倒霉。且是这两种人大半都有汉王的文牒，关津上从来不敢过问，便也疑心他们是汉王藩邸的人，都不敢多事。因此众好汉经许多关隘，竟没人盘问，一路平安来到正定。

正定西关前有一家周复兴客店，小掌柜周模和杨洪很有交情。丈身和尚进关时，就在他家住宿。如今回来，顺便宿在他家，打听消息。众人进店，周模十分恭敬，亲自帮着伙计们照料。丈身和尚叫他：“甬忙，且到屋子里来说说话儿。”周模连声答应，便随丈身和尚到上房里来。

寒暄了一阵，丈身和尚便问周模：“可听得什么消息？”周模道：“这几天倒没什么了不得的消息。只是咱们北平人没福命，弓布政革职了。”丈身和尚惊道：“真的么？路上

一直没听得说，可知是为着什么？”周模道：“听说是为李月宝教案和涿州戕官劫狱案，朝廷说他从匪庇奸，失陷城邑，就革了职了。弓布政交卸了印信，今日已到这城里了，怎么不真？只可恨这些地方官儿欺负他挂误了的官儿，竟不给他打公馆，一个顶头上司卸职过境，竟会装作不知道。弓布政到任时，瞧他们那狗颠屁股爬着走的样儿，这种反覆炎凉的禽兽，真是比窑姐儿还不如！”丈身和尚笑道：“怎好拿这班东西当人看待！弓布政宿在哪里您可知道？”周模道：“就在这城内大街马家官店里。”

丈身和尚便和众好汉说了，要去瞧弓布政去，嘱众人不要出去。众人答应了。丈身和尚便一直进城，寻问马家官店。正在打听，忽见一个店伙计模样的人牵着四匹马，在街东横巷里遛着，瞅去认识那四头牲口，是林慈、陈曼、周吉、蒋庄的坐骑，便转身到巷里，招呼那伙计模样的人问道：“弓布政可是住在你们店里？”那人见一个笑嘻嘻的胖和尚问弓布政，向他打量一番才答道：“住是住在咱店里，却是吩咐过不见客，任谁来都是挡驾。您来的不巧，结不了缘。”丈身和尚笑道：“我不是化缘的。布政既不会客，请你领我去会一会他身边几位将爷，他们全是我的好朋友啦。”那人听说和布政身边的将爷们是朋友，才不敢怠慢，领着丈身和尚回到店里。

丈身和尚刚进店门，陈曼、蒋庄在厅上坐着，老远就望见了，忙起身奔来迎着，一面问好，一面问：“是几时进关的？”丈身和尚道：“我还是打南边来啦。布政可好？”蒋庄答道：“布政人倒康健，时常念着您老。万想不到今儿会在这里见着你老，真是巧极了。咱们爷儿们屋里去谈吧，有许

多话要说啦。”

说着，二人引丈身和尚到西头屋子来。沏过茶，彼此落坐。丈身和尚便问：“弓布政为什么事情挂误的？”蒋庄道：“上谕是几句那照例的考语官腔，反正弄不明白。俺们听得出说是清河县胡鼎彝那小子失陷县城，被本官揭参，便差他妻舅孙安，带许多银子进京打点，将罪过推在本官身上。加上白莲教和朱高煦那厮都竭力挤去本官，免得碍他们手脚。俺们这位本官素来不巴结部院大臣，自然就吃了亏了。”丈身和尚道：“听说有涿州的事在内，这不是咱们对不起弓布政么？”陈曼答道：“这事，本官倒不在意。上谕到衙门时，本官就笑说，拿这罪名去掉我却不冤枉，却是我早知道没这些事，这纱帽也在我头上戴不牢的。这不是很明白么，怎会怪您老咧。”

丈身和尚听得蒋庄说“孙安了带许多银子进京打点”的话，便追问：“可知道孙安是怎样一个人？”蒋庄道：“这人俺见过，是个年轻小子，白浑面皮，文不会磨墨，武不能扛刀，简直是个兔蛋。”丈身和尚听了，知道不是黑大郎孙安，便将自己南下，以至会合众人北上的事，都告诉了二人，并说：“新近结交的几位，里面有个黑大郎孙安，和胡鼎彝的妻舅同姓同名，您俩先向本官说明白，我好领他们进见。将来有事时，也好多些人帮忙。”陈曼听说黄礼等来了，还有许多新朋友，喜极了，连忙去报给弓嘉宜知道。

弓嘉宜听说丈身和尚来了，也不叫人请到上房相会，就那么方巾蓝衫，和陈曼一同出来。周吉、林慈这时正在上房防卫，连忙随后跟着，一同到前面西屋里来。才近屋门便叫道：“老哥哥！大师傅！您怎么一直不来瞧瞧小兄弟我呀？

好容易算来了，又不肯见见面，难道说咱们就疏了些吗？”丈身和尚听得，急出屋来，迎着笑道：“我正来瞧布……”弓嘉宜忙摇手截住他话头笑道：“好容易我今日也是百姓了，咱们从此不许来那一套。我也知道您一二百岁了，却是我得老个脸儿做个小兄弟。您答应，咱们是这么办；您不答应，咱们也非得这么办不成。”说罢，哈哈大笑起来。丈身和尚见他丢了官，形容举止反潇洒了许多，去了那种世俗的矜持，格外爽快，便也笑答道：“好！好！咱们就这么办。”

二人携手进屋，周吉等四人也随后进来，彼此落坐。弓府家人斟过茶，丈身和尚先提涿州的事，说了许多负疚的话。弓嘉宜笑道：“老哥哥，您又来了。我要为这个丢官，才值得啦。小小一顶纱帽，扔在众好汉手里，不是痛快极了的事么？只可惜夹着些妖教的事儿在里面，我这回丢官世俗人代我可惜，我不能怪他。老哥哥您都说这话，我可不能不说您是见外了。”丈身和尚道：“这话不是这样说的。我们为救自己的人坏掉北平一员好官，怎对得起北平的百姓呢？我是代北平的百姓可惜。再说您走了，咱们要打霞明观也就为难多了，这不是更该可惜吗？”弓嘉宜道：“您要破霞明观还不容易吗？反正我脱了这个大累，老哥哥该和我道喜才对。您如今可是到南边去？这趟总可以同走吧？”丈身和尚笑着说道：“却是不巧，我这趟是打南边回来啊！”接着便将南下的事通通说了。

说话间，弓嘉宜要周吉、林慈到城外请众好汉来相会，一面命家人去叫俩小儿子弓诚、弓敬来拜见丈身和尚。丈身和尚见他哥儿俩，一般的头戴酱色公子巾，身穿酱色华衫，丝绦乌靴，打扮得不奢不俭。那弓诚生得阔额巨眼，削面翻

唇。弓敬生得方面大耳，剑眉大口。像貌都魁梧雄壮，却有世家书卷气。举止凝重，吐属文雅。弓诚十五岁了，弟兄俩相差三个年头两周岁。弓敬个子大些儿，竟是一般长大，恰似一对双生兄弟。他俩自幼时随吴璆读书，文章早已完篇。弓嘉宜见这两个孩儿天生好武，又见江湖侠士泄尽不平，深恨自己不会习武，没法追随。两个大儿子弓玉、弓强，已经成了书生，没法可想。所以俩小儿子不肯再耽搁了，从小便请教师教授弓诚、弓敬。二人也性近武事，一学便会。十几年来精勤不断，又加聘著名武师沧州姜倚云指拨，二人的本领已是不弱。近来常和蒋庄等讲求，进境更速。

当下弓诚、弓敬拜见过丈身和尚，弓嘉宜便将要使二子相从习艺的意思说出。丈身和尚问两人学使什么兵器？弓诚答说：“使镰。”弓敬答说：“使刺。”丈身和尚便道：“这两件东西，我虽会些，却不甚精深。两公子既诚心想要深造，我可以荐两公子投拜闻友鹿为师，他专会使这金枪变化类的兵器。”弓氏父子大喜，重恳丈身和尚，一定给荐说，丈身一口答应。

一会儿，黄礼等三十余人俱到，一一和弓嘉宜见过，又与弓诚、弓敬互相见礼。丈身和尚将这孙安不是那孙安之事说明。弓嘉宜瞧着这孙安也不似那种奸徒恶痞形状，便和孙安格外要好。弓诚、弓敬从来不曾会过这许多武道名家，这时见众人雄纠纠，气昂昂，精神为之焕然一新，彼此谈说甚是投机。

席间，弓嘉宜便说：“这趟只进京谢恩后，便仍到北地来隐居，并不回南去。两小儿只今便随众位出关投师，我有二小儿在身边，且此时无事，正想遨游天下，他俩尽可奔他

俩的前程。还望众位不存客气，随时指教。”众好汉齐说：理当互相切磋。弓诚、弓敬听说教他俩即时出塞，虽是舍不得父亲，却喜是投奔名师，心中喜悲各半。

酒阑席散，众人告辞，不必细表。次日，弓嘉宜叫俩儿子拾掇行李。二人母亲早死，少一番依恋。只别过父亲，便各自带了行囊、包裹、兵器、银两等物，出城投周复兴客店。一霎时，弓嘉宜亲自来拜众好汉，诚恳拜托一番。又去托了丈身和尚，叮咛嘱咐俩儿子：“用心学艺，存心做人。”又和众好汉谈了一会霞明观的事，取出一张单子来，交给丈身和尚。里面都是霞明、青草两处的人名和内容形状。这都是弓嘉宜在任上费尽心思，访查得来的。丈身和尚大喜，起身相谢。弓嘉宜道：“这何用谢得？诸位为国驰驱，我只有感激，不敢言谢。诸位又何必存客气？如今塞外事急，诸位光阴不止寸金，我也不以私情妨阻诸位了。”

说罢，命从人将带来的食盒酒菜摆在桌上，便亲自执壶，笑颜高声说道：“诸位为国杀贼，我深恨文弱，不能荷戈相从，特备一杯素酒，聊表敬仰，兼志别思，还望诸位赏光！”便从丈身、自然、大通起，每人斟奉一大盅酒。直到弓诚、弓敬二人，便道：“我和你俩虽是父子，你俩这趟能够不负我一番教导培植的深心，不负所学，为国家尽一分力，也算老天不虚生你俩，我弓氏有克家令子。来！来！你俩能够不负我这几句话，就喝了这盅酒去。”弓诚、弓敬二人拜谢了父亲，将酒喝尽。弓嘉宜仰天哈哈大笑，众好汉一齐起身谢过弓嘉宜，彼此互道珍重而别。

众好汉如何出塞，后事如何，下文详叙。

第十七章 戡大敌奋武出全军 授嘉谟名言规主将

话说丈身和尚等一行人，辞了弓嘉宜，一直行到北口。这时，关内早有卧牛山擎天寨派红蜈蚣查仪在关内设店迎接北来的同道好汉。丈身和尚率领众人直到关前店里，查仪迎接，相见毕，一面叫人预备酒饭，一面亲自到关上打点。又将由杨洪那里取来的空白文书填了姓名，交给丈身和尚。

众人饭后辞了查仪一直出口，果然关上一无留难。众好汉过了八达岭，便直到卧牛镇。霹雳杨洪接待着，叫人通报寨中，备船相接。闻友鹿、张三丰等亲自到柴门岭相迎。丈身和尚等渡过河来，彼此相见毕，才连骑上山，直过四关，到辕门下马，齐入大同堂。又重新一一行礼，不认识的彼此通名问姓。自有一番接风饮叙，不必细说。

次日，丈身和尚引弓诚、弓敬见友鹿道人，说明来意。友鹿道人便收了弓氏弟兄为弟子，依门下行次为第六、第七，称为镇黄山弓诚，镇庐山弓敬。当时行过礼，众人道贺毕。张三丰上厅和伍柱去查点粮草。自然头陀向友鹿道人道：“俺原想在南边对待朱高煦那厮。后来遇了丈身道友，听说塞外正待和闽广派白莲教大斗，俺便领着俩弟子一同出塞来了。路上闷了许多日子，已经是闷透了。如今既已到了这里，俺可再憋不住了。俩弟子昨夜也寻着俺，吵了一夜，必要出青草山瞧瞧。俺想：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俺就到青

草山去探一探去，探着了他们的情况，也好让您筹划个一战成功的妙计，您瞧可好？”友鹿道人答道：“您甭着急，如今咱们人已齐了，就得动手了。青草山离这儿虽说有三百里，却是塞外不比关内，都是无人烟的地方，咱们尽可以列队陈军的去打他。他们那寨子里情形，咱们也陆续探听了个明白。山上头脑是云漫天，以下有桂林碗儿寨的大棍子王鹏图，二棍子王鹏图，豆皮李光明，白狐狸周仲雍，海南黑驴儿黎大宛，漳州轰天炮濮林丽（濮天雕的妹子）等一班人。还有他们请来的太行山一班人，铁棒洪紫东，白二郎王达章，小林冲赵子茂，盖河南郭勇三，小瘟神姜鼎春五个。另有一批还留在河间没来。大约有六七千人马，一两年粮草。山寨里也修着前后七关，就地设兵，甚是坚固。不过云漫天很想做个塞外天子，和徐季藩父子心事两样。咱们将来可以从他们这离心异志上打破他。如今只商量如何进兵，情形倒不必再探得。”大通尼道：“既是如此，你们为甚老是这般自待着不动手呢？”友鹿道人接言道：“您不知道，先时一来粮草不丰，银钱不足，加上那青草山形势极险，不是一天两天可以了事的，所以一直待到这时，曹州和五台等处的银钱都取来了，粮草也屯备了，万事俱备，再去攻打，才免得反受其害。”

正说着，张三丰着皮友来请，自然、丈身、大通、王道等便随友鹿道人到前面大同堂来。张三丰和周颠子起身接着。便商议攻打青草的事。周颠子说道：“先将队伍调派好，旁的就容易了。”彼此都以为然。当下商议停妥，将全军旧健卒五千六百六十人，和新招健卒二千三百人，加上报到的锦屏山喽罗三百二十人，单家庄庄丁五百人，一名

不短，共计八千七百八十人，除留水陆军粮和守寨一千二百名，上厅守护一百八十名外，所有七千四百人，分为七队：每队马步健卒一千名，只有中军是一千四百名。分派统军将官是：

前部先行统将：丑赫。领军：茅能、施威、刘勃、范广、薛禄、赵佑。

二路先行统将：钱迈。领军：潘荣、杜洁、许逵、沈石、弓诚、弓敬。

前军统将：文义。领军：武全、卫颖、雷通、柳溥、董安、邓华。

中军总辖全军主将：伍柱。副将：程豪、孔纯。战将：龙飞、归瑞、凌翔、凤舞、王通、孙安、徐奎、徐斗。医药：沈刚。军器：于佐。都粮：胡玉霜。军书：冯璋。传令：聊昂。

帐前护军：李青、李隆、欧弘、徐建、皮友、王森。

后军统将：庾忠。领军：黄礼、蒋庄、周吉、林慈、陈曼、查仪。

合后统将：魏光。领军：彭燕、王济、火齐、种元、岳文、吉喆。

断后统将：章怡。领军：丹菁、凌波、李松、魏明、梅瑜、梅亮。

合计出军将领六十四人。山上由友鹿道人、张三丰、周颠子三人分任山前、山后、寨中三处守护。丈身和尚、飞霞道人、自然头陀往来传讯，兼运粮草。大通尼暂居关前店里，打探消息，接待北来好汉过关。杨洪是官身，且仍须他守在卧牛镇，作本山屏藩。调派已毕，定明日五鼓在寨前大

坪中誓师出兵。当下众将便领了名册去调分军马。

次日，四鼓过后，全军已经调分清楚。单家庄和锦屏山的人都调在中军，其余旧健卒在前，新健卒在后。又于中挑选精强的一千二百名，武艺精通的一百八十名留在寨中。出兵的七队中就新旧马匹五千七百匹，挑拣五千匹，前后六队各分六百匹，兵丁中马兵六成，中军一千四百匹。全是马兵，余下的骡驴运粮，快马报讯，共四百匹。多下三百匹留寨听用。

到五鼓时，全军将兵都已到了大坪之中，列成队伍。千年松伍柱顶盔贯甲，身披战袍，骑着一匹黄骠马，来到将坛。孔纯、程豪也都战袍铁甲、佩剑悬弓，来到坛上。友鹿道人等都在坛上等候。伍柱、孔纯、程豪上前打参毕，侍立在坛中。友鹿道人道：“今日之事可为政！就请发令行兵吧。”伍柱躬身应命，转身来到坛前。只见坛下黑压压一丛一丛的人马，众将都擐甲立马于门旗之下，腰悬刀剑，手持兵刃，夹着旌旗五色飘翻，戈矛斧钺簇拥。健卒偏裨，服式一律，衬着空中杲杲白日，军容益加威武。

伍柱当即拔下一支军令，交付聊昂调队围绕坛前听令。聊昂领令下坛，跨上马，从坛左飞马而出，大叫：“主将有令：众将率兵围绕坛前听令！”传令毕，从坛右下马上坛缴令。顿时七军齐动，分三面向将坛行来。围近坛前，但见聊昂立在坛前，将令旗一挥，杀的一声，人马一齐刹住。但见将坛被旗枪人头围裹丛拥着，好似大海中一小孤岛一般。

伍柱当坛按剑挺立，向众军将道：“俺伍柱奉众位宗师嘱咐，暂总全军，进讨妖邪，只今便起兵前往。方今天下不宁，妖匪纷起。是借名为太孙复仇，或是藉口为生民请命。

却是一究其实，多是妖教、著匪冒着美名，图他富贵。天下本是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咱们原不必管他们这些争王夺地的事。只是天下扰搅，生灵涂炭，受害的仍旧是老百姓。咱们抱救世婆心，怀保民弘愿，岂能容这班妖徒奸匪，为一己狂欲，贻害苍生？汉王朱高煦，为当今的孽子。照说，当今灭伦渎理以取天下，上行下效，草从风偃，其流毒所及，子孙自必效其行为。朱高煦这种谋弑父兄的行为梟性得自先天，原无足怪。只是我大明太祖高皇帝，起身布衣，驱尽胡儿，还我河山，荡涤腥秽。乃有逆孙朱高煦勾联胡儿余孽瓦剌等番部，同取中原，平分汉土，倘使其事得遂，大汉衣冠又将沦于禽兽。黄华赤子，又将惨受凶屠。何况朱高煦更与白莲妖教相交相结，那妖首徐季藩，徐鸿儒父子媚事朱高煦，只为想借朱高煦之力，夺得天下后，再从朱高煦手中谋夺大位。如今白莲教还没占得一个州县，已经是猖獗异常，天下受害生灵不知多少。再让他一闹，无辜生黎真不知要死亡多少，受多少苦恼？等到百姓受苦时，咱们再来灭妖除匪，歼灭朱高煦，那时总有多少地方已受大害，百姓也已陷入水火。这时，咱们将他们除去以免将来祸患，才是真救天下救百姓。同袍、同道、同伍兄弟，俱都是来自民间，远来塞外。大家都身受过兵燹之害、苛政之扰。咱们只要回想身所经受，决不能让奸徒妖贼猖獗横行。且是天下人农事其农，工事其工，都无暇顾及防阻祸乱。咱们生得这副好身手，若不轰轰烈烈做一番功业，毅然以天下为己任，抱锄奸去恶之大志，成万世流芳之大功，也就辜负这一条好汉。咱们为国家、为百姓，非得舍命拼生打尽妖匪邪教不可，为自己也非除尽害人之物不可。青草山一班人是白莲教

收得的闽广派、太行派的剑士武师。咱们武道昌明，数千年来彪炳青史，震耀寰宇。哪知这班人专门以武济恶，为非作歹，奸淫掳杀，荼毒良民，无所不作。天下人听见武字就疾首蹙额。万世百年，以武与盗相提并论，都是这班人所酿成的。咱们若不灭却他们这班人，武道为人所轻，必致群趋文弱，重亡国家，永受强武的胡儿所践踏。如今要振武道之正宗，昭天下以侠义，便须先除这班害群之马。何况他们更和白莲妖教相结纳，甘心为其鹰犬，咱们尤当灭此朝食。今日奉诸位宗师之命誓众出师，必须一往直前，义无反顾。不灭青草，誓不回师。行伍之间，俺与同道、同袍、诸位同伍都是弟兄手足，推心置腹，永无携贰之心；共苦同甘，决无差异之制。善战守法的受上赏！怯退犯纪者服上刑！全军皆然，断无私徇！愿共勉之！”

说着，只见伍柱按住剑柄的右手歛的一举，随着亮出长剑朝下一挥，唰的一声，砍下一方案角，大声接说道：“有不同仇者视此案！”坛下将兵暴雷也似的轰然齐声答应：“愿听将令！”

伍柱便传令，叫军书冯璋点军，都粮胡玉霜犒军，每人发给白银一两，酒一斤。每百人发给猪一口、羊一口。每一队发给牛五头。各队领军将领都到中军帐篷宴受犒。并领行粮干粮、羽箭铁弹等物。又传令叫帐前护军皮友、王森，宰牲祭旗，三声炮响，鼓角齐鸣，将坛上树起帅字大纛，七军齐声欢呼，热闹异常。

诸事已备，伍柱传令前部三军饮后下山，就柴门岭上和岭前、岭后三处扎营，明日破晓听炮声开动，中军在松树林扎营。后部三军就教场和营寨扎营。都听信炮起时，立即出

军。当时传令收队。各队领军将官，一排一排到坛前打参已毕，各回本队，调动队伍，浩浩荡荡依次离了教场。只见旗帜招展，角声呜嘟，荡悠悠鱼贯而去。

伍柱便转身向友鹿道人施礼，报说：“已传令出师。”友鹿道人等都勉慰一番，便和中军职事诸将下坛，齐到大同堂。即有胡玉霜指挥二百名差卒，运发各队犒赏以及粮秣等物。友鹿道人等和伍柱到厅上坐下。

伍柱道：“弟子蒙诸位宗师过赏，命总全军。青草是闽广、太行两股合力建成的险寨，弟子才疏识浅，此次出师，虽抱有必胜之志，却终没一定的把握，心中极为惶恐。还望诸位宗师多赐教诲，使弟子不致贻羞才好。”

张三丰哈哈一笑道：“你有这惶恐的心思，就是必胜的至道。临事而惧，才能处处留心。能够处处留心，才能克敌制胜。只此已足当大将之任，你能如此，咱们付托，终算没瞎眼，更用不着嘱咐了。”

周颠子道：“我这里有一幅青草山地理图，还是百年前无意中爱他山势雄峻绘下来的。如今给你，你便可以深知贼巢巢况，指挥如意了。”说罢，向袖中取出一轴图儿来，交给伍柱。伍柱谢了，将图收起。

丈身和尚道：“你尽管放胆前去。虽说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为将的，却不可不胆大。诸葛武侯鞠躬尽瘁，东不能出长江，北不能定中原，未始不是太谨慎过度之故。不过胆欲大而心欲细。一味心细，失之因循思虑，固能误事失机；一味胆大，也失之粗疏陷险，为将者不可不深戒！”伍柱凛然答应。

飞霞道人笑道：“您这番出兵，我无物相赠。只好秀才

人情，学个临别赠言。你如今身负振宗风、救百姓两重重任，也就是擎天寨养精蓄锐初次出师。咱们环顾众人，只你能肩此任，才要你为全军之主。你须处处记着所负的重任，自然能够不求胜而由胜，不求速而自速。只此相勸，敬盼捷音。”伍柱躬身答应。

大通尼道：“大家都有言语，我也不得不说两句。我说的可是臆言，却也是我骨鲠在喉，不得不吐的话。你这番上阵之时，必须亲自查察众将功过，赏罚必公，亲疏无殊。调派差委，更不要瞻徇，务求劳逸均衡，才免得部下尤怨。军中离心离德，都是起于尤怨，你不可不慎。我所以说这番话，是因为你昨夜将单家庄庄丁调在中军，在你不过为自己用惯的人，摆在身边便当一点。旁人看来，却是显有亲疏。其他的兵卒便是以为你只信旧卒，便生了一点不亲之心，这就是散解军心之渐，不可不深防的。”伍柱听了，心中一惊，连忙鞠躬应道：“弟子痛改！”大通尼急接说道：“你切不可因我这话，又将单家庄旧庄丁调开。须知既已调定，忽然无故更改，一来，蹈朝令夕更之弊，失信于部下；二来，使单家庄庄丁心中不悦，反为不美。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我因期望你成功深切，才率尔说出。你却不可无事张皇，只以后小心便了。”伍柱连珠般应了几个是。

自然头陀接言道：“伍庄主，俺和你相会无多时，你如今统兵杀贼是大痛快事，俺不能不说两句话送你。你只记着，咱们打战为的是杀尽恶人。你务必带着那厮就杀，千万不要留下。要是给醉比丘见了，又要代讨饶，纵虎归山。还有虎面沙弥了了和尚不曾来，要他来了，要杀不成了。你这趟只管拼命杀上山去，要是有个什么阻隔，只来唤俺便了。

俺准赶来和你一道死拚去！”伍柱恭敬答应了。
伍柱出兵胜负若何，下文再述。

第十八章 攻草贼大将整军容 下战书奇人逞绝技

话说伍柱领受众侠诲言，起身相谢毕，恰好众将屯营扎寨已毕，齐到厅上。友鹿道人命人排开筵席，大宴六十四将。众人欢谈畅饮，高兴异常。

席间，友鹿道人举杯言道：“今番征伐青草，本寨实抱破釜沉舟之心，倾寨而出，绝无留守。所以此番出战，是有进无退。如果得胜，白莲教的羽翼已翦，朱高煦的走狗已除。若不得胜，惨澹经营的擎天寨，也只得拱手让人。诸位能明此理，抱此志，负此任，成此功的，便饮此杯。”说罢，一饮而尽。众人一齐站起齐说道：“决不退缩，誓灭恶贼！”

友鹿道人叫众人坐下，接说道：“将士取胜，不在乎勇，不在乎谋，而在乎坚毅不拔之心，生死同心之志，和衷共济，有死无二，才能成大功完大任。此番出兵，是擎天寨第一次出兵，也是你们第一次堂皇上阵。胡儿未灭，中原多故。将来你们为国杀贼之时很多，得这个机会，也可增些阅历。切勿轻敌，切勿自骄。将士有过，主将严罚。主将有过，当时不许违抗，事后准其报到寨里，自有处置。诸位能严守军令，不违背将令的，同饮此杯。”众人依命站起，齐说道：“谨遵军令！”随着友鹿道人将酒一仰而干。

友鹿道人仍要众人归座，接说道：“平日兄弟情同手

足，一到行阵，必须上下分明。又不可以上骄下，以将凌兵，总须做事时同甘共苦，做事时赏罚分明。桓侯以鞭撻健儿，致部下怨讟而亡身；鄂王以爱抚士卒，成岳家军而克敌。这都是我们所当朝乾夕惕，时时不忘的。你们能够亲善行伍，抚爱健卒，不骄不弱的，共饮这杯。”众人又站起来，轰声答道：“能。”和张三丰同饮干杯中酒。

侍卒连斟第四巡酒，众人也不坐下，便回敬张三丰一杯酒，大家也陪了一杯，才各各归座，欢然聚饮。直到下午申牌时分，方才散席。众将都领了干粮、行粮、箭弹等物，才一一告辞。友鹿道人和张三丰等诸前辈英雄都起身送到校场。众好汉行礼告别，从人递过鞭缰，各各扳鞍上马。丝鞭乱舞，一阵马蹄声，只听得一声“去了”，但见马如怒鳞，一条线一般直出辕门，如飞而去。

当晚各按地段安营，刁斗鼓角，声声相应，如同行军杀敌一般。夜深时，伍柱率领中军众将各营巡查，见军容绝无懈怠之色，心中甚喜。回到中军帐，便取了一本《公孙龙子》看着。忽然烛影一摇，不觉一惊，连忙按剑跳起，定睛一看，原来是友鹿道人、张三丰、周颠子、丈身和尚、飞霞五人一排立在案前，都含笑相视。

伍柱定一定神，向五人行礼参见。友鹿道人等坐下，丈身和尚笑道：“你惊什么，有自然头陀巡山，难道还有人能闯进来吗？”伍柱笑答道：“不知诸位宗师来到，弟子胆识不足，不由得就吃了一惊，有失敬礼，还求恕罪！”飞霞道人道：“你能如此机警，自是好处。为将的不能不时刻刻留心，只望你始终不懈，永远如此，咱们还能怪你吗？”

友鹿道人道：“闲话少说。咱们来瞧你，是有一桩要紧

的事要交待你。这趟你去攻青草山，就青草山如今所有的几个人儿，却是咱们的战将比他胜了不止一倍。只是一来咱们去攻他，咱们是行客，他们是坐守，胜势先被他们占去了。二来听说河间还有不少的人要朝这里来，所以咱们不能倾寨全出。青草山的地面很宽，山势奇怪。有山有水，有幽谷，有深林，山内还有好几处平地。虽及不来卧牛山紧接险峻，易于防守，却是地阔路多，不易攻打。我们五人拟了一条计策，却不是攻打青草山的计策，只是恐怕支持不住时，有了这条计策，不至于全军覆灭，断送这擎天寨的基业，也许能够转败为胜。我们只为这趟是罄卧牛山全力而出，如果一败涂地，一无可以增救之兵，二无可以退守之处，才不能不慎重计议这救危挽颓之策。你如今只管依你的主见去打仗，不必顾及旁的。如果到全军大败不可收拾时，再看这个东西。”说着，取出一副玲珑玉带扣头来，交给伍柱，接说道：“这东西你可以常带身旁。到危急时将他击碎，便能知道详细了。”伍柱躬身领受，瞧那玉带头没一丝缝，仔细把玩，才见四过有极细极微的一痕微影。

丈身和尚问伍柱道：“你到青草山时，还是明攻？还是暗袭？”伍柱道：“弟子想来，青草山一定有箭子在卧牛镇，哨探咱们的消息。咱们如今堂堂正正的出师攻他，他们断没个哨探不着的。而且咱们远去攻他，沿路疲劳，断不能够一到就爬山进攻。看来暗袭是不易收功，弟子想率性堂皇正大的约战交锋。”丈身和尚点头不语。周颠子道：“你既知道他们有箭子在这儿哨探，须防他于路邀截。”伍柱唯唯称是。

友鹿道人等一齐起身道：“你切记不要忘了我们五人亲

自送这玉带头给你！”伍柱答道：“决不敢忘。”友鹿道人等齐说一声：“你歇着吧，咱们去了。”伍柱还要留住多请示一番，哪知一抬头时，只见大帐布帘一展，帐内只剩自己一人了，只得坐下将玉带头换在甲带上，凝想了一会，才倚枕假寐些时。

不多时，听得鼓声咚咚，角号呜呜，连忙起身，整了整盔甲，传令升帐。出到大帐，当中坐下，先叫皮友、王森：“各率轻骑百名，沿途向两旁哨探有无敌人埋伏。”皮、王二人领命出帐，点军照令行事。伍柱又叫徐奎、徐斗：“各率护军二员，轻骑二十名，分巡前后各队。如有事故发生，军行失纪，火速通报。”徐氏弟兄领令，率带李青、李隆、欧弘、徐建出帐，点起四十名轻骑，自去前后巡哨。

伍柱便传叫聊昂令“放炮后程”。只听得通、通、通三声炮响，各队鼓角连喧，一齐拔寨都起。中军帐撤，帅字大纛迎风前行，直到山顶。伍柱前后一望，只见前后山谷中、大路上，一丛一丛人马移山一般的声，不听得半点喧哗，心中甚喜。军马顺着山路，督着那蜿蜒如龙的马步、将卒，直下柴门岭来。

一霎时，马过头关。只见友鹿道人、张三丰、周颠子、丈身和尚、大通尼、飞霞道人、自然头陀等一字儿排立在关上。伍柱马上躬身拱手高声道：“弟子甲冑在身，师行在途，恕不下马行礼。”关上友鹿道人齐抱拳合掌，相视微笑。

伍柱率领中军，出了头关，过了柴门岭。前部三军正在渡河，便扎在滩头等候。恰遇杨洪渡河来饯别，和伍柱相见，互相劝勉一番。杨洪深以不得与此役为憾，并说：“近

日闻得边关督帅将要换人，如有机遇，俺一定请缨杀贼，带兵来与兄会师。”伍柱道：“但愿得如兄意，使俺得仗虎威，时亲教训。”杨洪连称不敢。就滩头向伍柱及中军众将各敬酒三杯，伍柱饮干，殷殷道谢。

一时，前军渡罢筏船泊岸。伍柱传令：“中军依次上船！”杨洪还要与后军同道饯别，只送伍柱上大路，便回沙滩去了。伍柱传令：“开船！”千桨齐划，不多时，便渡过这边岸上。因为不肯惊动百姓，全军都不从卧牛镇走过，只沿着河岸，绕出五里，方才转上大路。风飘旗响，砂衬蹄声。夜张棋幕，晓整林鞭。军声浩浩，杀气腾腾，直向青草山来。

一路上都是芳草牧场，除却牛羊驼马，再无生物。擎天将卒平安进发，沿途无事。直到前部先锋离青草山只十五里了，恶虎徐斗才率欧弘、徐建领轻骑飞马来到中军禀报。伍柱便传令安营，一面命龙飞、凌翔、凤舞、归瑞各率游骑百名，向左右两旁哨探，王通、孙安各率游骑百名，向前后哨探。又叫冯璋修下战书，交聊昂转递前部先行赵佑射入青草寨去。

赛由基赵佑方才将营寨扎妥，和前部领军茅能、刘勃、施威、范广、薛禄一齐来到统将丑赫营中，商量要出马探山，忽听得帐前健卒报道：“大营有令到。”丑赫起身接令，见聊昂已入帐来，当中立定，叫道：“前部领军将赵佑听令！”赵佑连忙向前一步，拱立着，听聊昂展开令旗，宣令道：“主将军令：命赵佑将战书一封射入青草贼寨！”赵佑口称接令，向前将令旗、战书接过，回身向统将丑赫道：“奉主将令下战书，末将出营了！”丑赫先时以为是下令攻

山，听说是下战书，心中老大的不快，想着：斯文些什么？到了山下还不快打上去，揍他个措手不及，反要告诉他这不是教他来打么？却是记着友鹿道人的嘱咐，不敢违令，只得答了一声：“请便！”

赵佑叫健卒备马，出了营门，上了马，向壶中取一支狼牙凤翎漆杆镂花钢箭，将战书缚上。才两腿一夹，双足一挝，那马脑袋一勾，颈如弯弓，向前直奔。一直冲去，沿途时见两三个人一起游来游去，见赵佑冲来，都要拦问，却不及赵佑马快，早已如飞而去。那些人追赶不上，便放响箭。接着，便见前面隔不了一二百步就有一支响箭接着而起。赵佑明知是传箭报讯，却是胆大心雄，一毫不怕，越加打马飞奔。

转眼间，来到山脚不远处，将马带住，仰头一望，只见青草丛中突起一支高桅，约莫有五丈来高。上面悬着一幅蜈蚣走穗边的玄黑大纛，正中绣着三个斗来大的白字：“白莲寨”。赵佑便抽出铜胎铁背、犀角虎筋雕弓，将裹着战书的箭夹在指缝中，又抽一支狼牙凤翎漆杆镂花钢箭，搭上弓弦，觑定那大纛悬索，在马上一扭狼腰，两臂一翻，嗡的一声，那箭破空而去。接着，那大纛欹的坠下。赵佑乘那大纛还没落地时，手指一转，早将那裹着战书的箭连接射出。嗡、嘞接连两声，那箭已挂在大纛的莲字中心，随纛墮地。

赵佑事已办了，勒马回头。忽听得两面山坳中一阵呐喊，接着前后响应猛然四面冲出人马来，齐叫：“不要放走这贼！”赵佑早知深入山边，终不免一战，也不惊诧，只恨一声，大喝道：“喂，你才是贼！”捋弓插入囊中，顺手在鞍旁捞起挂着的丈八点铜龙尾狼牙槊，怒目立马，巍然不

动。

那左边山坳里冲出的是盖河南郭勇三，右边山坳冲出的是小林冲赵子茂，前后只是些守山巡哨的游旗。赵佑见了，高声喝叫：“山贼！姓什么？叫什么？快说出来，爷爷好宰你！”郭勇三、赵子茂二人各通姓名，以为准可以生擒这单骑汉子，便也不再问姓名。一条枪，一支戟，两面夹攻朝赵佑马腰刺来，只想将马刺伤，赵佑倒地，好让喽罗们捆活的。哪知赵佑双膝微微一动，那马连退了两三步，让过枪戟。赵佑就势将槊竖向马前一绞，枪戟早被绞开，几乎脱手落地。

赵子茂大惊，连忙将戟收住，耍了个盘花护身，斜一戟向赵佑咽喉扎来。郭勇三同时一枪直刺赵佑右肋。赵佑不慌不忙，将槊耍开如万朵梨花，架住长枪，逼开画戟，一翻腕槊尖向上，直刺赵子茂面庞。赵子茂连忙仰身向后躲避，不料赵佑的戟快，嗖的一声，赵子茂头上的铁盔已被槊挑落地下。

二人大惊，连忙将马一带，二马并作一处，直攻赵佑。并叫喽罗们围上。赵佑大叫：“小子们一齐来，让爷爷杀个痛快！”将身一摆，双手一紧，那条槊便如恶蟒翻身一般，只见滚滚翻翻满空都是铁槊，休想突攻得进。斗了约莫一顿饭时，也不曾捉得赵佑半个破绽。

正斗到热闹处，忽见山头旌旗摆开，当中一个虬髯方脸的黑汉，正是常山蛇云漫天，立在山头高叫：“来人听了：战书收到，照来书明晨会阵，阵前相见，不修回书了。”话未毕，弓弦响处，一支雀嘴箭直射赵佑左肩头。赵佑听得弦响，早已防备，单臂一伸，将槊四面一扫，扫开诸般兵器；

腾出左手来，身躯一偏，向空一抓，早将那支箭抓在手中，便高声答道：“明日相见，俺去了！”舞动铁槊，向右一突，连人带马，滚进人丛。同时，将抓住的箭插入甲带，顺手拔出腰刀，远的槊刺，近的刀劈，勇不可当，直杀开一路人巷。云漫天见赵佑勇猛矫捷，不觉脱口喝一声彩，接着高叫道：“众儿郎，休伤来使，放这下书人走吧！”那时赵佑已突出重围，顺路回头。

路上都已接得云漫天的令，知赵佑是下书人，不再拦截。赵佑一马回到本营，直过本部。再抹过二路营盘，沿路都因他背插主将令旗，知他是有公务，都不盘问他何故向后，由他一马直到中军。护军王森望见，禀报进帐。赵佑马到营门，才挂下铁槊，插入腰刀，勒缰下马。背上拔下令旗，腰间拔下云漫天的箭，系了马，立在营门候令。

一霎时，王森出来说：“主将请先行进帐。”赵佑便跟着王森一同进帐，打参毕，将令旗缴还，再将云漫天的箭呈上。随即将下书的情形说了一遍。伍柱命冯璋记了赵佑一功。赵佑当即谢过，待了一待，没有后命，方才告辞回营去。

伍柱当即传令：“今夜三更造饭，四更餐毕，整扫兵器马匹，带足干粮，五更时拔寨都起，违误时刻者斩！”聊昂当即传令前后各军一体遵照。各军得知明日开战，都踊跃腾欢。将领们都摩拳擦掌，准备厮杀。

次日五更才过，一声炮响，前后各军一齐拔营。二声炮响，将卒上马整队。三声炮响，角声齐起，一声呐喊，直奔青草山来。前部先行统将丑赫，率领领军六员大将，当先开路。一路之上，两旁巡哨轻骑，一队队连接不断的过去。丑

赫横三尖刀，骤乌骓马，据鞍急驰。背后马兵跟上六将紧从，荡起满空黄沙。将静寂无垠的塞外草场，闹得一天云雾。

行了约莫十里，忽见前面远远的旌旗飘拂，人马如云，黑丛丛的一大片，一字儿排齐在那天地相连处。施威瞧见这一大片草场，少说也有五六千亩，平坦坦，没些遮拦，便道：“丑先行，咱们就在这里列阵吧，不要可惜这好大的战场呀！”丑赫扬鞭指着前面道：“您瞧，那不是青草山的阵式吗？咱们逼过去！”说着，将鞭梢一摆，大喝一声：“快跑！”众将卒马步齐奔，直扑向那丛人马去。正跑的烟尘蔽天，喊声动地时，不提防轰隆隆震天价一声巨响。

不知丑赫等听得什么声响，下章再详。

第十九章 夺头功猛将军失机 断铁弓戇英难陷阵

话说擎天寨前部先行牛儿丑赫正和六员大将拔攻青草阵，忽听得震天价一声炮响，猛见青草阵上人马两边分开，如两条长蛇一般，着地分卷，顿时现出一座大阵来。头尾相交，中间丛集。前面尽是戈矛枪戟，后面一层弓箭弹石，再后面隐隐露着大刀阔斧。阵前列开八面门旗，一方大纛，纛下马上一员大将。两面门旗影里，分列着许多将校。

丑赫等不敢怠慢，奔至相离约莫在百步以内，便将鞭一横，压住阵脚，摆成一字长蛇阵。两面对射一阵，各自扎住阵脚。一霎时，二路统将钱迈率领领军大将潘荣、杜洁、许遼、沈石、弓诚、弓敬统兵齐到。当即在丑赫阵后，分布成两仪阵，留下中间，待中军来到。

转眼间，伍柱统中军到了阵后。丑赫、钱迈听得中军炮响，连忙各带本部向左右两翼展开。伍柱率领龙飞、凌翔、凤舞、归瑞、王通、孙安、徐奎、徐斗八员战将突出前阵。大纛列开六员护军马后，随着于佐、沈刚、冯璋、聊昂四员职事将令，各持军器，全身披挂，威风凛凛，压住阵脚。不多时，后队陆续来到。截住后路，分防两旁。全军列成一个八门阵。

伍柱到阵前时，抬头一望，骤见对面排开十字阵。暗想：闽广派也不为无人，可惜他们不行正道。又见对阵里只

鸣鼓呐喊，并不出阵交锋。心中想了一想，料他是诱俺军冲阵，他好用金翦阵来围裹俺们。如今俺们且和他斗将，谅来不会输与他去。便将手中钺一挺道：“谁打头阵擒贼魁？”

言未毕，左翼阵中滚出一团黄云，只听一声：“我去！”已经到了阵前。众人齐凝神望去，才知是金刀茅能舞刀直冲敌阵。那边阵上大棍子王鹏图一眼瞥见茅能，想起关前败阵，冲天炮濮天雕被杀的两重仇恨，咬牙切齿，向云漫天请令出阵。云漫天想要阻拦，待茅能近前时再将他围起来，哪知王鹏图说一声：“大哥，俺去斩这贼给濮大哥报仇。”早已马到战场，和茅能两个大斗起来。一个是急要破阵，一个是急要报仇，都舍死忘生，拼命狠斗。

牛儿丑赫耐不住了，向伍柱请令冲阵。伍柱见施威在旁两眼圆睁，牙龈咬紧，料他也是憋不住的。却是他们都是猛将，一齐出阵还恐太猛了，反致失事，便传令，叫施威、丑赫、钱迈一齐出阵！钱迈知道伍柱的心思，说一声：“得令！”却并不驰马，只抖动丝缰随在丑赫、施威二人后面，缓缓地行到垓心。

丑赫、施威并马争先，早到当面战场之中。云漫天知道前计不行，擎天寨人马不会分路齐冲，只得变计，叫王鹏图、赵子茂、王达章三人出马抵敌。丑赫马快，接住王鹏图；施威接住王达章；钱迈便和赵子茂杀在一处。王鹏图一面瞥见茅能手使的纯钢大叶青龙偃月刀，就是自己攻打卧牛山被夺去的心爱兵器，满心大怒，便抛了丑赫来夹攻茅能。丑赫便转身向阵中冲去，这边阵上刘勃望见，心想：俺不能让茅金刀独做他哥儿俩的对头。便向伍柱请令出马，手舞纯钢画杆梅花雀舌枪，催动坐下紫骍骠，泼喇喇飞马出阵，直

取王鹏图。哪知王鹏图见了刘勃手中枪，也和他兄弟王鹏图见了那刀一般，火焰烧心，按捺不住，拨转马头，竟迎刘勃，王鹏图便去恶战茅能。哥儿俩各寻着对头厮杀。钱迈一面和赵子茂斗着，一面偷眼觑去本阵各将都占胜势，便且战且移，在众人马前马后转来转去。赵子茂莫名其妙，一个劲儿直逼。丑赫冲到战场中瞧见了，当是钱迈敌不过赵子茂，便挥三尖刀，赶过来双战赵子茂。

两阵九将战了些时，擎天阵上虽是五员大将，怎奈钱迈要四下照应不能力战。其余四将又都是远地初来，头次会阵，不知敌将本领如何，且在下风头，迎风打仗，眼鼻吃亏，不易讨好。青草阵诸将自从得讯，便养神蓄锐，又占着个坐势。因此擎天寨诸将虽是本领都胜过敌将，却一时不能斩将成功。两边兵卒擂鼓呐喊助威，声震天地，越加助起阵上的酣斗，你拼我扑纠缠做一团。

擎天阵中军门旗之下，战将浪里龙龙飞见久不能胜，便骤马向前几步，估量了远近，见施威和王达章斗得正紧，双枪并举，两马齐飞。施威大喝大叫，耍开铜点钢管花缨凤翎枪，横挑直刺，一枪紧似一枪。王达章一面尽心招架，一面向旁让避。被施威一连几枪，杀得王达章转了个向儿，背对擎天阵上。龙飞见了大喜，怎肯失却这个机会，忙挂下画戟，骤马横驰，顺手向背上拔下一支二尺多长的小画戟，身躯一扭，头颈一低，朝马后使了个鹰隼瞰地的身段，就这势子，大喝一声：“着！”右手一抬，将那支小铁戟向王达章后心掷去。这东西不比箭弹有弓弦响声，王达章背上猛然着了飞戟，痛彻心脾，血流如注，却自己还不曾知道中的是什么暗器，只觉眼前一花，身不自主，倒撞下马去。

施威见王达章忽然撞下坐骑，心中狂喜，忙双手抡枪，照定王达章后脑直筑。不料枪才筑下，便听得嗒的一声，那枪猛被格开，早有喽罗将王达章拖去。施威没杀得王达章，满心火发，瞪眼瞧那架枪的人时，原来正是丑赫、钱迈双战赵子茂，赵子茂抵挡不住，只得拨马向斜刺里逃走，恰巧冲过王达章马后时，正遇他栽下马来，连忙顺手横扫一枪，将施威的风翎枪架开，救了王达章的性命。

却是擎天阵打翻王达章，士气百倍旺盛。阵前诸将精神陡涨，刘勃和王鵬图纠缠到一团时，忽听得擎天阵上得胜鼓响，喊声震地，知道本阵得了胜了。忙将枪一横，逼开王鵬图长枪，又腕一拧，就势掣枪回头，突然向王鵬图肋下斜刺过去。王鵬图连忙低头闪身，回头一让。却不道这边门旗下，先行领军赵佑抽出两支箭，觑准了，拈弓搭箭，嗡的一箭向王鵬图射来。正在王鵬图闪身时，箭已飞到。王鵬图急将右腿离镫一伸，左腿向鞍上一缩，身躯向右一坐，来了个镫里藏身，身子悬在马的右腰旁，才让过那支箭，心中方在自喜身躯矫捷，躲过这险难。却不道赵佑的第二支同弦异的，一齐发出，却偏右一些。王鵬图身子才坐下来，恰巧碰个正着，那箭直透右肩，穿个对过。王鵬图心中一痛，劲一松，就势向右倒下地去。刘勃大喜，急挥枪下刺。王鵬图痛极了，强自挣扎，就地一滚。刘勃枪扎下时，他方才滚开，那枪却没刺着后心，只扎在右腿上。青草阵上见王鵬图镫里藏身时，姜鼎春、洪紫东两马齐出，奔来相助，这时恰好赶来。矛钺齐挥，架住了刘勃的钢枪，救了王鵬图回阵。

擎天阵前众将望见连伤对阵两将，都不曾斩得，个个火发，伍柱见连胜两阵，军威大盛，锐气方张，大可乘势破

阵，便将鞭梢一摆，叫：“中军战将和先行诸将分三路冲阵！”众将蕴耐已久，听得令下，顿时马如飞龙，人如怒狮，中军和前部先行，二路先行诸将一齐出马。这时丑赫方才回阵，便和范广、薛禄、赵佑突出阵前，招呼茅能、刘勃、施威各抛敌将，直冲青草阵右翼。中军战将龙飞、归瑞、凌翔、凤舞、王通、孙安、徐奎、徐斗八马齐驰，一字儿从中央杀奔青草阵去。二路先行领军潘荣、林洁、许逵、沈石、弓诚、弓敬也一拥而出，赶上钱迈，一同攻打青草左翼。

云漫天见擎天阵突然冲出三路人马来打阵，微微一笑，将手前令旗，左右两摆，又就地一指，便拨转马头，朝后阵去了。丑赫一路七将攻到青草阵右时，只见喽罗们呐一声喊，两下里炸开。丑赫七人都是猛将，也不瞻前顾后，七骑马一齐突入阵去。青草阵上喽罗待丑赫等突进时，便两边一卷，各喊一声，将七将围裹起来。丑赫等只知向前猛杀，七骑马无一转头的。青草喽罗便渐向后移，一层层转过去。丑赫等越冲越远，越杀越厚，这才慌了。七人连忙互相招呼，团作一圈，四面挡杀冲突，却仍被青草喽罗裹的移去许远。

杀了多时，忽见青草喽罗齐声大喊，猛然突出一方来。施威、薛禄见了，以为冲开出路了，满心大喜。高叫一声：“杀呀！”便向那无人的一方杀去。丑赫、茅能、刘勃、范广、赵佑也紧跟在后杀将过来。七马同奔，才冲了不到十步，惊天动地一声巨响，七人一齐连人带马跌入陷阱之中。青草喽罗一齐狂叫，四面向陷阱围来。乱舞挠钩，奔近阱来搭捉。

正在这时，忽地冲来一伙人马。当先一将正是云中凤凤

舞，手舞蛇矛，和中军战将王通等一共八人分两旁，沿阱截杀，杀散喽罗。原来凤舞等杀入青草中阵，也被喽罗围住。龙飞、凤舞连忙招呼众将，联成十字般，认定一方并力杀出。青草喽罗虽多，怎当得这八员虎将不顾性命朝一角扑杀？就是一层层转过来增厚兵力，也来不及，早被八人一阵突刺，冲开一条血路，杀将出来，恰巧遇着前部先行诸将失事，便合力救了他们。

丑赫等八人跌入阱中，那阱是口儿大，里面小，好似一只坛盆，没法爬上去。八人跌进去，便各自使劲摔了个斤斗，才没压到马腹之下去。待龙飞等来救时，薛禄、赵佑二人首先仗着怒气，尽力朝上一跳，跳离陷阱，到了平地，帮着龙飞等追杀众喽罗。随后丑赫、施威、茅能、刘勃、范广都跳将上来，如发狂的猛虎一般乱跳乱砍，反追得那些喽罗朝陷阱中乱跌。一霎时，忽见薛禄的坐骑卷鬃乌驢马在平地乱跳乱蹦，薛禄忙过去带住跨上。众人诧异这马怎会离了陷阱，齐向阱里看时，却原来是死伤跌下阱去的喽罗，将阱内填成一方斜坡儿。那卷鬃乌驢格外强劣些，便踏着人坡上来了。施威等六人连忙乘此各将坐骑拉了上来。

众将正在忙乱着，忽见左首一阵人马，潮一般涌来。便连忙向左旁一字儿排开，十五员大将，各挺兵器，凝神堵住。待那些人马涌近时，才瞅出是钱迈等一路七人。被青草头领率领喽罗强弓硬弩、飞弹掷石打败下来。凌翔首先大叫：“众位同道弟兄，咱们来堵他一阵。”丑赫等暴雷般齐应一声，十五骑马打箭弹之下直闯过去。钱迈等见有了救应，也勒转马头，反扑过去，顿时，三路合一，二十二员大将各舞兵刃，只见满空无数白云飘滚，矢石纷纷堕地。

青草追兵领兵头领豆皮李光明见这几十只狮虎般的骁将拼死杀来，料来自己堵御不住。便将手中镰向后一摆，回马就走。这边钱迈等二十二人策马反追。左冲右突指东打西，喊杀连天，人倒如潮。青草阵顿时反胜为败，全阵都被冲乱。头领、喽罗一齐向后溃退。云漫天见阵脚已乱，约束不住，忙挥那柄门扇一般的大砍刀，顿喉大喝一声，连人带马，滚作一团黑云，直向擎天阵诸将杀来。擎天诸将中除开几个新出塞的，没见过他，却都知道他是闽广派的三头脑，不敢怠慢，拥上前来抵住大杀起来。

伍柱见云漫天反杀过来，料知不是两三个人敌得住的。再加上青草山的头领、喽罗，就只二十多员将恐怕不易对付。初次出阵，已众险中取胜，倘再被敌将反冲阵脚败下去，未免太丢人了，便连忙传令叫后军统将庾忠、和后统将魏光，会合前军统将文义、镇军武全、卫颖、雷通、柳溥、董安、邓华一共十员大将，统率前军健卒一千人，火速出阵，直攻上山。

庾忠、魏光奉令，各将本部人马，交给首将彭燕、黄礼，便策马到前军，会合文义、武全等，旧卒前军，一直出阵，向云漫天攻去。这时青草喽罗俱已反身迎敌，忽见擎天阵上大队人马拥出，当先十将各挺兵刃，骤马而来。重又呐喊一声，向山嘴里挤闯。文义等赶过对阵，一齐大叫一声，与钱迈等二十二人合成一个大圆圈，将云漫天圈在中间。大家都想把云漫天擒住立大功，成大名，无不勇气百倍。

云漫天见众人齐上，呵呵大笑，喝道：“想死一齐来！”将大砍刀盘空一卷，只听得叮呤呛啷四面兵器齐被扫开。庾忠守在西南角上，舞动八道金环铁棍，乘云漫天大刀摩空

时，照准他马腿，吼的一棍打去。哪知云漫天快如飞鸿，就势将刀一竖，刀柄向下一刷，早将庾忠的铁棍扫开。同时，上面右手向前一按，那三尺多长一尺多宽的大刀叶便向柳溥面门劈下。柳溥身躯向后一仰，将长矛一横，架住大刀，只听得喀嚓一声，矛杆两断，那刀便直向柳溥胸腹直劈下来。柳溥矛折身逼，没法闪躲，只好瞑目待死。旁边薛禄、范广架刀齐举，才勉强将大刀架住。后面卫颖、雷通、沈石乘云漫天挥刀前劈时，三柄大钺齐向他后背剁下。云漫天大吼一声，一扭身躯，将大刀反过背后，耍了个海底捞月，咯的一声，将三柄钺斧刷开，接着又吼一声，闷头向前一闯，两臂一震，那柄大砍刀散开来，白光霍霍，如同一轮明月落地一般，任你什么兵器休想得近他身。连众将放的暗器也都被刀锋打落。云漫天就势拨开几员将，冲出围来。

擎天诸将哪里肯舍？齐喝一声，随后追赶。青草山李光明等众头领原从山口跑出来救云漫天，及见主将已经突围，便堵住厮杀，擎天阵上伍柱见已攻到山口，便叫：“孔纯向前督率诸将；程豪率领断后，统将章怡、魏明等七员女将及合后健卒一千，向前督队攻山抢关。”

云漫天见擎天兵无休无歇，越来越多，料今日难以得胜，便率领众将退入山口。两旁山嘴上将擂木滚石、金汁石灰乱打下来。擎天诸将没得退军军令，抵死围攻。孔纯在前，督令众兵将四面仰攻，放箭投石。程豪同众女将率一千个健卒排在后面一字儿排开，监着不许退缩。霎时间，将青草山口封住，蝙蝠扑蚊，两边展开两翅，将青草山山嘴包住。

伍柱在后观望攻山兵将蚁一般朝山上攀援，却终因山上

防守得十分厉害，突不上去。正在心中算计，想亲自和众将一齐下马蹿上山去，杀尽守山喽罗，便可占住山口。才要传令下马，忽听得后面一阵大乱，喊杀连天，顿时阵脚散动，忙喝令护军弹压，不料后军轰的向前反奔，收刹不住，不服督率，立时全军大乱。

不知擎天阵后何人杀来，且待下章叙述。

第二十章 抹红霞青天惊霹雳 泛绿漪月夜探幽深

话说伍柱方要亲自和众将下马蹿上青草山去，陡然后军大乱。初时还以为是后军没统将，阵脚散动，霎眼间喊杀声起，才知后面有人杀来。阵脚已经收刹不住，只得连忙传令：“阵后将卒一齐转向，向后迎敌！”随即勒马转身向后遥望时，只见胡玉霜满身浴血，伏鞍逃来。见了伍柱，气喘吁吁地叫道：“主将，白莲妖教的救应到了。”伍柱连忙叫沈刚挽住胡玉霜的马，到阵中火速裹扎，一面喝令众健卒不许乱动。

原来胡玉霜督粮扎在最后一层，离战场还有五里多路。正在督率兵丁分包干粮，突然奔来二百多骑马，一色白衣。当先四人，白巾、白袍、白带、白袴，一般打扮，领众直杀过来。胡玉霜连忙抓起一对铁杆狼牙棒，向前迎敌，不料那二百多人凶猛异常，当先四将便是徐季藩座下首座弟子赵天申和教徒黄坤山、朱光明、陈仁生，都是霞明观的勇将。胡玉霜和二百来名督粮健卒怎敌得住，战了不到一盅茶时，胡玉霜左臂早中赵天申的金针镖。腿上接连又着了黄坤山、陈仁生两枪，支持不住，只得后退。

这时断后的女将、健卒都已经向前攻山。合后领军彭燕代行统将，连忙将队伍摆开截杀。不料这二百多人就如同二百多只白老鼠一般，不结做一起直冲，却四下分散乱闯，顿

时将阵脚冲散。待得黄礼代统后军转身向后时，那些白老鼠又闯向后军队伍中来了。黄礼等四处截杀，怎奈那些人锐不可当，滑不留手。一刹眼，就被他溜闯过去了。

伍柱回身时，当作是青草山的埋伏兵，或是奇兵暗袭后队。忙将手中钺左右一摆，喝叫健卒两边散开。这一来，赵天申等倒发怔起来，不知怎样会让开一条大路来。伍柱见让出一队白衣人来，心中明白是白莲教，后军、合后诸将早一齐拥上。赵天申急了，急拔下一个葫芦，朝天一洒，只见一片红砂冲起，霎时落下，便四处着火：着地烧草，着人烧衣，顿时全军大叫大嚷，人马乱践。伍柱约束不住，兼之地下的草树着火，红焰着地卷来，烧得众将立马不住，四散里乱奔。

这时攻山诸将已见后阵大乱。程豪骤马向前叫住孔纯，要孔纯堵住了山上追兵，自己督率七员女将回头救应。还没赶到，阵势已散。孔纯只得传令：“撤围回救本阵！”众将得令，各自勒马回头，向草场冲来。山上云漫天见了，连忙挥兵追杀。

只是山口太小，只容得二骑并出。郭勇三、姜鼎春当先冲出山口。卫颖瞧见山凹旗幡乱动，料是山上喽罗追下，忙堵上鼻子，回马掏出一枚迷炮，当地一掼。顿时平地起个霹雳，白烟一涌，姜、郭二人一齐撞下马来。卫颖手起一钺，将姜鼎春脑袋劈开，郭勇三已被后面冲出的自己人马践死。那些人马一出山口，嗅着白烟就躺到地下，后面再不敢再抢冲出口。待卫颖回头时，才拖开躺下的，再呐声喊出口撵来。卫颖急掏迷炮摔去，当先一排，齐齐倒下。后队连忙向前拖救回去，不敢再追。

孔纯领着诸将如飞的赶回，只见大地烟焰乱起，如一片红霞匝地铺满，本阵兵马已经退回战场以外。孔纯只得带着人马，急急的沿着远处还没着火的山脚、沙磧，打马穿过。恰遇着赵天申等跑来，又大杀一阵。幸喜得没伤人马，只对杀一阵，便错过了。众将心中不知本阵情形如何，人人焦急，也没成队伍，乱跑离了青草山，跑了一里多地，才见伍柱押阵相待。

彼此相见了，众将都向伍柱告罪。伍柱道：“这是妖徒使邪药烧动了阵脚，怎能怪众位同道弟兄。且是今日一阵，仗众位同道弟兄努力，也足使贼徒胆颤心寒了。此地不是扎营之所，咱们且各整行伍，退下去几里，寻个近水处扎下营寨再说。”众将齐声应了，连忙各整部下将卒，列成行伍。伍柱传令：“全军不必依前后整列。就现时前后依次到河边扎营时，再依原分前后军归队！”众将依令动身。

这时已战了大长日，正是申牌时分。全军退到河边时，已将黄昏。众将一面下令造饭，一面向大营禀报。伍柱待扎下大营，便和孔纯、程豪升帐。众将报过功绩，再一查点，全军死了七十余，马一百余匹，伤人二百余名，马四百匹。将领不缺，只督粮胡玉霜受伤，粮草未被夺。斩杀阵敌喽罗三百余名，伤不计；死敌将二员，伤二员，轩白衣教徒四十一名。伍柱命按功把簿领赏。阵伤火伤的将卒、马匹都交沈刚调治。又叫皮友等六员护军领健卒前后巡哨。

诸事已毕，伍柱和中军诸将饱餐一顿，便到后帐来商量破敌计策。孔纯道：“俺瞧这青草山几个头领倒不难战胜他。所虑的就是白莲教的妖术没法抵敌。譬如今日，要是没这场大火，咱们正是锐气方盛之时，将、卒都带足了干粮，

一鼓而上，准能攻进去，少说也得把他们头关拿下来。如今只要想法子能够不怕妖法，打这山就不费力了。”

伍柱道：“今日白莲教并不是用的妖法。俺猜他一定是炼的一种什么药面儿，一洒上就着火。您瞧，当时那妖贼并没画符念咒，足见不是法术。依俺瞧，这山上的头领，倒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就只云漫天那厮也得好几员上将才能敌得住他。”

孔纯又道：“今日那些妖贼大概是云漫天得知咱们来攻他特地向河间去颁来的救兵。边关都督和他们通连，自然容易进出。那么，咱们是倾寨在此，他们却是救应不绝。要不急速打破这山，咱们还得吃亏啦！”

程豪道：“可不是！咱们待了许久，直到如今才来攻打，不就是为着力量不足吗？如今咱们这几十条好汉几千健卒，再要打不下一座青草山，揍不翻闽广派几个二三路的渣滓货，岂不要吃天下英雄笑话？”

伍柱奋然站起说道：“不但如此，咱们要是打不过青草山，连本宗各位宗师的脸也给咱们丢完啦！再说咱们学艺一场，各位宗师把这一点小事儿破个小贼巢交给咱们，咱们都办不了，还有什么脸回去见那各位宗师？俺想：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又道是：瞭敌破敌，瞭地克地。咱们如今虽说知道青草山的大势，究竟他内情如何？地势如何？有无僻道小路？可否便于火攻？怎么断他出入路径？咱们都是一无所知，似这般怎能取胜？这河已经解冻，照周师叔地理图上说，是由这河可通到青草山侧悬崖之下，此去不过十多里路。俺决计今夜独自去探看一番，瞅明白了，再来定计破他。”

程豪也跳起来，道：“您是主将，不可轻身涉险，还是我去。”孔纯抢拦道：“俺去！俺去！”伍柱摇手道：“您俩全甬去。这事非得俺自己走一趟，亲眼瞧过，才有把握。只调一员会水的勇将，驾只小船就行了，用不着多人的。”孔纯、程豪一定不肯，却要同去。伍柱没法，只得答应程豪同去，留孔纯守寨。孔纯因为自己是掌军副将，守寨也是要紧的事，伍、程二人去了军中无主，自己不能不留寨主持，才答应不去。却是要伍柱将会水的将领都调去，一来，快迅些；二来，多几个人设或有事也好对付。伍柱也答应了。

当下便叫聊昂到后帐，叫他飞马去调茅能、龙飞、归瑞、凌波、凌翔、庾忠，不必披挂，即刻到大寨候令。程豪忙道：“还有分水犀、小大虫、没毛虎都识水性，全给调来。”伍柱止住道：“有六个人够了，留下他三个在营里或许还有旁的用处。”聊昂领令去了。不多时已将茅能、庾忠等六员水将调来，参见毕，伍柱复命聊昂：“待俺走后，便悄悄地通知各军统将，大寨全军有孔副将主持。有事时，就秉承孔副将办理。”聊昂应声：“得令！”伍柱又向凌翔、庾忠道：“您俩仔细些。俺见这河边有许多船只。大概不是乡民的就是青草山的。您俩去相机行事。或向乡民雇一只，或暗劫一只贼船；总以没人知觉为好。两个时辰内，须得弄到。”凌翔听了，便躬身禀道：“主将可是要从水路去探贼巢？”伍柱说：“您且不必问，只去弄只船来。”凌翔道：“末将怎敢多问！只因想着要是探山，就得暗地里弄一只贼船，好混进贼巢去。要不然，就到这些儿的地方去买一只民船便了。”伍柱点头道：“您只去弄贼船便了，却是千万不能漏风，连本军将卒也不能给知道。”庾忠答道：“末将省

得，主将只管放心！”

凌翔、庾忠二人领令出了大寨，走到寨外山跟林中来。庾忠四面瞧了瞧，没人窃听。便向草地坐下来，拍着身旁青草道：“金麒麟，您且坐下，我来告诉您。”凌翔一面向庾忠身旁坐下，一面说道：“不要尽着耽搁吧，没多时刻哪！”庾忠道：“原为没时刻，才得商量准了再去。荞麦地里搯乌龟，一搯就得呀！”凌翔道：“您说怎么办吧？”庾忠道：“这事儿虽不难办，却也不容易。拿一只船什么要紧？我在沅河里一个月少也得搯三五只。这难就难在不让旁人知道。我想，只有给他个倒门门。”凌翔道：“怎么叫个倒门门？”庾忠道：“倒门门就是反客为主。咱们如今去上贼船，他一定把咱荡到河中间下手。那时咱俩按个儿揍翻他不就成了吗？”凌翔道：“怎么揍法呢？闹起来，不是旁人都知道了吗？”庾忠笑道，附近凌翔左耳叽咕了几句，凌翔大喜，跳起来道：“走呀！咱们就这么干，不要耽搁时候了。”庾忠也立起来，两人笑着点头分手，各自回营去了。

庾忠回到后军，也不向众领军大将说什么事情，只说大营有差委，叮嘱黄礼小心守营，便到后帐，叫健卒们取了些石子来包做八包，又取了两封银子，和石子搭在一起，瞅了瞅，又一包包拿来颠了颠，都是一般样儿没些差别。又起身卸下箭衣、头巾鞭子等，取了一件布袄披上，扎上包头，换了一条大脚管布袴，赤脚着上草鞋。又将软钢剑缠围在腰间，再取一幅布向腰间一围掩住了，算是围腰巾。落后才将神箭扎在两腕。打扮好了，向水盆里照了照不觉哑然失笑。回身将脱下的衣服等件并十包银子，和石头一齐装入褡裢袋里，又装了些一两头的散碎银两，负在背上，径自出了后

帐，众将瞅着都觉好笑，却不便细问。

庖忠一直向前和凌翔说话的山边走来。到了跟前，已见凌翔头戴公子巾，身披蓝直裰，腰束丝鸾带，足蹬粉底靴。衬着那雪一般的面庞，星一般亮的眼儿，两道细眉，一张小口，越发显得飘飘逸逸，神采飞扬，俨然是个文弱世家公子。二人相见，彼此对望，各又回向自己身上一瞅，不觉相视而笑。

庖忠悄问道：“全拾掇好了吗？”凌翔拍了拍腰，又点了点头，便将一包衣服交给庖忠，说了一句：“偏劳了！”庖忠接过来，塞在褡裢袋里，笑道：“您再要这般客气，什么偏劳不偏劳的，这出戏就唱不好了。”说着，便让凌翔在前，自己在后，绕过大营后面，又包过一座树林子，才来到河边。

瞅那河滩东尽头有一座小小土山，山上满长着矮树长草，隐约有三五户人家。河中有三五艘篷船随流荡漾。二人站在岸边，端详了一会儿，正待叫船，忽听那山里有人唱歌，侧耳细听去，只听得：“悠悠逝水，惟我向西流。……”底下的句子，听不大明白，直待那声音转高时，才听得：“银河挽，狂澜砥柱，漫言云汉浮舟！”便戛然而止。凌翔嘘了一口气，向庖忠道：“谁道塞外荒寒，此中大有有人在！”庖忠道：“黔中遍地蛮荒还有英雄，何况这山青水秀的所在。看来这唱歌的不是个狂士，就是个隐士，可惜咱俩这时有事，不能去寻访他。”

正说着，陡听得欸乃一声，接着哗啦水响。二人忙回头看时，只见一艘快船，却只四个人划着，一人持篙立在船头，一人在梢上把舵，由下流扬起小帆顺风直驶。船中有篷

遮着，不知还有人吗？凌翔目视庾忠，庾忠便走近水边，高叫：“掌驾的，趁一趁。”船头上持篙大汉听得，闪眼向庾忠望了一眼。庾忠趁他眼光扫来时，故意透着十分吃力的模样，将右手反向背后，摸着褡裢袋托了一托，鼓鼓包包，凸出几凸东西，露向前面来。凌翔也在这时装出斯文派头，一步三摇，摆列水边来。

那大汉便瞅着二人，高声说道：“你们上哪里去的？”庾忠道：“咱们是到阴山头，去寻老太师讨人情的。”那大汉大喜，暗想：阴山头是脱脱大师住在那里，这厮向他讨人情，一定是有人在瓦刺犯了事，拿银子来打点的，油水管保不少。便道：“趁船吗？几个人儿呀？”庾忠道：“就只咱们小舍人和我。”大汉道：“咱们是粮船不趁客的。你们只有两个人便将就带了去吧。”说着，便将手一扬，又顺手一篙搭住岸边小树，小船渐渐拢岸。

庾忠叫：“掌驾的搭扶手呀！”船家下了锚，将跳板搭稳，又将篙撑在岸崖上，算是扶手。凌翔在前，庾忠在后，踏上跳板，浑身发抖，颤兢兢的抓住篙子，探探脚尖儿，慢慢腾腾的，做贼一般，悄溜过来。庾忠嘴里一劲儿嚷着：“掌驾的，搭稳着呀。咱家小舍人胆子小，我也有些脚软呀，您可不要闹玩笑，不是耍的呀！”那大汉微笑着说：“您大着胆子走吧，甭害怕，我撑着啦！”

凌翔到了船上，便向舱里闯。庾忠跟着进去，窝在舱角里，缩做一团，直嚷：“闷得慌！”大汉进舱来讨船钱，每人要五钱银子。庾忠嚷道：“咱们由南通州到北通州，走透几千里一条运河，也不过一人四钱银子。这有多点路，你颠倒要五钱银子，这不是明欺负人吗？”凌翔不待他说完，皱

眉摇头道：“你真欢喜和他们吵，烦极了！就给他一两银子有什么要紧，哪儿不花个三头五两，哪在乎他们这几个辛苦钱？反正没碎银子，就拿一两给他吧。只要船摇的快一点就得了。”庾忠一面叽哩咕噜，一面将褡裢袋卸下来，一包一包的取出十来包银子来，才向袋底掏出一锭一两头的散银子，递给大汉。大汉直瞪着眼，瞅着那大堆银子发怔。

庾忠道：“这船不成，坐着脑袋发痛，不如路上跑着痛快多了！”大汉道：“管家，您甭着急。这是闷船，不大走水道儿的人全是这样的。耐着性儿过一会儿憋惯了，就好的了。”凌翔向船家一摆手道：“你去吧，快点儿荡船去。要是到的快，咱再赏你几两银子！”大汉笑嘻嘻的道：“全仗大爷恩典！”连连地弯腰儿，点头儿，闹了一阵才出去了。

却是半晌没见开船。庾忠连催几遍，船家老自答应着不动。庾忠高叫道：“不成！不成！咱们不受这罪了，上岸去走吧！”那大汉才慌了，连忙叫伙计拔锚开船。只听得咿呀哗啦一连几响，船已到了水中央。接着布帆一落，船头一摆，不朝上流头荡去，却反向南头小港口急驶。

庾忠便在舱中向凌翔报帐。这里店钱多少，那里赏钱多少。接着便将拿出来的十封银子颠来倒去，咕嘟道：“这封少五钱秤头，这封成色不对，这封不是官银，全得刨水吃亏！”凌翔听着，先就摇头，后又摆手，被庾忠烦极了，便喝道：“你全知道，就算你精明！”这一来，庾忠冒火了，大嚷道：“在北通州时我全给银号瞧过的。舍人不信，我打开来给你瞧。”说着，便抓开了两三包，咕噜噜滚的满舱板都是银锭儿。凌翔气极了，跳起来喝道：“你真放肆极啦。在家里时，老太太怎么吩咐来着？财不露白，你怎这般不记

事，全给扔了出来？”大汉连忙进来相劝，帮着将银子拾掇了。正闹处，忽听得船头一声唢呐。

要知是什么事故，请阅下章。

第二十一章 奋神勇水将劫敌船 入险关英雄得暗号

话说凌翔、庾忠二人乘着一艘四桨篷船，那船家不依河道前行，反将船向港汊里驶去。刚进汉口，那后艄掌舵的忽然撮起嘴唇，打个唢哨。庾忠连忙一手按着腰间，眼瞅着凌翔咬唇密笑。凌翔两手抱膝，酒涡儿微露，两眼正和庾忠对射着。

只听得布帆唳的一声落下，便见船头持篙的大汉将船头将军柱旁的舱板一掀，一伸手，捞出一条雪亮的朴刀，转身趑进里舱来，圆睁猫眼，倒竖鼠须，向凌、庾二人喂了一声，扬起朴刀来说道：“爷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白莲寨巡河运粮第九路哨船二头目赤练蛇江豹章就是俺！今日你们老远的给爷爷捎这点儿银子来，爷爷要不收你的，倒是爷爷不恤下情。就算你们孝心虔，孝顺到了，爷爷赏收了，就送你回姥姥家里去。孩子，你还是趁水路，还是走道儿？快说，爷爷保管称你愿！”

庾忠装傻，故作不懂，两手朝前一拧，两膝向前一冲，噗通一声跪在舱板上，却不磕头，白呆着两眼颤巍，朝着那大汉江豹章说道：“您不要骇唬我呀！我们趁船就为的是要趁水路呀！银子全在这里呀！只求您许我俩趁水路赶到地头呀！”凌翔只得转过背去，两手抱着膝盖瑟瑟地抖。

江豹章低喝道：“不许嚷！喂！还要想到地头吗？明年

今日爷爷得喝你俩抓周儿的喜酒，今儿现在就得叫你另寻父母别投胎去。趁水路就是爷爷送你们下河，和王八拜把子去。”说着，将手中朴刀向庖厨面上一扬，接说道：“走道儿就是这家伙在你们脖子上走个道儿，懂了吗？愿意哪一种？快说！”

庖厨乘他将刀扬近面庞时，故意倒抽一口冷气，向后一仰。江豹章果然弯身扑进，直逼近庖厨上身。庖厨乘势右手反向腰间，探握软刀柄，着力向前一抽掣，接着一抖劲，正待向江豹章脖子上一掣，不料刀没顺上，江豹章咽喉已是鲜血直冒，却又不曾倒下。

忙起身定睛瞅时，却是凌翔待江豹章弯腰扑进时，突的打靴统里拔出一支小铁戈，说时迟，那时快，单臂一伸，迅如闪电，江豹章还不曾瞅见凌翔动手时，铁戈已刺进咽喉，一抓扎了三个窟窿。咽喉先断，故此嚷也不曾嚷得一声，便被扎的身向后仰。凌翔恐怕他那大个儿倒在舱板上惊动旁人，动手时，原就筹计好的，待他身躯一仰时，急忙甩个小旋风，身子一转，右腿一抬，将江豹章尸身托在右脚当面骨上。因此尸身不曾跌倒，真果是没一点儿声响。凌翔才缓缓将尸身放下，庖厨将朴刀拿过来搭在自己背后。

正在拾掇，忽听得前舱篷外有人高声唤了一声：“江头儿！”接着又放低了嗓子说道：“怎么着啦？这老半晌不出来，也没响动，难道自家先顾藏私份儿吗？可知道太闹久了，绿毛窝子里箭子全亮了，全得撮包儿，临完还得冲天，大伙儿干脆干净。”说着，一面那脚步便向前舱走动，似是要进舱来了。

庖厨连忙向凌翔摇手，关照他不要动。急将手中刀向后

一背，软刀藏在背后，悄声蹑脚闪到里舱门后。凌翔这时故意背对舱门，遮住地下的死尸，免得被外面进来的人瞧见。刚预备好，突的一声，一只光致致腊黄油黑色的露筋肥腿从舱门外踏进来。庖忠连忙将身躯向后一缩，接着便见一个长壮汉子的身躯昂然进舱。说时迟，那时快，庖忠不敢怠慢，急忙两手同伸，左手伸向那汉子身后，托着他的背腰，同时，右手向前一送，软刀早掣在那汉子嗓子上，那汉子竟和他那伙伴江豹章一般，只顾冒血，什么事都不会干了。

庖忠一面将那汉子轻轻放下，一面将刀尖儿向后一指，嘴向凌翔连努两努。凌翔会意，转身向后，悄地将隔断后艄的蓆篷扎绳解开，四面端详了一番，才伸左手向左靴统里拔出那一支小铁戈来，两手分握两戈，各将三指握住倒隐在肘下。腾出两手的拇指、食指捻住蓆篷，猛的拉开，顿时豁然开朗，直通后艄。那掌舵的，初时听得些窸窣细响，还当是自己伙伴在舱里做事，不以为意。忽然见蓆篷拉开，闯出来的是那公子哥儿，大吃一惊，急待动手时，哪有凌翔的手快？欸的一伸手，铁戈已刺入掌舵的口中，接着旋了个扫堂腿，将他尸身扫的扑向舱里。

这时，庖忠已过前舱，闯出船头，那蹲在船头将军柱前面、背对舱里、向前望风的瘦汉子，还呆望着，不曾觉着什么。庖忠便将软刀向肋下一夹，猛的蹿上去，双手约个大圈儿，朝那瘦汉子颈上一套，接着两手一卡，身子向后一退，顺势向前舱舱里一拖，早将那瘦汉子拖到前舱中来。真是其快赛风，不要说岸上人，就是有人蹲在瘦汉旁边，猝然间也不会觉着。庖忠将那瘦汉子向舱板上一按，左手一松，右臂一挺，一使劲。那瘦汉子手脚撞了撞，也没蹬踹的劲儿，就

那么死了。

恰好凌翔也收拾了掌舵的，起身回头，悄声向庾忠道：“完了吗？”庾忠听了，也回头悄声说道：“完了！您咧？”凌翔微笑点头。庾忠便将瘦汉子衣裳剥下。凌翔也将掌舵的衣，和江豹章的袴剥下。二人连忙脱了身上衣，换上了。又抄出四块腰牌，各取两块，藏起一块，一块照样纳在腰里。又将对后艄的篷装好，把四个尸身通通提靠后，向席篷中间搁下。

收拾已毕，二人忙各将一顶草笠戴上，遮了眉目，分向船前后来。庾忠方将那假充银子的石子带向船头上来，防着岸上有人察觉须敌对时，好拿石子砸他。随即弯腰抓起篙来，将右手伸直，竖两指向后舱摇摆着。凌翔这时已把舵在手，见庾忠打着江河行船的暗号，叫他转舵，连忙单臂一推，将舵转左。那船早荡悠悠车过头来。庾忠便搁上艄，两腕一弯，两臂一振，哟呀，欸乃一连几声，那船便箭一般顺流急驶。一霎时，出了汊，方才托起艄来，扯上布帆，依旧由大河中溯流而上。庾忠持篙矗立船头，瞅定方向和沿路水势，定深浅向艄后打招呼。

行不多远，忽见岸上草丛里，闯出个人头来，叫唤道：“喂，老伙儿，进汊干吗？”庾忠打着山东口音，高答道：“定子！满舱去来。老伙儿！辛苦呀！”那人也说了声：“您辛苦！”便不见了，庾忠头也不回，一劲儿招呼着直驶。

不多时，驶到近一条河滩来，知道离本寨近了，连忙急驶。行不远，遥见擎天寨旗帜飞扬，二人心中大喜。那船头正拍的水花飞溅，密咣碎响。猛见堤岸上，欸的露出一排人来，个个顶盔贯甲，弯弓搭箭，约有五六十人，当头一将，

银袍银铠，手持双钩镰，大喝：“来船泊岸。”庾忠瞅明白了，故意不理，仍向前驶。那将喝叫：“儿郎们，放箭！”庾忠抓起一把石子，扬起胳膊来，大笑道：“没毛虎！您敢射我，我砸死您！”同时凌翔也在后艄大笑道：“您射倒了咱俩，主将处没人缴令缴船，我却不管帐！”原来那将正是擎天寨前军领军没毛虎董安，领健卒防河埋伏在此。听得二人说话，才认出是庾忠、凌翔，瞅他俩这样儿，不觉也哈哈大笑，彼此对说了声“辛苦”，董安便一摆钩镰，挥队回头自去。

伍柱在中军和程豪已装扎停当。茅能、龙飞、归瑞、凌波四员水将也都将鱼皮水衣靠着好，外面只披了一件箭衣，各在大帐等候。候了多时，不见庾、凌二人来到，心中都有些焦急。孔纯便要叫归瑞、凌波夫妇二人去打探，伍柱止住道：“金麒麟准误不了事！况且一阵风老练深沉，必能临机应变，再待一会儿，准有讯息的。”程豪便吩咐：“叫人做饭。预备八份儿干粮。”凌波又待凌翔将随身暗镖囊等理好，茅能也将庾忠的石子、铁丸收掇利落。

一时，饭已做好，凌、庾二人去了差不多两个时辰了。伍柱暗忖，迟些时是误不了什么事。只是他俩动身时，自己说两个时辰回来，俺当时也不好拦他。要是误了时刻，照规矩就得算是违令。以前又没人违过将令，这头一遭儿违令的事，又不能不做个榜样儿给旁人瞧，这事倒真教俺为了难了。

正想着，中军大旗报说酉初。伍柱心中大急说：“完了，两个时辰只差一刻了，教俺怎么办呢？只怪俺当时没思量这等不是容易事，怎不多给他俩一两个时辰咧？完了，俺

害了他俩了。”

正在心乱如麻，忽见护军徐建进帐报说：“今日值日守河领军董安差传递马报报说：有中军战将凌翔，后军领军庾忠，改装船家，驾得粮船一艘入了本营盘河汊，二将口称奉令，因均系正将未敢拦阻，理宜报闻。”伍柱听了，不胜其喜，忙叫茅金刀、玉麒麟快迎去！茅能、凌波应了一声“得令”，出帐飞也似的向河滩迎去。

行只一霎时，刚出营盘，便见凌翔、庾忠二人展陆地飞行法怒马一般的奔来。茅能、凌波迎着，喜的直跳起来。四人都是满面笑容，却又都没一句话说。还是茅能挣了一会才想起一句话，挣了出来，迸出牙缝，却又只得两个字，是问的“船咧？”庾忠这才答说：“交给巡河护军大小虫看守着。”又问了二人怎么来的？茅能、凌波二人说了，庾忠、凌翔听说是主将差来迎接的，连忙让二人先行，心中更加高兴。四人恐怕耽误时刻，一齐向大寨中如飞奔来，沿路谈着笑着，欢欣异常。

同进大寨，茅能、凌波缴令。凌翔、庾忠先谢过主将差人相迎，然后缴令，将船已夺得，现在交皮友清去死尸，打扫血渍的话，前后仔细说了一遍。伍柱命冯璋记了二人大功，便命摆饭。伍柱、程豪和六员水将一同进膳，席间，伍、程二人都亲自执壶斟酒，满敬凌翔、庾忠三杯酒，茅能等四人又共贺一杯。

饭罢，巳时酉末。凌翔、庾忠也换了鱼皮水靠，众人各罩上一套粗布紧衣缠腰贴肉袄袴，带了干粮暗器，都不带长兵刃，只将短家伙带着，别了孔纯，悄地离营。庾忠领路一径向停船处行来。不多时，便见沙滩上泊着一艘粮船。凌翔

指着那船道：“就在这儿了。”众人一直奔去，说话间，已到沙滩上。

皮友领着几名健卒出舱迎接，伍柱等八人上了船，皮友交待了方去。伍柱便叫庾忠将得着的四方腰牌取来看过，便分给庾忠、龙飞、凌翔、归瑞四人，扮作水手，又叫茅能掌篙，凌波掌艄。众人依令分头持篙撑船。茅能上岸起锚，解缆，手舞长篙，朝岸上一点，那船早霍的回头出来。伍柱、程豪倚立舱门侧，瞅着船头劈水，舷侧起澜，两边岸和跑马一般飞过眼边去。

凌翔、庾忠、龙飞、归瑞四人是何等膂力，各人抚着一条船，一齐着力，只听得哗啦唧哑，水势乱响。再加上茅能的头篙，外加一个凌波的舵板飞快而且稳妥，那船真快的比快马还快，侧着船身，破水如箭。

众人都不言语，闷声不响地使船。一霎时已走了二十余里了。遥见前面岸际，那石山高一堆，低一堆，虎一般的踞着，狗一般蹲着，奇形怪状各式各样，无一不奇。中间拥中一座高峰，好似一只怒狮正在人立攫食一般。狰狞丛黑，形势可怕。伍柱见了，知道已近青草寨后了。便叫茅能将船引到近高山跟处停泊。一面叫众人端正好暗器，谨防埋伏。

庾忠一面摇船，一面觑着那河道。渐渐的转到山港溪里边来。曲曲弯弯，照着那溪水流着，打石笋缝里将船驶过去。驶了几个弯，忽见岸边有一排四个人从草中立起身来，喝道：“喂，哪条跳板的？”庾忠忙照着腰牌答道：“东寨闰字儿！老伙儿，辛苦啦！”那四人齐应一声：“辛苦啦！”便又伏下草中去了。

又进了几个弯，每过一弯就有人探出来喝问。或是四

个，或是三个、两个不等，却没单人一个的，庾忠都是照样答应。差不多要到高山跟前了，众人都高兴，那船虽在石缝中行着，不能如先时那般快，却是溪水宽窄不等，深浅无定，行船很不容易。众人都想到早知如此弄一只快桨小筏子来倒好了。正那么想着，忽见对面一只六桨快筏，水上急驶，俨如一只大黑老鼠在冰上飞跑一般直穿过来。刚转过弯，两人相对望见了，便听得筏子上打起唢呐来，咄的一声，接着打舱中伸出一条长汉来，手托钢叉，迎着喝道：“来船慢进！哪条跳板上的？对了钳再发木叶子！”庾忠听了，仍然高答：“东寨闰字儿，老伙儿！辛苦啦！”

那筏子上听了，并不答话，只哗的横转筏横拦在水道上。接着，唿、唿、唿、唿，弩箭如飞蝗一般，直射过来。要知这筏子何以独不受招呼，请阅下章便知。

第二十二章 探虎穴误触虎狼机 斩龙头初试蛟龙剑

话说伍柱、程豪率领六员水将，驾船夜探青草山，沿途都被庾忠按着夺得腰牌上的字号，随机应变混了进去。忽遇一只筏子，听了庾忠的答语，竟然横拦水面弩箭连发，向伍柱等射来，这是什么缘故？原来庾忠先时答说“是东寨闰字儿”，青草山东寨，就在山后偏左一点儿，是豆皮李光明所管。“闰”字儿只是一个字号，庾忠答话时，虽照腰牌猜着个大概，却是并不知东寨在哪里。这时他们驾船直朝高峰驶去，转过山嘴，便是往东寨分路之处。他们不曾走分路上去，却径趋正峰，已过东寨地界，而且水路过此不到十箭就不能行大船。就是青草山本山的人因为过了东寨分路，水势湍急，河底多石，在白天里大船还要小心在意，夜里更没人敢行，只用小筏溯流顺水往来，于正峰与东寨之间巡哨走讯。这时，青草山巡溪头目龚银杰、何东园率喽罗驾筏到此，忽见这艘大船溯水直进到这不能走的地方来，怎么不疑？龚银杰伸头一问，庾忠所答不符，想着：东寨大船这时候朝这绝地走干吗？一定是冒字号儿的。便不再思索，叫喽罗将筏一横，放出弩箭来。一面自己拔出响箭，搭上弓，待冲天射出，呼唤救应，并关照前后的埋伏加意堵截，免得被来人逃去。

伍柱等见筏子一横，早已料知有变，各抽兵刃在手。弩

箭射来时，都被兵刃格打落水。龚银杰搭上响箭时，茅能天生一双野猫子眼睛，早瞅的明白，急向腰间掏出一支钢镖，觑准龚银杰手挽的弓弦，顺手一拍，嗡嗡两响，弓弦齐断，钢镖扎入龚银杰右手虎口，痛的他攒眉咬牙，弯着腰，蹲下舱去。

何东园忙将刀撂下，向舱板上抓起几支响箭，伸腰抬手，向肩头抓住弓梢，方要卸下弓来放箭，不料茅能放过镖，便急抓起鬼头大叶单刀，单臂扬着，猛然蹿身悬空跃起，掠水面蹦向筏子上来。人向筏头落下，刀却向何东园脑袋上落下，破的一响，何东园脑袋两开，尸身落水。

茅能急抹了抹脸上溅着的血，右腿一抬，喝声：“去你妈的！”正踢着一个喽罗下颌，将他脖子踢折了，丢下桨，倒向水中去了。说时迟，那时快，茅能踢脚时，同时，右手就势向后一刷。这时离他跳过来，只隔砍一刀的工夫，龚银杰还没来得及防备，就被茅能一刀横刷在屁股上，顿时将两片屁股破瓜般劈成四叉儿。那一个喽罗见势头不好，抛了桨双手将脑袋一箍抱，呀了一声，向水中倒冲，打木桩一般直栽了下去。那筏子跟着一仄，便大晃起来。茅能也不去抓桨，只瞅定那喽罗下水处，身躯一侧，头一低，跟着冲下水去。

茅能跟踪下水，离那喽罗下水才只一瞬的工夫，加上茅能身重力大，水性又好，下沉的快，那喽罗落水后还没撑得住水势，茅能已压到他背上来。却是水中不比岸上，不能开口说叫，不能定住身子，使兵刃也没岸上那么利落。茅能使劲朝下一砸，虽砸的那喽罗痛不可当，却是抓他不住。那喽罗早被这一砸，砸的猛沉下去几尺。茅能连忙向下一窜，

闯下去，想窄那喽罗，忽觉身旁水势一激，知道有人向上去了，忙将两臂分张就势一划，冒了上来。透出水面一瞅，并没瞧见什么人，只见伍柱等都上了小筏子，瞥见茅能出水，都将手乱招，召他上筏子。茅能摇头问道：“可见那厮？”众人都摇头，茅能复一头余了下去。

一霎时，伍柱、程豪忽觉着坐下的筏子摇动起来。归瑞、凌翔等齐说：“不好，有水鬼！”凌波早已撂下双鞭，向腿间拔出一把牛耳尖刀握着，踊身下水去了。一霎时，忽见水面起了个大浪花，哗啦一响，茅能冒出半身来，大嚷大叫，两臂乱舞，刀已不见了，转眼间，又沉了下去。接着又见凌波欹的冲起，顺势一躺，躺在水面上，蛇一般向后穿射。

原来茅能再余下去时，不曾在意，双脚突觉被人拉住，挣了几挣，挣不脱。茅能急了，双脚尽力一蹬，想将那人蹬开。哪知那人力既不小，水势又快，紧握着茅能两脚，朝后直退。拉的茅能闷在水中，作声不得，水势又没那人快，只得随他拉的飞转。一连转了几个圈子，忽的金刀被人击落，却是双脚一松，心中一爽。急四面找寻那人时，又没有了。气的茅能实在憋不住了，急冒出水来，嚷了一阵，复又余水寻找。

这时，凌波正向小筏子底下来寻水鬼，忽觉有人在身后顺着水势，划着。急转身时，猛的左肘被人击了一下，向前一伸，接着手腕上又被人击了一下，手中牛耳尖刀把握不住，不知不觉扔下水中去了。凌波急耸身向上冲出水面，顺势浮向后面一箭多远，再余入水中。

伍柱等只得停着筏子且待，众人都目不转睛的瞅着水

面。一会儿，猛见水中冲起大小两道白光，映着星光波影，向空一冲，复落向筏中来。伍柱等都不知是什么东西，各都急忙伸手去接。龙飞、凌翔二人身长，又在筏艄上，每人伸手携着一件。众人定睛细瞅，齐声大吃一惊。原来这两件东西，一件大的是茅能的金刀，小的是凌波的牛耳尖刀。这一来，凌翔、归瑞、虞忠都不待伍柱开口，齐跳下水去了。幸而程豪手快，反手将在后艄的龙飞携住了，没让他跳下去，说道：“您不能再走了！咱俩可不会水，你得帮帮！”龙飞虽点头答应，却是挂着茅能、凌波，心神不宁，呆向水面瞅着。

茅能、凌波二人复返下水去时，二人便会在一起。就水中打个暗号，分头包过来，绕圈子一抄。二人再会在一起，仍没抄着些什么。凌波将茅能一拉，转头向前划去。忽觉头发被人拖散了一把，急使个鲤鱼摆尾，身躯一甩，向后退，又没捞着什么。二人只得又向四面捞了一会，只碰着几条游鱼。正待冒出观望时，忽觉上流头有一大股水翻动，知道有人来了。二人连忙散做两旁，迎上来。却是时在深夜，水中不见一物。茅能划不到一箭地正与一个人相撞，急忙将两臂一弯，紧紧掙住。那人也死死的抱住茅能，二人同向上一冲。冲出水面，互瞅时，茅能紧掙着的是归瑞，归瑞死抱着的是茅能，彼此哈哈大笑。那边凌波也一般掙住一人的胳膊，那人一手挽住凌波的大腿。冒水一瞧，却是和凌翔兄妹二人对挽着。自己也觉好笑。却是这一来，连伍柱、程豪等都知道茅能、凌波没事，全放了心。

虞忠这时也划出水面，忽听得自己身后有人高声大笑道：“好，让你们自家伙计掙一辈子，俺来做个闲瞧热

……” 庾忠急反两手向后一抄。不料两手如抓在油脂上面一般，滑不留手，待回过头来时，人已不见了。气的庾忠仰身一倒，闯进水中，翻身倒头去找。

这时凌家兄妹和归瑞、茅能都已进水围寻。五个人如同撒下大网一般，三面巡游，愈游愈紧。抄了一阵，才觉得前面有人冒出水面换风。众人急出水拥将上去，划得水花乱溅，浪头高涌。却见那人不慌不忙，浮在前面水面上一条大鱼一般，悠然而逝。任凭归瑞、庾忠那般迅疾的水性，也跟踪不上。众人却仍是拼命紧撵。

不知不觉间，前行后继，相逐着两里来路了。前面被撵之人，不知怎的忽然回头。凌翔忙将两臂张举，打着暗号，招呼庾忠等围截。那人向水底一闯，忽上忽下，忽高忽低，众人围着、堵着，无不全副精神贯注，非得拿着他不可。不料那人身躯一连几转，向水中冲上落下几次，连穿几处礁石缝，不知怎样又被他冲向众人后面去。

众人恨极了，一齐回身猛扑。哪知那人划的比箭还快，一霎时，已回到筏子边，这才被庾忠、茅能等五人将他逼住。那人指东打西，搅的满河里白云般涌起一大片浪花。庾忠、茅能、凌翔、归瑞、凌波五人打三面向中攒围，龙飞手持一柄长剑在筏子上护着伍柱，程豪当住一面。那人没处可逃，便划近筏子边，忽地从水中踊起，飘的从龙飞头顶上跃过去。只见他蜻蜓点水一般，向这水中礁石笋尖上停一停脚，又跳到那石尖上。一连几跳便跳到岸上去了。伍柱连忙招呼水中五人上筏子。

原来龙飞被那人从头顶上跳过，又气又恨，见众人赶到，凌翔上筏，便耸身离筏也跳上岸去。立定脚瞧时，那人

已不见了，却见岸旁山麓，一方矗立着的大石背后，露着个大石窟窿。瞅那洞口沿映着星光，光致致的，像是常有人或是禽兽出入的。龙飞想着：既没见那人奔上山去，一定是打这石洞里逃走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去吧，哪怕这洞就是个龙潭虎窟，俺也探他个究竟！

想罢，更不再延，仗剑护身，屈膝低头闯入洞去。抬头一望，不觉大吃一惊。只见迎面蹲着一只斑斓猛虎，张牙舞爪，竖立起来，像要扑人的模样。再定神细瞅时，却是一只死虎。便迈一步近前去，伸左手向那虎身上一探，触着手硬生生的，才知道是木雕虎型，蒙上了一张真虎皮，装在山石崖下，正对着洞口。洞外被洞口的崖檐遮住了瞅不见，一进洞却就得给它吓一跳。

龙飞哑然失笑，暗道：不料俺会被这大木头骇唬一下，瞧那假虎身旁，露出一条大石缝，像是可通别处。龙飞也不管他怎样，只想着：不赶快拿住这人，咱们的消息就全泄漏了，还能探什么山，不是白辛苦一场吗？想着，便向那石缝走来。先侧身闪在石缝外旁使剑向缝中猛然劈划下去，觉着没什么，才舞剑遮护着身躯，闪了进去。却见有一线黄光，照在左边崖上。便使脚探着一步步向那黄光踏去，近前时，顺着那光一望，却是一碗油灯孤悬在石壁上。再向前瞧，却是一个出洞口。

龙飞定了定方向，探出洞口来。纵眼一望，当面石嶂上一只龙头，金光灿烂，便将剑一指，笑道：“俺却不上当了！”转身向石嶂右边，想包过去。不料一动脚，只听得轰轰叭叭石子乱飞。龙飞虽留心防着机括，却不道这般凶猛，来不及闪躲，身上连中几石，痛不可当，险些栽倒。连忙挣

扎着，缩身转向右边，避开石子。才要迈步向那边走，忽听得有人叫：“浪里龙，快不要动，我在这里。”声未了，呛嚓、当唧唧一阵响。龙飞眼见一个魁梧奇伟、大头长耳的大汉，手起处，剑光映着星光一闪，对面那龙头早被斩落，滚向石隙中去了。那龙头是铜铸的空壳，滚在石上，便起了那一阵响声。

龙飞虽料着能叫出绰号来，一定是认识的人，却瞅不清是谁，不敢贸然从事。想着：不动脚，终没凶险，因此听得叫唤便没动，只瞪眼瞅定那壮汉。那壮汉斩了铜龙头，便提得长剑大踏步向龙飞走来。龙飞待他近前时，才瞧清楚那大汉便是于谦，喜的心花怒放道：“咦，俺做梦也想不到是您，咱俩会在这儿相见，这不是奇怪极啦吗？这真是任谁忖不到的事！您怎么来的？怎么又在这里呢？”

于谦握着龙飞的手道：“这儿不是说话的所在。走，我同您回您营里去。”龙飞道：“慢着，俺撵一个小贼撵到这儿就不见了，待俺再找找瞧。”于谦道：“我全知道了，回营去，我再告诉您。你撵的那人不在那里么？”说话时，右手扬剑向断铜龙颈上面的石崖顶上一指。龙飞转眼顺着他手儿向上一瞧，才瞅出崖顶略右一点儿那一圆球，不是石头，竟是个人窝作一团，蹲在那里。身上着的油布衣，水湿了，又紧又黑又光，竟和旁边的石头一般，分辨不出。

于谦将手一招，那人一伸腰，猿猴一般向崖下直逡下来，到了当地。于谦指着龙飞道：“我给您俩引见引见：这是浪里龙龙飞，是我同道弟兄；这是俏二哥骆朴，是我新交的朋友。”骆朴和龙飞拱手行礼。龙飞瞧骆朴果然就是自己撵的那人，见他已与于谦成了朋友，便也还了一礼，不说什

么。

于谦道：“咱们走吧，河里不是有人待着吗？”龙飞应道：“千年松和程豹子，还有金麒麟、玉麒麟、一阵风、石灵龟、茅金刀，都在河中筏子上。”说着，便和于谦转身。龙飞打头迈步，骆朴抢先道：“让咱来！”便急行几步，到石壁跟前，一蹲腰，双手一抱，将一块三尖石笋，抱着移开，便见一个透过对过的石洞。骆朴先进去，于谦、龙飞随后穿过石洞。骆朴又返身向那石洞照原遮堵了。原来出了这洞就到了河边，已瞅见小筏子在河边荡漾着，大船飘在河中。

程豪先望见龙飞，向他双手乱招。接着伍柱也瞧见了，叫庾忠将筏子摇近岸边。于谦和龙、骆二人上了筏子，和伍柱、程豪相见过，又和庾忠、归瑞招呼过。就这时凌波、茅能、凌翔因见龙飞已回来，转身上筏。伍柱给凌翔引见了于谦。茅能、凌波和于谦是认识的，分外欢欣。于谦又给骆朴引见了众人。伍柱知道他就是那水中战五将的好汉，格外佩服。众将也都赞他水性没人能敌。骆朴说明诚心投托，众人都格外欢喜。

这时已是三更过后，伍柱便要众人陪着于谦守船，自己和程豪领着庾忠、归瑞驾筏子去探山。众将听了都要跟去，于谦摇手止住道：“甭去了。这外面的形势，咱们就在这里也瞅了个大概了。里面的小路樵径，这位俏二哥满知道，用不着探了。”伍柱正在迟疑，于谦拍着胸脯道：“问我得啦！”伍柱听了，便叫靠近大船去。

骆朴便立在筏子头上，待近大船时，身子向前一扑，便上了大船，并将筏头缆绳带过去，同时将筏子拖靠船边，又

将左手向后一伸，点住筏头，使不与船舷相碰。众人见他这般矫捷，都点头暗赞，先后过大船来。庾忠在后，将筏子沉了，才过船。伍柱命开船回头，骆朴帮同六员水将掉转船头，拉满布帆，迎风直驶而去。

骆朴如何投降，于谦怎么来的，以及后事如何，都详下文。

第二十三章 克酬素愿矢志归诚 承命远游雄心探险

话说伍柱等回头出了小汉溪，到河中顺风扬帆，船飞如驶，用不着摇橹撑篙，众人都在船中坐着，细声谈话。骆朴最熟这条水路，便自去代凌波掌舵驶船，嘴里一面和众人说话。庾忠坐在前舱边，准备答话。

伍柱瞧骆朴不是虚情假意，便问道：“咱们闹了这大半晌，难道这一带地方没第二只筏子吗？”骆朴摇头道：“不相干！这汉子里一共只两只筏子巡哨。沿途只有些零星埋伏守口子的。岸上处处装着虎狼机。守口子的人都奉有寨主嘱咐：只许开机打人，不许擅离汛守！也就因为有这虎狼机，就没派大队人船驻扎。任这般空着，料来人进不去。”

程豪拦问道：“什么叫做虎狼机？”骆朴道：“听说这家伙是李光明学得番鬼子的。瞧过去像一部车子，有两车轮儿，后面有一个机括，将它一扳动，车子里的石子儿就此全激出来了。能打二丈来地左右，任你腿快也难逃跑。”龙飞恍然道：“哦，刚才俺踏出那洞口才转弯，一阵石子打在俺身上，大概就是这家伙了。”骆朴点头道：“正是这家伙。却是您踏着地下的机括，不是人放出来的。要再踏进一步，那更不得了，得飞出大石子来，不死也得砸躺下，跑不了。”

程豪问道：“还有一只筏子咧？”骆朴答道：“早着啦！

得天亮才出来接替，这时不知窝在哪个山凹水涯里，博钱儿去了。”

程豪道：“这般说起来，要有一个能破虎狼机的好汉，打这后山进来，不是如入无人之境么？”骆朴道：“不成。这山后没兵，一来是因为有虎狼机，二来也因没处可扎营。当初云寨主开山时，想了许久，才立了个东寨在这左山顶上。要是有人进山撞着暗的虎狼机，准得砸死。就算破掉了，第二层就是有人管着的明虎狼机。若再被破了，那人身后便有一座烽火，身上带着火种，马上放起火来。东寨里望见了烽火，就出兵到汉口一截。山顶寨里望见了烽火，出兵向山下一冲，朝这里跑呀，任凭怎么也打不出去。”

伍柱问道：“听您说话不像北方人呀，怎到这山寨来的呢？”骆朴道：“咱也是好人家儿女，家里在关西渭河西边，齐小儿跟着隔壁观里道人练拳脚。咱爸爸见了，就叫咱习武，跟着关西走镖的几位有名武师练了多年。又因家在河边，自幼习得水性，便走水镖。走了几年，自己不合信朋友的话，开店做买卖。开来开去，咱的银全折了，人家却都发了财。好好的一份家业，让咱弄光了，父母都被咱累的受老来穷。咱气极了，和那吞没咱本钱的地棍打官司。不料官府都护着他们，却反将咱打了三十戒尺。咱爸爸叫咱去考武，博个官儿好出气。考了两场，却有个门子来说：您家舍人弓硬马强，兵书谙熟，准能中式。只是得打点打点，宗师老爷就可以将舍人名字格外提高些。可怜咱爸爸卖尽典绝，才凑付了二百两银子，给送了去。待到发了榜，不瞧还罢了，一瞧，真让人气个死。如今说起来，还叫人淌汗，咱那名字儿，在榜上最惹人眼，倒数过去，是第一个。一打听，才知

是少花了银子。有许多弓马赶不上咱，连字儿也不识，兵书默不上来的，颠倒中在咱前头。咱这一气真比折完了本还厉害。赶冬天夜静，将吞咱钱的几个坏心眼儿全给宰了。拾掇家伙，奉着父母悄地一走，就到了大宁。那年大宁饥荒，咱又奉着父母逃荒逃到八达岭。咱不知道那地方有狼，夜里闹狼，咱妈就此不见了。咱爸爸一气，得病死了。咱从此发愿打狼，就在关塞前后当了猎户，一年多，打得了三十几张狼皮，祭了咱妈。这时，官府派养马。咱一个儿又没家小，哪里照顾得来？死了马就得赔，不赔就追比。咱没法，只得逃出塞外来。塞外不比关内，没处谋生，恰遇这寨子招人，咱便托身入了伙。却是咱原想做贼也得做个义贼，凭着咱这身手也得让人家拿咱当个人。不料云漫天不长眼睛，起初派咱养马。后来有人说咱水里功夫了得，就派咱撑筏子，没奈何，只得耐着。后来才知道云漫天也和官儿一般，只要钱不问本领。喽罗们有钱孝敬他的就得好差事，当头目。没孝敬的，都和咱一般，憋在阴山冷水草窝里当苦差。咱早想抽身，可是没法谋生，又不能进口。只得耐着性儿，受着捱着。近来听得卧牛好汉来打寨子了，一打听说是卧牛寨是一座侠义寨子，不分上下，同甘共苦，有仇有恩，相助同报，咱就想反他妈的水，倒窝子去，却是憋在这后山没法子想。”

程豪驩拦道：“您既有心，怎么又和咱们打了半天呢？”
骆朴微笑不答。伍柱道：“这个俺知道。俏二哥因为云漫天不知他的本领，受了许多委屈，恐怕就这般一个倚投过来，也不过再当个喽罗。所以先露一露，是不是？”骆朴仍是微笑着。庾忠、凌翔一齐点头道：“不错的。要不然，俏二哥

在水里时，怎么老是不相打，只闹着玩儿，连茅金刀、玉麒麟的兵刃都送了回来咧。”骆朴只是咬着唇笑，茅能听了，伸伸腰，拍拍肚皮道：“您这一露，却险些儿把我的肚皮给气漏了。”众人都笑起来。

于谦道：“这往后的事，让我来说吧。我全在场的。”伍柱截说道：“正是。您怎么上这里来？闹了半天也没来得及问您。您不是在魏国公府里吗？怎么又急急出塞来了呢？”于谦道：“这里头也有个缘故。各位师长同道离了京城，师傅嘱咐我且住在魏国公府里，说是徐府虽是二房兴盛，大房失势，不通往来，却是终得碍着些儿，不好做得太厉害，教天下人笑骂。加上爵虽没了，终是椒房贵戚，开国勋臣，京城衙门终不敢进府抄扰。你待几天，终有咱们道中人来的。或回杭州，或到别处，再行商量吧。我在徐府住了不到十天，华师叔进京来了。”

龙飞驷问：“哪一位华师叔？”于谦道：“就是凌云子师叔寻到徐府。我把京城里事一说，华师叔说：‘铁冠道人全知道了，特要俺来的。如今俺且送你到杭州，你再出塞去一趟。’我和吴师傅商量，吴师傅让我走。我便辞了徐夫人和徐大公子，和吴师傅仗着华师叔到杭州。临行前，还劳徐大公子代办了请假扫墓的陈情。到了杭州，祭过祖墓过家父。华师叔和家父一说，家父恐怕因为京城屋子接过我的报条，锦衣卫的人耳目宽，跟寻来时，脱不了累，便答应华师叔，让我出塞走一趟。便辞了家父，离了家，和华师叔一同出塞。路上会了几位同道，直到杨霹雳营里。才到擎天寨，见了师傅和各位师长。武当张师伯说：‘您甭在寨里住，就到营里去吧。’给了我一封书子。还有一位新到塞外的好汉猛

大虫庾健一同来的。到了这里，已是黄昏后了。我想着：这山形势不知如何？远望见营寨，扎在河边，料是不曾进攻，不如探一个究竟，出奇制胜，攻其无备，易于为力些。便要那位庾好汉先到营里去，我独自一个上山来探道儿。到这河边，和一只渔筏子上山东人攀谈了许久，那山东人很恨这山寨。我用言语打动他，他听了不让我进山，说：‘险得很！进去就没性命。’我便要他渡我过了河。他邀我到 he 家里。我谢过了他，沿着岸直奔山跟。山东人没拦得住我，老远还听他在唉声叹气。我绕了许多小山林，跳过许多小溪涧，才到这山上。沿着溪边走了些时，才知是个汉溪汇口，绕不过去，只得翻山。才翻过一层石壁，忽见石崖下伸出一把刀来，我便蹲在上面待着。一霎时，又伸出个脑袋来，真刷溜，我扑身一把没捞着。原来就是这位俏二哥，和我斗了十多个来往。后来，还是我使蛟龙剑削了俏二哥的刀，俏二哥才算受了委屈了。我和俏二哥一谈，知道他因为在山里搜狼打，满山路径别人不知道的，他全知道。又知道了他的委屈，便交了个朋友。俏二哥就将卧牛山的人来探山，又将自己的意思和相斗情形，后面有人追赶的话都大概说了，并告诉我：‘这山洞口两旁的虎狼机总消息儿全在这铜龙头上。闲时瞧去，那龙脑袋是个水槽。哪知将它向下一扳，两旁大小四架虎狼机就会呆了。却是要有钥匙才扳得动。可惜没法去掉这龙脑袋。’我想着我这蛟龙剑能斩铜削铁，这龙脑袋既是铜的，终能斩的掉。正转到山崖下要去动手，恰见浪里龙踏着了小虎狼机，中了好几石子，又回头来向这边将要踏着这边消息了，我才开口叫住他，即时斩了龙头，彼此相会同来了。”

伍柱等听了，才明白前后情形，彼此畅谈和青草山对阵的情形，于谦也询问了青草寨里头领的本领。一路谈着，庾忠已混过好几处防守喽罗，船已行了许远了。

转过一个弯，忽听得骆朴在后艄打声唢呐，便抢到船头上，抓起篙来，向水中撑去。凌波急去代掌舵，众水将都立起身来，齐到船舷乱抓篙子，齐着力撑去。伍柱知船已到了浅滩，将近到扎营地了。便整了整身上衣，向于谦、程豪道：“咱们就这儿上去，走着快点儿回营可好？”于谦、程豪都答道：“好极啦！众弟兄也少吃些力。”伍柱便叫靠岸。众人都答应一声，骆朴伸胳膊，将手向右一指。凌翔忙照着将舵向右一转，那船便箭一般向岸边驶去。

霎时，船已靠泊，下了锚。搭上跳板，伍柱、程豪让于谦上了岸，才随后上来。骆朴夹在六员水将中间，紧随着走。行不到几步，有约七八骑巡哨游骑飞奔而来，近前瞅见是主将，便都下了马，一字儿立着。伍柱见当头一人是分水犀李松，便抚慰了两句，并道：“你叫人守好这只船，再传命胡都粮将船撑去，管守着，一切不要改动，留待后来有用处。”李松领令自去照行。

伍柱便和于谦、程豪领着众将，直回大营来。沿途遇着几班马步巡哨，都招呼过。到了离大营不远，孔纯早得了报讯，领着中军战将和护军等带了各人的坐骑迎上前来，彼此欢然相见。徐奎等和于谦熟识的，都彼此问讯，不识的都通了姓名。孔纯叫再备两匹马。早有当地后军营盘得讯，将黄礼、查仪二人的坐骑备来。二人另骑着营马，和后三军诸将除当值有事的以外，都到来迎接。走了不远，前三军诸将也赶来了。彼此见过，灯球、火把前后拥着到大营来。

伍柱让于谦进了大寨。大营中灯烛辉煌，众将打参毕，便有断后领军魏明领一人到帐口。众人瞅时，那人头扎青缎六瓣壮士巾，身穿青缎圆领箭衣，足着青缎爬地虎靴子，生得圆头广额，肥项高颧，身材长大，膀阔腰粗，衬着紫黑脸儿，四方嘴儿，黑漆般浓眉，灯笼般眼睛，委实是条好汉。众人都暗自赞他好个个儿，只有虞忠瞧准了，便立起身来，先和他点头招呼。那人瞥见虞忠，脱口唤声：“阿哥！”

众人正待问时，魏明早独自行近伍柱跟前打参说道：“这位猛大虫虞健，是三更时，到合后军营外，遇着游骑同进营来。章统将接住询问，据说是和于廷益同由寨中到此。于廷益先去探山去了，因此先来投寨。章统将遵主将军令，请这位虞大哥将兵刃撂下，差末将领到大营。末将遵令伴送到营时，恰值主将出巡，便在护军帐中等待。如今特领这位虞大哥上帐候令。”说毕，伍柱点头道：“请进！”魏明便退在一旁，向帐口招呼。

虞健便进大帐来，向伍柱施礼。于谦这时和孔纯、程豪同坐在伍柱身后，便起身到伍柱身旁说道：“这位虞大哥就是我方才所说由寨中同来的。”伍柱一面回虞健的礼，叫人看坐，一面请于谦回坐。虞健便掏出闻友鹿的书子，双手奉到案上，伍柱立起身来接着展开看了。虞健禀道：“奉闻师伯命到大营投托，还望主将教诲。”伍柱笑颜回答道：“您还没受职事，不必客气。几位出塞，可知关内近日有甚事故？”虞健答道：“我原在辰州走镖。曾蒙家师凌云子传给飞叉，跟随家师南走黔中。这趟是去年在沅江河中接到镖局传来家师书子，叫我到河间相会。我接信就走，却在汉水遇着家师，得知同道在塞外立业。家师给我一封书子到擎天寨

投托，便星夜兼程趲赶。不料在朱仙镇患病，耽搁了许多日子。近日才混出关塞到擎天寨，参见过各位师伯、师叔。恰巧巧家师次日和于舍人也到了，闻师伯便命我伴同于舍人来此入营效力。”

伍柱问道：“您和一阵风是弟兄么？浪里龙可认识？”
庾健道：“是嫡堂弟兄，却多年不会面了，想不到在此相见。浪里龙、分水犀、种金戈都是同门兄弟，在南方时常在一处的。”伍柱便道：“咱们帐后细谈吧！”说着，便下帐和孔纯、程豪让于谦到后帐。

众将也随到后帐。于谦和众将相见，庾健也一一见过。骆朴也和众人通名道姓。庾忠、龙飞、种元接着庾健问长问短。茅能便去接待骆朴。于谦将徐夫人家书交给徐奎、徐斗，一时章怡叫人送了庾健的包裹、衣甲、兵刃送来。伍柱便让众人散坐叙话，并叫护军传令行厨备酒。不多时，摆上酒筵，众人依次坐下。伍柱等闹了一夜的，都饱餐一顿。

食毕，伍柱便教庾健、骆朴都归大营中军战将列中。并命庾健今日暂住后军，明日再归中军。又命于佐领骆朴去拣取合用的衣甲、兵刃、马匹、暗器。又叫于佐带健卒在中军帐侧另立一座营帐，为于谦居住之所。

诸事布置完毕，正待各自散回歇息，忽听得轰隆隆霹雳一声，震的营帐多动。

是何声响，待下章再叙。